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期中進度報告

日本現代文學「異類」女性的戀愛—社會制度的逃離與執著 (林芙美子宮本百合子丹地文子研究) (1/3)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2-2411-H-004-013-

執行期間：92年08月01日至93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計畫主持人：黃錦容

計畫參與人員：陳漢樵；葉晏如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3 年 6 月 1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期中進度報告

日本現代文學「異類」女性的戀愛—社會制度的逃離與執著（林芙美子
宮本百合子丹地文子研究）（1/3）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2-2411-H-004-013

執行期間：92年08月01日至93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計畫主持人：黃錦容

計畫參與人：陳漢樵；葉晏如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93 年 5 月 31 日

一、中文摘要：

日本現代文學「異類」女性的「戀愛」 —「社會制度」的逃離與執著—（I 林芙美子研究）

娼妓「戀愛」的無限憧憬 —細讀林芙美子《晚菊》與岡本かの子《老妓抄》—

【中文摘要】

戰後的昭和時期女性文學中的「戀愛」主題，要如何顛覆掉男性作家所揮之不去的傳統「色戀」殘渣？被期待解決男性下半身生理需求的「藝妓」，可說是屬於「不婚的女人」，更是「家庭制度」外的「異類」女性。她們又如何去面對情慾之外的傳統「戀愛」鄉愁呢？本論文試圖比較驗證林芙美子《晚菊》與岡本かの子《老妓抄》兩篇同樣以「老年藝妓的戀愛」為主題的作品，對於出賣肉體的藝妓來講，一直強調嚮往「純粹」與「純情」的戀愛是什麼？探討其中與「他者」「社會」的互動關係。

《晚菊》中的きん要的是「靦腆羞澀」的純情男，她曾被那種「純情」陶醉過，認為那是高尚無比的。如果說「養情夫」的話，きん還被一個情夫板谷包養，一週來上一回，還可以享受撒撒嬌的小女人情態，即使外觀努力營造「豔麗」的藝妓舞台形象，已經中年禿頭的昔日情人登門借貸、毫無「羞澀」的舉止，她厭惡絕望的拒絕「男性」他者的再度瓜葛糾纏。但是對以「青春」為唯一條件的「戀愛」的「純情」與「熱情」，她精神上仍有著「戀愛」舊鄉愁的依賴情緒與幻想。

岡本かの子的老妓則強調「自我生命力」的部份，她終其一生到嚙氣為止要找一個真命天子。老妓養男人是像養家畜「大寵物一樣的可愛」，所以，小白臉偶而的外遇或逃跑也沒關係，時間到了自己會再跑回來，她藉著一個年輕男子來實現她「繁華燦爛的生命」。岡本かの子的「純粹」「戀愛」的熱情，有著更多「自立」（清醒意識）的「母性」與「魔性」成分。

這兩位女性都呈現了昭和時期以後女性強化了自己主體性地位的功能，不管是自己拒絕他者的進入也好，或者是養個小白臉，這兩個女性都很認識清楚自己，跟認識自己所處的社會環境，更呈現出由不同的兩個「戀愛」面向，不再期待「合一」關係的「完全燃燒」與擁有，也不是自他關係的改變，「虛無」的孤獨正是戰後男女「戀愛」的唯一終結點。

關鍵詞：戀愛、色戀、林芙美子、《晚菊》、岡本かの子、老妓
二、英文摘要：

**Unusual kind of Female's "Falling in Love" in Japanese modern literature
– Escape and Hold on to <the Social System>
(I . Research work of Hayasifumiko)**

**“Unbounded Longing for Love” of the prostitutes
—Comprehensive reading over Hayasifumiko's “Bankyu” and
Okamotokanoko's “Tales of an Old Prostitute”—**

【Abstract】

How can the “Falling in Love” topics in the Showa era female literature after the World War II overthrow the dreg of traditional “irogoi” that kept on obsessing the male authors? “Geisha” that are expected to solve the sex demands for man can be classified as not only the “no marriage females”, but also the “Unusual Kind” of females out of the “family system”. How can they face with the traditional “falling in live” homesick beyond the luscious desire? This article would like to compare between Hayasifumiko's “Bankyu” and Okamotokanoko's “Tales of an Old Prostitute”. Both articles are pieces of works that use “Old Geisha that Falls in Love” as their topics. For Geisha that sell her body, it emphasized on what the longing for :”purity” and “genuine love” is all about. It tried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of them with “others” and the “society”.

In the “Bankyu”, what the San was looking for is the “bashful and shy” pure love male. She had been enchanted with such kind of “naive affection” and though that was fabulous elegancy. As to the matter of “keeping an inamorato”, San had even been kept as fancy lady by one of her bedmate Itatani. They had sex once a week. She can also enjoy the scenery of lardy-dardy. Although she managed to work hard in maintaining the flamboyance stage picture of the Geisha, as the bold headed mid-aged old lover came to her for borrowing money without any act of shyness, she turned down this “male” others' dangling with reluctance and desperation. Nevertheless, for the heat-whole love and passion of the romance that depend merely on youth, spiritually, she still hold the clinging emotion and delusion of the old “love” homesick.

Okamotokanoko's old prostitute emphasized over the “ego vital power” part. Through her whole life, she was looking for her heaven chosen mate until her last breath. The old prostitute raised the man just like any other domestic animal. “They were as cute as big pets”. Therefore, it doesn't matter that much even the gigolo ran away or escaped occasionally. They will be back by themselves when the time is due. She realized her

“bountiful and shiny life” through a young man. Okamoto Kanoko’s passion of the “pure” “love” has more self-dependence (awakened consciousness) “mother nature” and “demon nature” constituents in it.

Both females demonstrated the reinforced functions of ego subjective status of women after the Syouwa Era. Whether in the case of turning down the entrance of another one, or the raising of a gigolo, these two females knew themselves and their social status very clearly. This will illustrate the two completely different phases of the two “falling in Love”. They no longer anticipated the “complete combustion” and owning for the “merging” relationship. Neither is it the changing of ego-alien relationship. “Empty Loneliness” is exactly the only destiny for the “Love” between man and woman after the War.

Key words: :

Falling in Love 、 irogoi 、 Hayasifumiko 、 Banku 、 Okamoto Kanoko 、 old prostitute

三、目錄

1. 中文摘要·····	P2
2. 英文摘要·····	P3
3. 目錄·····	P5

報告內容：

4. 前言·····	P6
5. 研究目的·····	P6
6. 文獻探討·····	P7
7. 研究方法·····	P14
8. 結果與討論·····	P15
9. 參考文獻·····	P33
10. 計畫成果自評·····	P36
11. 附錄	
A. 「娼妓〈戀愛〉的無限憧憬—細讀林芙美子《晚菊》與 岡本かのこ《老妓抄》—」論文·····	P38~P59
B. 「研讀會討論內容」·····	P60~P71
C. 《晚菊》中文翻譯文本·····	P72~P81
D. 《老妓抄》中文翻譯文本·····	P82~P93

報告內容

一、前言

現代文學中以女性文學的觀點來探討掙脫各項社會與家庭束縛後，在現代婚姻制度中已經喪失戀愛的「完全燃燒」與「合一」的可能性時，現代女性要如何重新以疏離的「自我」定位去追求思考自己的生命意義？「戀愛」可說是近代個人自由主義思想的中心概念，近現代文學可說是「戀愛」的追求過程的展現，尤其是女性作家，其「自我」爭戰的苦惱與救贖是比男性作家的同樣課題來的更令人玩味。因為近代男性作家在追求自我實現時，其必然結果就是周遭「戀愛」對象的「女性」受害者的陪葬，但是，身為「受害者」的女性在為自我發聲的時候，其書寫的呈現卻是與男性作家所陷入的窠臼同樣，更加大加深了「加害者」的男性部分的苦悶與孤獨，女性在脫離了社會所賦予的「性對象」（「婚姻」中的「生殖功能」與「娼妓」的「性慾功能」）後，女性的獨立自我的追求，它根本是與男性不同的。男性的「自我」滿足與成長只有在「社會」的框架中尋求其意義所在；而女性的「自我」追尋，在「社會」的框架中當然必然是被男性「自我」所踐踏蹂躪的「受害者」。

對沒有基督教文明背景的日本社會而言，自 19 世紀至 20 世紀前半，女性的敵人與障礙不是來自於單一男性或處境的壓迫，它是更大層面的日本社會文化的深層架構的本質問題。追求「自由戀愛」自我主體性的男女，以突破封建家族制度與社會道德規範等，讓本身的「戀愛」戴上崇高的精神層次的色彩。但在 20 世紀後半，性解放後的自由戀愛需要比以往更嚴苛的挑戰正是女性在個人「人格思想」上的真正獨立自主。現代的女性在男女的結合上，不像以往般屈服於婚姻與貞操等「情慾機能」後，而以離經叛道形象呈現的「不婚」的獨身女子而言，如「娼妓」與「飄浪」這兩種邊緣場域的身份出現的女性，其「戀愛」課題中的自我追尋，應該是跳脫「情慾」與「社會」功能的束縛而展翅高飛嗎？

戰後有自覺與才能的女性的自我解放，早藉著社會參與的經濟獨立而尋找出自我的根據所在。但是，弔詭的是：為什麼在「戀愛」議題上，女性卻一樣受男性「自我」的挾制與傷害？一樣得扮演「受害者」的角色去思考身為女人的意義所在？女性在藉由完全自由自主的「性愛」中，應該如何找出另一個新的「自我」？應該如何與「他者」的男性「自我」共存共榮？繼承以往一貫的「戀愛」諸面向的研究議題，筆者以此觀點為研究目的，以【日本近現代文學「異類」女性的「戀愛」——「社會制度」的逃離與執著（I～III）】定位為 92 年至 94 年的研究主題。

二、研究目的

以女性文學的觀點來探討日本現代文學中「異類」女性的「戀愛」面貌與回歸處。在 20 世紀後半，性解放後女性的自由戀愛不像以往般屈服於婚姻與貞操等「情慾機能」，而以離經叛道形象呈現的「娼妓」與「飄浪」、「怨念」這些邊緣場域的身份出現的女性，其「戀愛」課題中與男性的「自我」糾葛上，女性達到的自我與「他者」的認知為何？不再期待「合一」關係的「完全燃燒」與擁有，也不是自他關係的改變，「情慾」的結合與「虛無」的孤獨是否是戰後男女「戀愛」的唯一終結點？

92 年度計畫，由林芙美子《放浪記》《浮雲》《晚菊》中，探討「飄浪女」與「娼妓」的戀愛認知中變與不變的傳統「女性特質」的陰陽表裡兩面，探討其對男性的「他者」認知與「自立」（清醒意識）或「依賴」（戀愛幻想的舊鄉愁）的表裡兩面性。

三、文獻探討

(1) 「娼妓〈戀愛〉的無限憧憬

—細讀林芙美子《晚菊》與岡本かのこ《老妓抄》—

1. 人生的黑暗與絕望¹

這部作品主題為「描繪人生的黑暗與絕望」。

2. 以「他者」眼光生存的「鏡子」—藝妓的典型象徵²

在一系列的「戀愛」小說裡，符號化的戀愛所代表的是脫離家庭、社會制度所得到的「自由」與「解放」，這種「戀愛」其實就是「制度」本身。（略）
由他者眼光認知所定位的自我＝鏡子＝藝妓所學的各種技藝身段＝由他者所引發的身體反應（視線）

「舞台扮相」為《晚菊》的世界做了定調。透過作品，阿金（きん）的形象和她站在鏡子前的身影相互重疊。……阿金（きん）做為浪漫主義的化身，藝妓的「典型榜樣」，利用身體為工具所雕塑出的情態，從而創造出她自我的形象。

3. 女性自我解體與新生的故事³

雖然阿金（きん）嚮往著如「藝術品」般的「戀愛」，但她長期以來卻不曾建構

¹中村光夫『現代日本文学全集』第四五卷、筑摩書房、昭和 29.2

²井手香理「芸者のカガミ—『晚菊』への一視点」、『日本文学論叢（法政大学大学院）通巻 29』、2000.3.31、P21～31

³大本泉「『晚菊』—その〈生〉のありよう」、『解釈と鑑賞』巻号 63-2 通巻 801、1998.2.1、P125
～128

任何會侵犯到雙方內在、會衝突到個性或自我的男女關係。不如說，否定田部也是相對化的一種自我否定。阿金（きん）藉著燒掉照片和「年輕時」的自己訣別。這也是她接受了一直厭惡排斥的「衰老」事實。阿金（きん）最後認清到自己的「生命」意涵，長久以來，她只能藉著男性「他者」的反應和性愛，來找出自己的身份認同與屬性。也就是說，《晚菊》是一部描寫阿金（きん）如何自我覺醒、個人自我如何解體的故事。

(2) 「飄浪女的〈戀愛〉與〈性愛〉—讀林芙美子《放浪記》—」

1. 《放浪記》的架構與林芙美子對詩作的執著態度：

詩集《蒼馬をみたり》（昭和四年六月刊）裡收錄了許多在《放浪記》裡吟詠的詩，和日記體的《放浪記》互為表裡。在序裡寫著：

奇妙地，一寫小說就會覺得痛苦，呼吸也會變的遲緩起來。但是在燈火下寫詩的話，胸口就彷彿在燃燒著。

也就是說，把自己的情感和感性有如瞬間的煙火一般凝結成言語，這種詩的方法是最適合自己的資質的，她以這種方法展現了對詩的執著⁴。

從昭和三年十月開始在《女子藝術》上開始連載的《放浪記》，在日記體的文章中夾雜著無數的詩和短歌，以小說來說，這是一部突破舊有格式、不可思議的作品。集結成單行本之時，作者無視連載的順序或是日記的時間流程，把每一章隨意替換，因此整體來說，是部缺乏系統和時間上頭尾一貫性的作品。也就是說，以收錄到每一章的詩或短歌為中心，統合故事的氣氛感覺，或者說，以詩或短歌為中心，進行故事的開展轉折。在章和章之間，時間、地點、角色、事情等的關連性是薄弱的。所以，把這些串連集成一個作品世界，成為「將日記片段剪輯成故事般的架構形式」。

2. 文体表現特徵^{5、6}

《放浪記》文章形式常被指出以下的特徵。段落短；換行多；常用直喻；常用女性用語；句尾多以「だ」結束；句尾用「なり」「候」結尾；常用俗語粗話、片假名表達；頻繁的擬聲詞等，被評為：有幽默、平易近人的效果，整體上「單一的文體表現」等，是誰也無法模仿的獨特味道，「書寫者主觀的經驗轉化為客觀感受，不斷在讀者的心中激盪迴響」。此外，草部和子在〈宮本百合子・林芙美子の文体—其散文性と抒情性—

⁴今川英子「小説家林芙美子の誕生—「清貧の書」を中心に—」

「昭和学院短期大学紀要 第31号」昭和学院短期大学、平成7.3.20

⁵ 原子朗「林芙美子」、『国文学』臨増、昭44.1

⁶ 草部和子「宮本百合子・林芙美子の文体—その散文性と抒情性—」、『国文学』、昭35.5

>（《國文學》昭和 35 年 5 月）一文裡提到：《放浪記》文體的特色是「有個性化的場景描寫，和從其之中引出的詩的感受性與深化，藉此引發延續至下個場景，發揮十足節奏感的連鎖反應。」，如以上所述，其外在的散文文體的骨子裡，卻是發揮出瀟灑著詩意境的文體特色。

3. 《放浪記》中緊密的母女關係⁷

在《放浪記》中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如：被丈夫施暴後，一邊看著藍天一邊想著<啊啊！我整個世界已經被父親和母親瀟灑塞滿了！我因為忙於生活而忘了父親和母親的愛情才是唯一的這件事。>的場景。當被男人如妓女般對待時，躺在女侍房間想著<媽媽！媽媽！>、<我受不了所有這一切了！>的場景。被男人背叛，不想回到雙親那兒時，<在清澈的藍天，媽媽的熱情化爲一根電線，呼喚著我快點回去吧！>的場景等等。這對母女和薄情的丈夫構成一部「母女」短篇小說。

恰如平林所點破的，林芙美子對母親是「比對男性更掏心掏肺的拼命三娘」的。關於這點芙美子做了以下的敘述：

<一直以來我愛母親勝過一切。我覺得母親好像是我的護身符。我的母親並不是所謂的賢妻良母型。雖然她愛我，但是我和母親經常都是分隔兩地、各自生活的。我的《放浪記》可以說是寫給分別兩地的母親的信罷！我討厭除了母親之外的所有人，甚至我連自己都討厭。>

4. 為什麼「流浪」？⁸

「我」為何一直更換職業、更換居所四處流浪呢？我到底為了追求什麼而流浪呢？此處藉著探討「我」的性格和心理，來思考作品裡所描繪的「流浪」的意義。

宿命的流浪者 —— 出自外在世界的壓迫

對「人生到處是小客棧」的我來說，一生找不到令我思念的故鄉。她清楚認知自己是流浪者，是「宿命的流浪者」。

藉著和「他者」的邂逅來投射自己的本相，並因而帶來成長→作品中「他者」的形象→形成積極、開朗的內在性格

藉著不斷轉換職業中遇見的眾多「他者」，她的生活方式也漸漸改變。認識了過著比自己更不幸生活的人，她領悟到自己的天真，也得到了活下去的希望。這些經驗感受逐漸累積，因而她更加成長。

⁷ 同注 1

⁸ 「林芙美子『放浪記』論 山本理恵」、「大阪青山短大國文第 4 号」大阪青山短期大學國文學會・平成 10.3.12

此部作品的「他者經驗」：

(A) 在飯館工作的「他者」。找不到工作的她呈現絕望的狀態，因而遇見來到此處的勞工。

(B) 理解女工們這些「他者」的生活世界。

(C) 同為女服務生這些工作伙伴的「他者」。

□職業與戀愛二者兼具的流浪一無根的存在⁹

小客棧這個社會邊緣場域：

「我」經常因為沒有故鄉可以回去而悲哀。

這也就是，被疏離於社會外部的「我」，不斷在追求 rootedness、紮根、或是安定落腳的象徵。然而，「流浪」不能只用否定的印象來理解。「流浪」所具備的「無根浮萍」感覺，是具有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反作用力，它可以延伸連貫到不被任何事物所束縛的自由開放。無根浮萍的存在就是「孤獨」，但同時也有無名無姓的自在感受。

與生活所必須的金錢一樣，「安定」的一個落腳處，亦即一個「居住的家」，也是「我」一向強烈渴求的。

小說中的男性大概可以分成四種類型。第一種為「島上的男人」。第二則應是同樣在裁縫店租房子住的印刷工「松田」，及牛肉店的廚師「義經」。第三是市民劇院的演員及詩人「野村」，他們都是藝術家，而且都不是深植於東京這塊土地的人。第四則是在其後的作品《清貧之書》裡以「與一」角色登場的畫家「吉田」。

像這樣由與「我」不斷瓜葛關連的眾多異性情人來作分類，可以看出她不斷追尋著一個「安定」的家的迫切心情。

5. 貧窮・飢餓・性奔放的純情女—林芙美子強烈肉體慾望的生命意義¹⁰

她出身貧窮，欠缺生存最低限度所必須的事情—賺錢、吃飯。為了得到它們—獲取金錢、食物，滿足肉體的需求是她生活的中心。她希望得到<像一般人一樣，圍著小巧雅致的餐桌，可以悠閒吃飯的身份>。對如此的她而言，藝術或精神上的感動、思想等等，在吃飯、生存下去這個事實面前，不過是空泛的概念罷了。

異性情人：

□島上的男人。□印刷工松田。□男演員。□學畫的吉田。□與丈夫的婚姻生活。□文學家丈夫。

如上所示，敘述了與多位男性的瓜葛，呈現出她奔放的情慾表現。如：

<激情的毛蟲啊，我彷彿蛭蟲般，想貪婪地吸盡男人的血。天氣一冷，就像需要溫暖的被窩般，不由得懷念起男人肌膚的體溫。>

⁹福田珠己「場所の經驗：林芙美子『放浪記』を中心として」、「人文地理 43-4」、人文地理学会 1991.8.28

¹⁰ 同注 3

但是，這樣的她，〈反正我是被這個社會污染的髒女人〉，斷然地認為貞操這種道德是生存下去的障礙，而在餐館當女侍工作，這也是為了錢的緣故。儘管如此，〈我害怕再迷戀男人。雖然我的身體不再純潔，但日後說不定我還是可以遇見能託付一生的男人〉。她心底也還是憧憬著純潔的身體與充滿愛的生活。流浪於不同的男人中，流浪於各樣職業中，她的悲觀、她的樂觀，所有的一切全都是基於他肉體慾望裡的真實感受。

6. 《放浪記》複雜的男性經歷¹¹

A. 岡野軍一

對芙美子來說，她的第一個男人，是岡野軍一。

B. 田邊若男

為田邊若男的詩才所吸引的這段戀情，對芙美子來說受盡了宿命的苦楚。是詩人又是新劇演員的若男，勾搭上演對手戲的女演員，芙美子也知道這件事，他們的同居生活持續不到三個月。

C. 與「因肺病而癲瘋的不幸男人」的相遇。

〈花開燦爛的四月天空，地球的表面熱風颯颯；四月的空中，迴盪著看不見的叫聲。 (略) 茫茫霧靄中，我看見上帝的手〉。春意正濃的華美風景裡，彷彿在回應這般美景傳來的「呼喚聲」一般，她望見了一番新天地。這是強有力自然生命力的發現。而接下來的日記裡，〈白色的蝴蝶們像雪花般成群飛舞〉；〈雲是那樣的白，飄過藍天〉，她欣賞著美麗的風景而感動。藉自然的美景，她得以轉換心情，產生新力量，暗地裡抱定決心：〈真得找個好工作才行〉。

被迫在「愛」與「文學」中二者選一，結果讓她前進的腳步更添開朗的色彩。

個別地來看待芙美子的男性經歷，各自都帶有濃厚的憂愁色彩，但她在並沒有為其所侷限而喪失自我。雖然當中交錯著許多忘卻與看破，但是為她帶來這些開朗樂觀心情的，顯然是芙美子她個人所內蘊的詩情天性。

7. 《放浪記》的抒情意涵¹²

在此所表現出來的「平民心情」的世界，是主角在流浪生活中所刻畫出來的內心記錄。然而這種心路歷程的感覺並非不是像自然主義小說中所描寫的那般灰色無作為。也與大正時期的新現實派與私小說的頹廢感覺相異。是其他流派的作家意外忽略了「平民生活感受」。藉林芙美子之手，首次被描繪出來的平民心情世界。

外在看似充滿虛無感，但其深處卻出人意外地保有著樂天派的生活態度。

這樣的樂天開朗，一般流浪者漫不在乎的惰性情感中是無法產生的。在受限的最

¹¹ 熊坂敦子「『放浪記』〈林芙美子〉」、「解釈と鑑賞」卷号：54-6、1989.6、P4~

¹² 小原元「林芙美子論—「放浪記」の抒情性について—」、「日本文学」卷号：5-6、1956.6.P5~

低生活條件中，也努力嘗試去體驗生活的一種美的生活表現。

(3) 「飄浪女的〈戀愛幻想〉—讀林芙美子《浮雲》—」

1. 流浪與定居的同時並存¹³

在長篇《浮雲》中，描寫人的一生像在天空中流轉而後消失的「浮雲」那樣，短暫而虛無。

林芙美子的作品中，insideness 與 outsideness 的兩個相對面向經常是可以同時兼蓄並存的。

2. 戀愛與性愛—飄浪女的獨立精神¹⁴

然而，並不是在海外的工作讓由紀子因而更獨立。進入法屬印尼的森林裡，由紀子很快地與有婦之夫的日本男人陷入性愛的泥沼裡，與在日本時同樣地，她再度投身於家庭外的女人——娼婦的框架中。

流浪的女人之所以充滿著性放蕩的氣息，這顯示出，正因為長久以來藉著家庭制度來管理、保護女人的性與情慾功能，所以，女人的性愛情慾的管理者及保護者，既不是女人本身，也不是男人——丈夫或情人。

對女性來說，就算世俗所謂的墮落之路也好，甚或者是屈辱也好，在家庭之外的情慾體驗，說得誇張些，無疑是女性認識世界與認識自己的重要契機。

3. 女性的男性依賴¹⁵

《浮雲》是流行作家芙美子特意在不受外在一切要求拘束的舞台上，照她所想的去企畫藝術長篇作品，描寫她的流浪生涯所獲得的人生觀的代表作。作品本身即說明了她的女性觀。一言以蔽之，女性因為沒有經濟能力，所以必須依靠男性來生活。因此，因依附對象的男性不同，就決定了女人的幸或不幸。

這部作品其中應該也有來自芙美子喜愛的俄國詩人亞歷山大·西爾蓋維奇·普希金 (Alexandr Sergeevich Pushkin, 1799-1837) 的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尤金·奧涅金 (Eugene Onegin)》¹⁶ 的啟發。

¹³ 同注 4

¹⁴ 水田宗子「夢の壁を超えて」、「現代詩手帖」卷号：40-6、1977.6、P5～

¹⁵ 板垣直子「近代女流作家の肖像 林芙美子—作風の向上と発展」、「解釈と鑑賞」卷号：37-3、1972.3、P4～

¹⁶ 普希金的原著《尤金·奧涅金》，共分八章，以十四行詩的形式寫成。

故事場景設在十九世紀前半的法國。剛繼承一大筆遺產的奧涅金，過著一般上流社會貴族的生活：上劇院、逛舞會、偶爾進沙龍，與風流雅士談文學、戲劇、音樂，附庸風雅一番。在過膩了這種日

4. 「飄浪」的「雲」=《浮雲》¹⁷

芙美子作品的特徵一直到晚年的傑作《浮雲》仍保持著一貫的共通性。芙美子的詩及小說中，雨天的描寫很多，對天候相當敏感（這與自幼生長於行商的家庭有關），《浮雲》也正是以「流浪的雲」做為象徵的主題，主角既不是富岡也不是由紀子，毋寧說浮雲這一情緒性的概念才是真正的主角，我想這可以從文章表現的各樣事實中得到驗證。尤其是《放浪記》更是如此。而就如同她的很多小說一樣，追憶過去的場景並不是細膩的散文式空間描寫，而是抒情型態的時間意味的描寫把握。即便描繪持續現在式，也不是用文字的時態表現，「生命」就像無為無目的而消逝的「浮雲」，芙美子晚年的這種虛無主義，在《放浪記》中，即以和某種性質相近的青春樂天·樂觀主義（optimism）相互交錯的形式出現，儘管日記各自的斷片是奔放而主觀，像浪濤似的奔流，但在構成整體小說時（即讀者接續著讀下去時），超越每個斷片故事的空間及節奏，可以感受到其中的變化旋律。因此，當各場景斷片的主觀經驗成為客觀感受時，迴盪在讀者胸中的感傷遂成為一種相互觀照的體驗。

5. 飄浪的娼妓—《浮雲》中不變的戀愛幻想¹⁸

《浮雲》的創作意圖是：「想要描寫誰也掌握不住、流動在空間中的人的命運。是一個沒有道理可言的世界；是無法說明的；是小說外的小說。是我所思索的道德觀，

子之後，他來到與詩人朋友連斯基（Lensky）來到鄉間的領地，拜訪連斯基未婚妻奧爾加（Olga）一家人。

奧爾加的姊姊塔琪楊娜（Tatiana）是個被法國浪漫文學洗禮的天真少女，愛讀書，也對愛情充滿憧憬。他對奧涅金一見鍾情，寫了一封信表白，沒想到卻遭到奧涅金嚴厲地拒絕。在鄉下閒著無聊的奧涅金在舞會上挑逗奧爾加，沒想到連斯基卻向他挑戰。在決鬥中，奧涅金殺了好友，之後悲傷且自責地出國。奧爾加嫁給他人，塔琪楊娜來到聖彼得堡，嫁給一位一八一二戰爭時的英雄將軍。

多年後，奧涅金回到俄國，正巧這位將軍是他的遠房親戚，兩人再度重逢。歷經上流社會的洗禮，塔琪楊娜已經不再是鄉下那個可憐的小書蟲了。這次，輪到奧涅金陷入愛情之中。他苦苦地追求塔琪楊娜，寫信、追隨她到各個舞會，卻沒有得到任何的回答。

最後，奧涅金到塔琪楊娜家，希望得到明確的回答。一進塔琪楊娜的房間，奧涅金就看到塔琪楊娜在讀他的寫的信。塔琪楊娜對奧涅金表明自己對他的感情，但是，塔琪楊娜對他說：「我已經將自己許與他人，而我將一輩子衷心於他。」傷心的奧涅金再度於離開。

歷經對法國的一八一二戰爭，許多俄國知識份子有機會看到西歐社會的進步，開始進一步的反思，十九世紀前半，正是俄國文化、經濟、科學等各方面開始發展的時期，在文學史上有「黃金時期」之稱。從男主角奧涅金的眼光中，普希金詳細的描述了當時的生活狀況，包括人們的服裝穿著、生活作息、飲食習慣等，故這部文學巨著有「俄羅斯十九世紀生活的百科全書」之稱。

奧涅金是十九世紀前期俄羅斯的知識份子典型代表，他們受過教育，領有領地租稅，卻無所事事，許多人甚至是不知道自己的未來在何處，當時的俄國文學評論家別林斯基（Belinsky）稱 Onegin 為「多餘的人」，意指：當時俄國社會多餘的一群人，而普希金為俄羅斯文學史創造了一個新的典型。（引用自博客來網〈普希金《尤金·奧涅金》的世界〉一文）

（<http://www.books.com.tw/CD/classical/media/basic/010800009.htm>）

¹⁷ 同注 2

¹⁸ 熊坂敦子「浮雲〈林芙美子〉」、「国文学」卷号：13-5、1968.4、p5~

它沒有受到任何人的影響」(《浮雲》後記)。將女主人公幸田由紀子與富岡兼吾在法屬印尼的相遇，視為「命運的安排」，描寫一對被「命運」所擺佈，想在一起又不能如願的男女生命的悲哀，藉此探討其獨特的「道德觀」。

對由紀子來說，富岡是她投下全部心力、碰撞激盪的對象。由紀子是隨著富岡的情緒而擺盪在幸與不幸之間的被動女性。而又描寫富岡的情緒中，他因為受由紀子的人際關係及事件所影響牽動，不斷改變其立場，他的生命因而變化曲折。

接著，由紀子為了填補滿足孤獨的飢渴，接受喬（因當阻街女郎因而同居被包養的美國大兵）的照顧，「野性的女人」由紀子的娼婦性格因而重新抬頭。姊夫的弟弟伊庭衫夫強暴了她，給予她人生第一次挫折，但為生活所逼，她又再度讓他包養，並且徐徐地變賣他的財產換取金錢。富岡對於這樣過著自由生活方式的由紀子，頭一次感到「既羨慕又嫉妒的感覺」，在此，對由紀子活潑身段的生活方式，富岡的失落感是十分嚴重的。

四、研究方法

(1) 「娼妓〈戀愛〉的無限憧憬

—細讀林芙美子《晚菊》與岡本かの子《老妓抄》—

戰後的昭和時期女性文學中的「戀愛」主題，要如何顛覆掉男性作家所揮之不去的傳統「色戀」殘渣？被期待解決男性下半身生理需求的「藝妓」，可說是屬於「不婚的女人」，更是「家庭制度」外的「異類」女性。她們又如何去面對情慾之外的傳統「戀愛」鄉愁呢？本論文試圖比較驗證林芙美子《晚菊》與岡本かの子《老妓抄》兩篇同樣以「老年藝妓的戀愛」為主題的作品，對於出賣肉體的藝妓來講，一直強調嚮往「純粹」與「純情」的戀愛是什麼？探討其中與「他者」「社會」的互動關係。

(2) 「飄浪女的〈戀愛〉與〈性愛〉—讀林芙美子《放浪記》—

歷經職業與男性豐富閱歷飄浪女，其眼中觀看到的「他者」與「社會」是何面貌？這些流浪的經驗可否帶來自我改變的契機？或者，與「他者」重複的撞擊中，反彈回來的，盡是無法改變的肉體與精神雙重意涵的「回歸故鄉(游向母親的母胎回歸神話)」而已？飄浪女的信念是什麼？

(3) 「飄浪女的「戀愛幻想」—讀林芙美子《浮雲》—

探討問題：飄浪女的舊「鄉愁」(故鄉)裡的「戀愛幻想」面貌為何？

五、 結果與討論

完成之研究計畫其成果如下：

(1) 「娼妓〈戀愛〉的無限憧憬

—細讀林芙美子《晚菊》與岡本かのこ《老妓抄》—

《晚菊》中的きん要的是「靦腆羞澀」的純情男，她曾被那種「純情」陶醉過，認為那是高尚無比的。如果說「養情夫」的話，きん還被一個情夫板谷包養，一週來上一回，還可以享受撒撒嬌的小女人情態，即使外觀努力營造「豔麗」的藝妓舞台形象，已經中年禿頭的昔日情人登門借貸、毫無「羞澀」的舉止，她厭惡絕望的拒絕「男性」他者的再度瓜葛糾纏。但是對以「青春」為唯一條件的「戀愛」的「純情」與「熱情」，她精神上仍有著「戀愛」舊鄉愁的依賴情緒與幻想。

岡本かのこ子的老妓則強調「自我生命力」的部份，她終其一生到嚙氣為止要找一個真命天子。老妓養男人是像養家畜「大寵物一樣的可愛」，所以，小白臉偶而的外遇或逃跑也沒關係，時間到了自己會再跑回來，她藉著一個年輕男子來實現她「繁華炫耀的生命」。岡本かのこ子的「純粹」「戀愛」的熱情，有著更多「自立」（清醒意識）的「母性」與「魔性」成分。

這兩位女性都呈現了昭和時期以後女性強化了自己主體性地位的功能，不管是自己拒絕他者的進入也好，或者是養個小白臉，這兩個女性都很認識清楚自己，跟認識自己所處的社會環境，更呈現出由不同的兩個「戀愛」面向，不再期待「合一」關係的「完全燃燒」與擁有，也不是自他關係的改變，「虛無」的孤獨正是戰後男女「戀愛」的唯一終結點。

(2) 「飄浪女的〈戀愛〉與〈性愛〉—讀林芙美子《放浪記》—

章節：

1. 流浪的意味—為什麼流浪？
2. 野性的生命意志力—食物與戀愛：

※以下引用文版本出自『林芙美子全集第一卷』「放浪記」，文泉堂出版，昭和 52.4 (1977)

【私の自己認識】

1、(p19)

<私はもうあなたにはあいそがつきてしまひました。あなたのその黒い鞆には、二千円の貯金帳と、恋文が出たがつて、両手を差し出していましたよ。

「俺はもうぢき食へなくなる。誰かの一座にでもはればいいけれど・・・俺には俺の節操があるし。」

私は男にはとても甘い女です。

そんな言葉を聞くと、さめざめと涙をこぼして、では街に出て働いてみませうかと云つてみるのだ。そして私はこの四五日、働く家を見つけに出掛けては、魚の腸のやうに疲れて帰つて来ていたのに・・・この嘘つき男メ！>

【この男は誰だろう？松田さんではないはずだ。□四十近い年の役者。】

2、(p34)

<紙一重の昨夜のつかれに、腫れぼつたい臉を風に吹かせて、久し振りに私は晴□と郊外の路を歩いていた。——私はケイベツすべき女でございます！ 荒みきつた私だと思ふ。走つて櫟林を抜けると、ふと松さんがいぢらしく気の毒に思へてくる。疲れて子供のやうに自動車に寝ている松さんの事を考えると、走つて帰つておこしてあげようかとも思ふ。でも恥かしがるかもしれない。私は松さんが落ちついて、運転台で煙草を吸つていた事を考えると、やつぱり厭な男に思へ、ああよかつたと晴□するなり、誰か 私をいとしがつてくれる人はないものかしら・・・遠くへ去つた男が思ひ出されたけれども、ああ七月の空に流離の雲が流れている。あれは私の姿だ。野花を摘み摘み、プロヴァンスの唄でもうたひませう。>

3、(p41)

<誰も彼も憎らしい奴ばかりなり。ああ私は貞操のない女でございます。一ツ裸踊りでもしてお目にかけませうか、お上品なお方達よ、眉をひそめて、星よ月よ花よか！ 私は野そだち、誰にも世話にならないで生きて行かうと思へば、オイオイ泣いてはいられない。男から食はしてもらはうと思へば、私はその何十倍か働かねばならないぢやないの。>

4、(p42)

<浅草はいつ来てもよいところだ・・・テンポの早い灯の中をグルリ、グルリ、私は放浪のカチウシヤです。長いことクリームを塗らない顔は瀬戸物のやうに固くなつて、安酒に酔つた私は誰にもおそろしいものがない。ああ一人の酔ひどれ女でございます。酒に酔へば泣きじやうご、痺れて手も足もばらばらになつてしまひさうなこの気持ちのすさまじさ・・・酒でも呑まなければあんまり世間は馬鹿らしくて、まともな顔をしては通れない。あの人を外に女が出来たと云つて、それがいつたい何でせう。真実は悲しいのだけれど、酒は広い世間を知らんと云ふ。>

5、(p47)

<からつぽの女は私でございます・・・生きてゆく才もなければ、生きてゆく富もなければ、

生きてゆく美しさもない。さて残つたものは血の気の多い体ばかりだ。私は退屈すると、片方の足を曲げて、鶴のやうにキリキリと座敷の中をまはつてみる。長い事文字に親しまない目には、御一泊一円よりと壁に張られた文句をひろひ読みするばかりだつた。>

【私の自己認識→ <血の気の多い体>。生くしい生存欲。】

6、(p49)

<私はしみじみと白粉の匂ひをかいだ。眉もひき、唇紅も濃くぬつて、私は柱鏡のなかの姿にあどけない笑顔をこしらへてみる。青貝色の櫛もさして、桃色のてがらもかけて鬢も結んでみたい。弱きものよ汝の名は女なり、しょせんは世に汚れた私こでごいます。美しい男はないものか……。なつかしのプロヴァンスの歌でもうたひませうか、胸の燃えるやうな思ひで私は風呂桶の中に魚のやうにやはらかにくねつてみた。>

7、(p54)

<元気を出して、どんな場合にでも、弱つてしまつてはならない。小さな店屋で、瓦煎餅を一箱買ふと、私は古ぼけた兵庫の船宿で高松行きの切符を買つた。やつぱり国へかへりませう。——透徹した青空に、お母さんの情熱が一本の電線となつて、早く帰つておいでと私を呼んでいる。私は不幸な娘でございます。汚れたハンカチーフに、氷のカチ割りを包んで、私は頬に押し当てていた。子供らしく子供らしく、すべては天真ランマンに世間を渡りませう。>

8、(p82)

<朝

東中野と云ふところへ新聞を見て行つてみた。近松さんの家にいた事をふつと思ひ出した。こまめさうな奥さんが出てくる。お姑さんが一人ある由。

「別に辛い事もないけれど、風呂水がうちぢや大変なんですよ。」

暗い感じの家だった。北原白秋氏の弟さんの家にしては地味な構へである。行つてみる間は何か心が燃えながら、行つてみるとどかんと淋しくなる気持ちはどうした事だらう。所詮、私と云ふ女はあまのぢやくかもしれないのだ。柳は柳。風は風。>

【所詮、<あまのぢやく>という自己限定】

9、(p93)

<新宿の以前いた家へ行つてみた。お由さんだけがのこつていて古い女達は皆いなくなつてしまつていた。新しい女が随分ふえていて、お上さんは病気で二階に臥せつていた。——又明日から私は新宿で働くのだ。まるで蓮沼に落ちこんだやうに、ドロドロしている私である。いやな私なり、牛込の男の下宿に寄つてみる。>

10、(p95)

<私の蒲団は新聞で沢山なのですよ、私は蛆虫のような女ですからね、酔ひだつてさめてしま

へばもとのもくあみ、一日がずるずると手から抜けて行くのですもの、早く私のカクメイでもおこさなくちやなりません。>

11、(p98)

<古い時間表をめくつてみた。どつか遠い旅に出たいものだと思ふ。真実のない東京にみきりをつけて、山か海かの自然な息を吸ひに出たいものなり。私が青い時間表の地図からひらつた土地は、日本海に面した直江津と云ふ小さい小港だつた。ああ海と港の旅情、こんな処へ行つてみたいと思ふ。これだけでも、傷ついた私を慰めてくれるに違ひない。だけど今どき慰めなんて言葉は必要ぢやない。死んでは困る私、生きていても困る私、酌婦にでもなんでもなつて、お母さん達が幸福になるやうな金がほしいのだ。なまじつかガンジヨウな血の多い体が、色んな野心をおこします。ほんとに金がほしいのだ！

富士山——暴風雨

駐車場の待合所の白い紙に、いま富士山は大あれだと書いてある。フン！あんなものなんか荒れたつてかまひはしない。風呂敷包み一つの私が、上野から信越線に乗ると、朝の窓の風景は、いつの間にか茫々とした秋の景色だつた。あたりはすつかり秋になつている。窓を区切つてゆく、玉蜀黍の葉は、骨のやうにすがれてしまつていた。人生はすべて秋風万里、信じられないものばかりが濁流のやうに氾濫している。爪の垢ほどにも価値のない私が、いま汽車に乗つて、当てもなくうらぶれた旅をしている。私は妙に旅愁を感じると臉が熱くふくらがつて来た。便所臭い三等車の隅ツコに、銀杏返しの鬢をくつつけるやうにして、私はぼんやりと、山へはいつて行く汽車にゆられていた。

古里の厩は遠く去つた

花がみんなひらいた月夜

港まで走りつづけた私であつた。

朧な月の光と赤い放浪記よ

首にぐるぐる白い首巻をまいて

汽船を恋した私だつた。

一切合切が、何時も風呂敷包み一つの私である。私は心に気弱な熱いものを感じながら、古い詩稿や、放浪日記を風呂敷包みから出しては読みかへしてみた。体が動いているせいか、臉の裏に熱いものがこみあげて来ても、詩や日記からは、何もこみ上げて来る情熱がこない。たつたこれだけの事だつたのかと思ふ。馬鹿らしい事ばかりを書きつづけて溺れている私です。>

12、(p100)

<(九月×日)

又カフェーに逆もどり、めちやくちやに狂ひたい気持ちだつた。めちやくちやにひとがこひしい……。ああ私は何もかもなくなつてしまつた酔ひどれ女でございます。叩きつけてふみたくつて下さい。乞食と隣りあはせのやうな私だ。家もなければ古里も、そしてたつた一人のお母さんをいつも泣かせている私である。誰やらが何とか云ひましたつて……。酒を飲むと鳥が群れて飛んで来ます。樹がざわざわ鳴っているやうな不安で落ちつけない私の心、ヘエ！淋しいから床を蹴つて心臓が唄ひます事に、凭りどころなきうすなさけ、ても味気ないお芙美さん……。誰かが、めちやくちやに酔つぱらつた私の唇を盗んで行きました。声をたてて泣いている私の声、そつと眼を挙げると、女達の白い手が私の肩に鳥のやうに並んでいました。

>

3. 「他者」経験後的自我認知—「詮ずれば仏ならねどみな寂し」

【私の他者観・社会観】

1、(p 74-75)

<(二月×日)

ああ何もかも犬に食はれてしまへである。寝転んで鏡を見ていると、歪んだ顔が少女のやうに見えてきて、体中が妙に熱つぽくなつて来る。

こんなに髪をくしやくしやにして、ガランスのかつた古い花模様の蒲団の中から乗り出していると、私の胸が夏の海のやうに泡立つて来る。汗つぽい顔を、畳にべつたり押しつけてみたり、むき出しの足を鏡に写して見たり、私は打ちつけるやうな激しい情熱を感じると、蒲団を蹴つて窓を開けた。——思ひまはせばみな切な、貧しきもの、世に疎きもの、哀れなるもの、ひもじきもの、乏しく、寒く、物足らぬ、果敢なく、味気なく、よりどころなく、頼みなきもの、捉へがたく、あらはしがたく、口にしがたく、忘れ易く、常なく、かよわなるもの、詮ずれば仏ならねど此世は寂し。【私の世界認識と人間認識】——チョコレート色の、アトリエの煙を見ていると、白秋のこんな詩をふつと思ひ出すなり。まことに頼みがひなきは人の世かな。

>

【北原白秋の詩。この世は<寂しい>ものだ。】

2、(p 76)

<

「いつまでもお金が返せないで、本当にすまなく思つています。」

松田さんは酒にでも酔つているのか、わざとらしくつつぶして溜息をしていた。さくらあらひこの部屋へ行くのは厭だけれども、自分の好かない場違ひの人の涙を見ている事が辛くなつてきたので、そつとドアのそばへ行く。ああ十円と云ふ金が、こんなにも重苦しい涙を見なければならぬのかしら、その十円がみんな、ミシン屋の小母さんのふところへはいついて、私には素通りをして行つただけの十円だつたのに……。セルロイド工場の事。自殺した千代さんの事。ミシン屋の二畳でむかへた貧しい正月の事。ああみんなすぎてしまつた事なのに、

小さな男の後姿を見ていると、同じやうな夢を見ている錯覚がおこる。

「今日は、どんなにしても話したい気持ちで来たんです。」

松田さんのふところには、剃刀のやうなものが見えた。

「誰が悪いんです！変なまねは止めて下さい。」

こんなところで、こんな好きでもない男に殺される事はたまらないと思つた。私は私を捨てて行つた島の男の事が、急に思ひ出されて来ると、こんなアパートの片隅で、私一人が辛い思ひをしている事が切なかつた。

「何もしません、これは自分に言ひきかせるものなのです。死んでもいいつもりで話しに来たのです。」

ああ私はいつも、松田さんの優しい言葉には参つてしまふ。

「どうにもならないんぢやありませんか、別れていても、いつ帰つてくるかも知れないひとがあるんですよ。それに私はとても変質者だから、駄目ですよ。お金も借りつばなしで、とても苦しく思つていますが、四五日すれば何とかしますから・・・」

松田さんは立ちあがると、狂人のやうにあわただしく梯子段を降りて帰つて行つてしまつた。——夜更け、島の男の古い手紙を出して読んだ。皆、これが嘘だつたのかしらとおもふ。ゆすぶられるやうな激しい風が吹く。詮ずれば、仏ならねどみな寂し。

【私の同情、人間の客観視（自分、島の男、松田、千代さん）】

3、(p100)

<サガレンのお由さんが私のことを誰かに言つている。私は血の上るやうなみつともなさを感じると、シヤンと首をもたげて鏡を見に立つて行つた。私の顔が二重に写つている鏡の底に、私を睨んでいる男の大きな眼、私は旅から生きてかへつた事がうれしくなつている。こんな甘いものだらけの世の中に、自分だけが真実らしく死んで見せる事は愚かな至りに御座候だ。【私の社会観】継続だんごか！芝居じみた眼をして、心あり気に睨んでいる男の顔の前で、私はおばけの真似でもしてみせてやりたいと思ふ・・・どんな真実さうな顔をしていたつて、酒場の男の感傷は生ビールよりはかないのですからね。私がたくさん酒を呑んだつて帳場では喜んでいる、蛆虫メ！

「酔つぱらつたからお先に寝さしてもらひます。」

芙美子は強し。>

【芙美子の真実は何だろう。】

4. 我的精神故郷—我的母親

【私の<放浪>、<古里>】

1、(p1)

<私は北九州の或る小学校で、こんな歌を習つた事があつた。>

更けゆく秋の夜 旅の空の
侘しき思ひに 一人なやむ
恋ひしや古里 なつかし父母

私は宿命的に放浪者である。私は古里を持たない。父は四国の伊予の人間で、太物の行商人であつた。母は、九州の桜島の温泉宿の娘である。母は他国者と一緒になつたと云ふので、鹿児島を追放されて父と落ちつき場所を求めたところは、山口県の下関と云ふ処であつた。私が生れたのはその下関の町である。――故郷に入れられなかつた両親を持つ私は、したがつて旅が古里であつた。それ故、宿命的に旅人である私は、この恋ひしや古里の歌を、随分侘しい気持ちで習つたものであつた。>

2、(p 66)

<(一月×日)

「お前は考へが少しフラフラしていかん！」

お養父さんは、東京行きの信玄袋をこしらへている私の後から言つた。

「でもなお父さん、こんなところへをつても仕様のない事ぢやし、いづれわし達も東京へ行くんだから、早くやつても、同じことぢやがな。」

「わし達と一緒に行くのならぢやが、一人ではあぶないけんのう。」

「それに、お前は無方針で何でもやらかすから。」

御もつとも様でございます。方針なんて真面目くさくたてるだけでも信じられないぢやありませんか。方針なんてたてようもない今の私の気持ちである。大工のお上さんがバナナを買つてくれた。「汽車の中で弁当代りにたべなさいよ。」駐車場の黒いさくに凭れて母は涙をふいていた。ああいいお養父さん！いいお母さん！私はすばらしい成金になる空想をした。

「お母さん！ あんたは、世間だの義理だの人情だのなんてよく云ひ云ひしているけれども、世間だの義理だの人情だのが、どれだけ私達を助けてくれたと云ふのです？ 私達親子三人の世界なんてどこにもないんだからナニクソと思つてやつて下さい。もうあの男ともさつぱり別れて来たんですからね。」

「親子三人が一緒に住めん云うてのう・・・」

「私は働いて、うんとお金持ちになりますよ、人間はおそろしく信じられないから、私は私一人でうんと身を粉にして働きますよ。」>

【芙美子の必死なぐらいの社会認識】

3、(p 96)

<夜。

お君さんが私の処へたづねて来た。これから質屋に行くのだと云つて大きい風呂敷包みを持つていた。

「こんな遠い処の質屋まで来るの？」

「前からのところなのよ。板橋の近所つて、とても貸さないのよ・・・」

相変らず一人で苦勞をしているらしいお君さんに同情するなり。

「ね、よかつたらお蕎麦でも食べて行かない、おごるわよ。」

「ううんいいのよ、一寸人が待つてるから、又ね。」

「ぢやア質屋まで一緒に行く、いいでせう。」

その後銀座の方に働いていたと云ふお君さんには若い学生の恋人が出来ていた。【お君さんの叛逆、革命】

「私はいよいよ決心したのよ、今晚これから一寸遠くへ都落ちするつもりで、実は貴女の顔を見に来たの。」

こんなにも純情なお君さんがうらやましくて仕方がない。何もかも振り捨てて私は生れて初めて恋らしい恋をしたのだわ。ともお君さんは云ふなり。

「子供も捨てて行くの？」

「それが一番身に応へるんだけれども、もうそんな事を言つてはをられなくなつてしまつたのよ。子供の事を思ふと空おそろしくなるけれど、私とても、とても勝てなくなつてしまつたの。」

お君さんの新しい男の人は、あんまり豊かでもなささうだつたけれど、若者の持つりりしい強さが、あたりを圧していた。

「貴女も早く女給なんてお止しなさい、ろくな仕事ぢやアありませんよ。」

私は笑つていた。お君さんのやうに何もかも捨てざる情熱があつたならば、こんなに一人で苦しみはしないとおもふ。お君さんのお養母さんと、御亭主とぢや、私のお母さんの美しさはヒカクになりません。どんなに私の思想の入れられないカクメイが来ようとも、千万人の人が私に矢をむけようとも、私は母の思想に生きるのです。貴方達は貴方達の道を行つて下さい。私はありつたけの財布をはたいて、この勇ましく都落ちする二人に祝つてあげたい。私のゼツタイのものが母であるやうに、お君さんの唯一の坊やを、私は蔭で見つてやつてもいいと思へた。

>

【私は墮落しなかつたのも、母の思想があつてのものであつた。】

【→ p 78 <まっすぐに生きたい心> <清純な気持ち>】

4、(p 98)

<(九月×日)>

古い時間表をめくつてみた。どつか遠い旅に出たいものだと思ふ。真実のない東京にみきりをつけて、山か海かの自然な息を吸ひに出たいものなり。私が青い時間表の地図からひらつた土地は、日本海に面した直江津と云ふ小さい小港だつた。ああ海と港の旅情、こんな処へ行つてみたいと思ふ。これだけでも、傷ついた私を慰めてくれるに違ひない。だけど今どき慰めなんて言葉は必要ぢやない。死んでは困る私、生きていても困る私、酌婦にでもなんでもなつて、お母さん達が幸福になるやうな金がほしいのだ。なまじつかガンジヨウな血の多い体が、色々な野心をおこします。ほんとに金がほしいのだ！>

5、(p 100)

<サガレンのお由さんが私のことを誰かに言つている。私は血の上るやうなみつともなさを感じると、シヤンと首をもたげて鏡を見に立つて行つた。私の顔が二重に写つている鏡の底に、私を睨んでいる男の大きな眼、私は旅から生きてかへつた事がうれしくなつている。こんな甘いものだらけの世の中に、自分だけが真実らしく死んで見せる事は愚かな至りに御座候だ。継続だんごか！芝居じみた眼をして、心あり氣に睨んでいる男の顔の前で、私はおばけの真似で

もしてみせてやりたいと思ふ。・・・どんな真実さうな顔をしていたつて、酒場の男の感傷は生ビールよりはかないのですからね。私がたくさん酒を呑んだつて帳場では喜んでゐる。蛆虫メ！
「酔つぱらつたからお先に寝さしてもらひます。」
美美子は強し。>

6、(p113)

<私は生きる事が苦しくなると、故郷といふものを考へる。死ぬる時は古里で死にたいものだとよく人がこんなことを云ふけれども、そんな事を聞くと、私はまた故郷と云ふものを楽しみと考へてみるのだ。>

毎年、春秋になると、巡査がやつて来て原籍をしらべて行くけれど、私は故郷といふものをそのたびに考へさせられている。「貴女のお国は、いつたいどこが本当なのですか？」と、人に訊かれると、私はぐつと詰つてしまふのだ。私には本当は、古里なんてどこでもいいのだと思ふ。苦しみや楽しみの中にそだつていつたところが、古里なのですもの。>

【<私は古里をもたない>という冒頭部とかかつてくる。】

7、(p114)

<だから、この「放浪記」も、旅の古里をなつかしがつていところが非常に多い。——思はず年を重ね、色□な事に旅愁を感じて来ると、ふとまた、本当の古里と云ふものを私は考へてみるのだ。私の原籍地は、鹿児島県、東桜島、古里温泉場となつています。全く遠く流れ来つるものかなと思はざるを得ません。>

【美美子の旅愁でたたえている古里感覚はこういうものである。→ 天涯孤独の親子三人。】

5. 我的生命真實—屬於肉體的慾望與戀愛

1. (p114)

<故郷や、子供を捨てて行く親の事を思ふと、私は鬼だと思つていくくらいです。以後たよつてはくれぬやうに——。それ以後この世の中はお父さんとお母さんと私の三人きりの世界だと思つた。【これだけ真実である。】どんなに落ちぶれ果てても、幼い私と母を捨てなかつたお父さんの真実を思ふと、私はせいいつぱいの事をして報いたく思つている。【私の父と母へ寄せる愛情】姉の気持ち、私の気持ち、これは問題にするまでもなく数千里の距離のある事だ。なのに、華やかに赤ん坊を祝つてほしい何年ぶりの姉の手紙をみて、母は何か送つてやりたいやうであつた。——だが私は今でもあの姉の手紙を憎んでいる。どんなにか憎まざにはいられないのだ。本当に憎んでいるのだ。——いまだかつて温かい言葉一つかけられなかつた古里の人たちに、さうして姉に、いまの母は何かすばらしい贈物をして愕かせたいと思つているらしい。「お母さん！この世の中で何かしてみせたい、何か義理を済ませたいなんて、必要ではないではありませんか。」【美美子の怒りと社会認識】と私はおこつていたのであつた。ああけれど、母のこの小さな願ひをかなへてやりたいと思ふ。私は何と云ふひねくれ者であらうか、長い間のニンタイが、私を何も信じさせなくしてしまひました。肉親なんて犬にでも喰はれろと云つ

た激しい気持ちになつている。>

2、(p 115)

<ああ二十五の女心の痛みかな

遠く海の色透きて見ゆる

黍畑に立ちたり二十五の女は

玉蜀黍よ、玉蜀黍

かくばかり胸の痛むかな

二十五の女は海を眺めて只呆然となり果てぬ。

一ツ二ツ三ツ四ツ

玉蜀黍の粒□は、二十五の女の侘しくも物ほしげなる片言なり

蒼い海風も

黄いろなる黍畑の風も

黒い土の吐息も

二十五の女心を濡らすかな。

海ぞひの黍畑に立ちて

何の願ひぞも

固き葉の颯□と吹き荒れるを見て

二十五の女は

真実命を切りたき思ひなり

真実死にたき思ひなり

伸びあがり伸びあがりたる

玉蜀黍は儂なや実が一ツ

ここまでたどりつきたる二十五の女の心は

真実男はいらぬもの

そは悲しくむづかしき玩具ゆゑ

真実世帯に疲れるとき

生きようか、死なうか

さても侘しきあきらめかや

真実友はなつかしけれど一人一人の心故・・・

黍の葉の気ぜはしいやけなそぶりよ

二十五の女心は

一切を捨て走りたき思ひなり

片目をつむり片眼をひらき
ああ術もなし男も欲しや旅もなつかし
ああもしようと思ひ
かうもしようと思ふ・・・
をだまきの糸つれづれに
二十五の呆然と生き果てし女は
黍畑の畝に寝ころび
いつぞ深□と眠りたき思ひなり

ああかくばかりせんもなき
二十五の女心の迷ひかな。 >

【芙美子の「真実」】

3、(p 116)

<これからの私は、私の仕事に一生懸命に没入しようと思つている。子供のような天真な心で生きて行きたいと思ふけれども、この四五年の私の生活は、体の放浪や、旅愁なんかと云ふなまやさしいものではなかつた。行くところもないやうないまだに苦しい生活の連続でした。私はうんうん唸つてすごして来ました。どこまでが真実なのか。どこまでが嘘なのか、見当もつかない色□なからくりを見て、むかしの何か愉しいものが、もういまは、ほんたうに何もなかつたのだと云ふ淋しさ――。>

(3)「飄浪女的<戀愛幻想>—讀林芙美子《浮雲》—」

探討問題：この作品における「郷愁」(ふるさと)とは何者であろうか？

※以下引用文版本出自『林芙美子全集第八巻』「浮雲」,文泉堂出版,昭和52.4(1977)

1. 由紀子的娼妓性格

ゆき子の外観：

<一番貧乏くじを引いたのは幸田ゆき子である。地味で、一向に目立たない人柄が、そうしたところに追いやつたのかもしれない。額の広い割に、眼が細く、色の白い娘だったが、愛嬌にとぼしく、何処となく淋しみのある顔立ちが人の眼を惹かなかつた。軍の証明書に張つてある彼女の写真は、年よりは老けて、二十二歳とは見えなかつた。> (P、13)

伊庭杉夫との不倫：

<目立たない自分のような女に、どうして杉夫がこんな激しい情愛を見せてくれるのか、ゆき子は不思議だった。(中略)将来に就いて語りあうというでもなく、まるで娼婦をあつかうようなしぐさで、杉夫は、ゆき子をあつかつた。> (p、16)

日本の兵隊：

＜兵隊は、(略) 孤独なたよりなさで群れて歩いてた。歩いているというよりは、そこへ投げ出されているといった方がいいかもしれない。＞ (p、24)

日本の地味で：

＜地味な女だから、かえって、仕事にはいいだろう。＞ (p、29)

日本の若い女：

＜珍しいパーマメントをかけていないのも気に入った。第一、つつましい。きちんとそろえたむき出しの脚は、スカートの下からぼつたりとした肉づきで、これは故国の練馬大根なりと微笑された。畳や障子を思い出させるなつかしきで、なだらかな肩や、肌の蒼く澄んだ首筋に、同族のよしみを感じ合掌したくなっていた。＞ (p、29)

「極楽」＝ゆき子の不安：

＜「内地は段々住み辛くなってるそうですが、ここにいれば極楽みたいでしょう？」(中略) こんな生活にめぐまれた事がないけど、極楽以上のものを感じてかえって不安であった。富豪の邸宅の留守中に上り込んでいるような不安で空虚なものが心にかげって来る。＞ (p、30)

ゆき子の願望：

＜何処かへ、流れて行きたかったの。＞(p、39)

加野とゆき子と同様の孤独感：

＜ゆき子の、獣のような眼の光が忘れなかった。(略) 気まぐれで、ここへ流され来たのではない.....あの思いは、考えてみると、自分にも通じるものがあつた。兵隊に行くよりはいいのだ。＞ (p、42)

* 「ここへ流れてきた」——戦争中の虚無的心情が共通するものだった。

ゆき子の墮落：

＜超然とした運命が流れ出ているように思える。言葉は充分ではなかったが、お互いの人間らしさは、肉体で了解しあっている気安さで、ゆき子は何事にも恐れのない生活に踏み出して行ける自信がついたような気がした。(p、110)

安易な幸福：

＜人生はうまくゆくものだと云った、そんな目の先の幸福がするめの匂いのなかにこもっているようで、(略)＞ (p、115)

ずるい人間性—「都会のいいような事をうまく云いたい爲の行爲だけだ」

＜人間の考えというものは、何でも正確なものを欠いている気がした。都合のいいような事をうまく云いたい爲の行爲だけが、人間の考えのなかの答えなのだ、(略)＞ (p、116)

現実を見抜いた女のずぶとさ：

＜「あなたが、ニウを可愛がってた気持ちと同じよ.....」＞ (p、117)

ゆき子の覚悟：

＜「私も、これから変わっていくのね.....」(＞ p、117)

女の遅しき：

<「営業妨害かね？」

「(略)あなたは、何時でもいい子になって、人の弱点を笑いたいのでしょう？(略)」

>(p、120)

ゆき子の現実を見据えた(?)男の姿:

<自分の周りの男は、どうして、こんなに落ちぶれて卑しくなってしまうのかと、

(略)(p、127)

2. 富岡的孤獨與郷愁

戦争中の富岡の「幸福」:

<我□は幸福と云うものだ。(略)我□は自分の職分にしがたって森林を護ってやればいい

ンですよ。>(p、31)

富岡の人柄:

<風変りな人間でね、(略)仲□情の深い男。三日に一度、きちんと細君に手紙をかいてお

る。責任感の強い男>(p、32)

富岡の気弱:

<ゆき子の生き方が羨ましくもあつた。そのくせ、無性に、ゆき子の大胆な生活が哀れにさ

え思える。(略)自分の方が敗北だと考えられた。(略)富岡は、対立してしまった、ゆき

子と自分の感情を(略)人間の精神とははかないものであり(略)>(p、122)

孤独:

<自分の孤独に道づれになって貰いたい気持ちになっていた。(略)現在に立ち到って、何

ものも所有しないと云う孤独には、富岡は耐えてゆけない淋しさだった。>(p、130)

富岡の性格:

<「みえぼうで、うつり気で、その癖、気が小さくて、酒の力で大胆になって……気取り屋

で」>(p、191)

富岡のずるさ:

<あいつは運のいい奴ですね。(略)仲□動き出ようとしぬい男ですからね。>(p、202)

3. 二者的戀愛面貌

富岡の最初の感情:

□<取り澄ましてる女>

□<若い女がこんな処まで来るのは厭だね>(p、36)

ゆき子への好感:

<幸田ゆき子のすくすくした軀つきが、妻の邦子に何処か似ていた。>(p、44)

ゆき子の満足:

<一人の男の心を得た自信で、豊かな気持ちであった。(略)川のように涙を流して愛し
きれる気がした。無上の嬉しさである。富岡の冷酷ぶりに打ち克った気がした。(p、5
4)

再会する時の富岡の無感動：

<遠くから眺めて、富岡は、何の感動もなかった。舞台がすっかり変わってしまった
この廃墟では、ドラットでの夢をもう一度くりかえしてみたいという気はしなかった。
>(p、64)

富岡の愛欲の内向——はかなさ：

<何の感動もなく、昼間から敷き放しの蒲団に二人は寄りそって、こおろぎの交尾のよ
うな、はかない習慣に落ちしまうのである。(略)痛ましい心の苦闘を、もう一人の分
身として、そこに放り出されている現実の己れに富岡は委ねてみる。>(p、70)

富岡とゆき子の恋愛感情：

<もっと、何か激しいものが欲しく、心は苛だっていた。こんな行爲は男の一時しのぎ
のような気もした。(略)もっと力いっぱいものが欲しいといったもどかしさで、>
(p、70)

富岡の罪：

<現在の生活の淋しさを、ゆき子によって遁れようと、秘密な誘惑に頼ろうとしている
自分の身勝手さが、背筋に冷たい汗のように走った。(略)自分の勝手な心の移りかた
が、いまでは宿命のようにさえ感じられた。>(p、84)

* 敗戦の現実<——>ドラットという異国の場所戦争中

両者の感情の変化：

<富岡への愛は、(中略)薄手な感情に色あせつつあるのを感じる。無理な工面をして
逢う、(中略)遠い思い出をたぐり寄せて、色も香りも失せつつあるその思い出に酔っ
ぱらってみたくなっている感情の始末の悪さ.....。(略)敗戦の現実からは、二人の心
のなかにある、遠い思い出などは、少しも火の気と呼ばないのだった。>(p、10
5)

女の強さ：

<自身の個性の強さが、(略)何ものにも影響されない、独得な女の生き方に、富岡は羨
望と嫉妬に似た感情で、ゆき子の変貌した姿をみつめた。(p、112)

流れ=一時しのぎ：

<やりばのない、明日をも判らぬ、一時しのぎの傾向が、自分の本当の生活なのだと、ゆ
き子は大胆になって、富岡の顔をじっとみつめた。埃臭い男の体臭が、かえって衰れに
思えて、ゆき子は、環境で変わっていく人間の生活の流れを不思議なものと悟る。少し
ずつそうした眼力が肥えていく事も淋しいとも思わずにゆき子は高見にたつて(略)(p、
114-115)

*環境で変っていく人間の生活の流れ

ゆとりのある女の心：

＜自分のこの女に、上手にあしらわれているような気がしている。ゆとりのある女の心の状態が（略）別れ時が来ていると思った。＞（p、130）

女の生活のファイト：

＜女自身は、何も欠乏してはいないのだと、（略）どの女も、長い戦争の苦しみを、通つて来た痕跡を、少しもとどめていないという妙な発見だった。＞（p、133）

ゆき子に対する友情：

＜妻の邦子の姿が、現在の富岡にはうっとうしくもあるのだ。そのくせ、ゆき子に対して、深い愛情があるわけのものではない。むしろ、友情に近いものに純化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お互いのずるさが子の頃になって判り始めて来た。ゆき子を恋人にした時代はとつくの昔に過ぎ去ったいる。＞（p、190）

男を眺める女の眼差し→「晩菊」のそれに近い

＜ゆき子は、富岡を哀れがるよりも、腹立たしいものがこみあげて来た。（略）仏印の時のような若さはもう消えかけていた。顔が、ひどく疲れて痩せている。＞（p、190）

*ゆき子の冷めた感情→□で「恋」の究極か？哀れな男性像

いまだに未だ二人がくっついている理由：

＜実際に別れてしまえば、（略）一人では淋しいかも知れないのだ。（略）お互いの素性を知りあったもの同士が、一つところに寄りあっている事は慰めだった。＞（p、194）

おせいとの関係の意味：

＜おせいに対して、ゆき子は何となく同情もしてみる。＞（p、197）

男と女の冷めた現実：

＜こんな女の何処に誘われて、あんな事になったのかとおかしかった。（略）出先の日本人の生活には、一種魔がさしていた（略）虹のようなもの（略）人間的ゆき子の現実に、白□と夢の覚める思いだった。（略）その場かぎりの感情で、物事を切り裁いて行く男の強さが（略）＞（p、206）

ゆき子の空虚さ→情死さえできない：

＜ゆき子は、世の中や、男に対して、信用してしまう自信をなくしてしまっているのだ。二人が、情死をしたところで、うまく、気合のあった死に方はできなかったに違いない。死のまぎわまで、二人は別□の事を胎のなかでは考えているに相違ないのだ。ゆき子には、それが厭だったのだ。＞（p、209）

男と女の溺れ方：

＜だましあう二人の供述心理は、お互いにその深い原因にはふれたくない、芯はえぐりたくない、甘さだけに溺れているともいえる。＞（p、230）

富岡の気持ち：

<自分の賈物的な根性が、吐気のするほど厭に見えて来るのである。> (p、242)

富岡のずるさ・賈物的な根性：

<逢ってる時だけ、お上手を云ってくれるのよ。心にもない事(略)心中するつもりでいても、女の死ぬのを見て自分だけゆっくりその場をのがれて行くひとです。ひとを犠牲にして知らん顔してるンだわ。> (p、250)

索漠した男と女：

<俺に、いったい、どうしろと云うことだろう……。この女は、何時まで昔の思い出を、金貸しのように責めたてるのだろう……。昔の二人思い出の爲に、いまだに、その思い出のむかしを、金貸しのようにとりたてようとしている。> (p、250)

これで男の自由というものだ：

<かえって、あいつが死んでくれて清口している。(略)こうして俺は自由に、いまは何処へでも歩いて行けるンだ> (p、252)

むし返しの二人の関係：

<むし返しは沢山ある。> (p、257)

富岡の気持ち一視点人物：

<富岡はゆき子に対しては、もう赤の他人よりもひどい無関心さしかない。> (p、267)

卑怯な富岡：

<この巨きな社会の歯車の外にこぼれ落ちてゆく、淡い火の粉のような自分を感じていた。囚人となった清吉と、囚われていない自分との差は、少しも違ってはいなかった(略)本当の犯人(略)おせいを殺した下手人は自分> (p、281)

「晩菊」の「それ」に近い感じ：

<この男は、金を借りに来たのだという事がゆき子にはすぐ判った。> (p、286)

人間のしぶとさ。案外、男も女も恋で傷づくものではない：

<人間は、単純なものであった。些細なことで、現実はすぐ変化する。案外傷ついてもない。すぐ、おきあがって微笑む。(p、289)

この再会の意味：

<邦子が亡くなってみれば、もう、誰にも遠慮なく、富岡とも一緒になれるような気がした。(略)富岡は(略)何故かそこまで話しあうのも億劫だった。(略)奥歯にもののはさまっている感じ> (p、290)

女のずるい打算：

<富岡の貧しさが、哀れでもあったが、生活力のなくなっている男へ対しての魅力は薄れかけて来た気がした。(p、291)

ゆき子のしぶとさ：

<富岡は、ゆき子との、こうした長い交渉を宿命のようにも思うのだった。おせいも、邦子も死んだ。ただ、この女だけが、生き残っている。それも、遅いファイトを持って生きている(略)この女に追い詰められそうな気がした。> (p、302)

だから、富岡に「昔の夢」がとりついている：

＜「伊香保で、何故、私達は気持ちよく死ねなかったンでしょう？」「いまは、死ねるかい？」（略）「死ねないね……。」一緒に死ぬ意味もなくなった砂漠の風景「死ねないよ
うな気がして来たわ」「お互いに、死ぬ必要はなくなったね。月日が、そんな風にうまく、
取り計ってくれたんだよ。」→これこそ人間の心の頼りなさを語るものだ。（p、22
8）「一緒にいるものが勝、去るものの日□に疏し」＞（p、303）

男と女の相違：

＜男のひとは、何とか、落ちつくさきがみつかるモンだけど、女つてものは、三界に家な
しだから」＞（p、313）

男と女：

＜富岡は、自然に、女を裏切って来た道筋（略）女は、どんな事があっても、後をふりか
えてみようとはしないものだ。ひたすらに、子供染みた無邪気さで、男を誘惑する。
＞（p、317）

古いきずな＝かび＝無精神状態：

＜無精神状態（略）ゆき子と古いきずなを続けるのはたまらない気持だった。（略）古い
きずなは、切れようとして切れもしないで、富岡の生活の中にかびのように養い込んで
したっていた。＞（p、321）

自分をもてあます：

＜自分という人間は、何時も空洞なハートをもっているような人間（略）がらんだうなハ
ート（略）ゆき子はあわれむよりも、まず、自分を、富岡はもてあましている。＞（p、
352）

そのような力は、すでに富岡は持ち合わせていない：

＜神は無数に種子を蒔いた。収穫は、ただ、「おのずから」なる力にすがって育っている
だけだ。＞（p、378）

4. 敗戦後廢墟中の社會——回歸「戀愛」的舊鄉愁

郷愁——「自然」：

＜ごみごみした敗戦下の日本で、あくせく息を切らして暮らす気はしないのである。（略）
イエスの故郷が本来はナザレであるように、富岡は、自分の魂の故郷があの大森林なの
だと……＞（p、69）

浮雲：

＜人間と云うものの哀しさが、浮雲のようにたよりなく感じられた。＞（p、130）

敗戦の哀れ：

＜やぶれたものの哀れさは、美しい。（略）この女に自然な死の道づれになって貰いたい気
持ちだった。（略）孤独な国の、一人□□は、釘づけになっているようなものだと考える。
（略）やぶれてこそ、愛しく哀れでもあると思えた。やぶれた敗者の魂には、人知らず、
昔のファンタジーを呼びとめる何かがあるように、＞（p、132-133）

心中：

＜富岡は女を殺す場面を空想している。(略)殺してやる。そして、自分も折り重なって死ぬ。(略)卑しい顔だった。平べったくて、顎が張り、何のとりえもない平凡さだ。(略)原始人に近いのだ。＞(p、137)

人間の喜劇と悲劇：

＜日□の生活が、如何にくだらなく哀れむべきかと、(略)大真面目に、悲劇をくりかえしていると思いながら、人類をうるおすところの、人間の悲劇味は、(略)何一つありはしなかったのじないかと、(略)事は、喜劇の連続だった。(略)正義をふりかざす事も喜劇。人間の善と悪もみな喜劇ならざるはない。＞(p、137)

***人間の生活の意味**

戦後の気後れー釘づけにされた：

＜戦争が済んで、遠くから戻って来たものには、どの人間にもこうした一種の気後れがあ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えた。(略)狭い天地で、釘づけにされた人種は(略)＞(p、146)

戦争の意味：

＜戦争さえなければ、この女にも相逢う事もなかったろうし、仏印のとうな遠い処にまで行く事もなかったのだ。(略)この戦争は、日本人に多彩な世界を見学させたものだと思う。＞(p、152)

孤独の男女の本当の心：

＜こんなところで死ぬのは馬鹿□□しい気がした。(略)二人の間に、仏印の記憶が、二人の心と呼ぶきずになっているだけで、ここに寝ている二人にとっては、案外、別な方向を夢見ているにしか過ぎないのかも知れない。＞(p、156)

敗戦後の浦島太郎：

＜浦島太郎のはんらん時代なんだよ。現実には、一向にぴんと来ないとなれば、何処にも行き場がない。＞(p、157)

敗戦の意味ー男たちの戦争であった

＜「別れ時と勘定時が大切なンだ.....。(略)それさえ心得ておれば、大した災難もない... ..(略)別れ辛き事(略)ていたらしくも勘定時のまずさ＞(p、190-191)

虹のような恋愛をもどかしがって、笑ったり泣いたりするだけー非情な現実：

＜現実の世界では、生きた人間同士で、お互いを理解すると云う事は、どんなに激しい恋愛の火中にあっても、むずかしいのであろう。微妙な虹が、人間のこころの奥底には現れては消え、現れては消えてゆくものなのであろう。そこをもどかしがって、人間は笑ったり泣いたりしているだけのようにも考えられた。＞(p、210)

「贅沢さは美しいものだ」：

＜林檎の唄や、雨のブルースのような貧弱な環境ではないのだ。のびのびとして、歴史の流れにゆっくり腰をすえている民族の力強さが、ゆき子には根深いものだと思えた。(略)この地球の上に、あのような楽園がちゃんとある事を、日本人の誰もが知らないであろう.....。＞(p、211)

対照的な日本人の生活：

<他人を見る眼のとげとげしさに訓練させられている日本人の生活> (p、212)

人間の空虚さ：

<淋しくて淋しくてやりきれなくて、ジョオとあんなわけ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のだ。(略)人間の、或る時の心の空虚は、やっぱり、誰かに手を差しのべて行くより仕方がないものだろう。> (p、226)

昔の夢からの目覚め：

<人間は、何処へ住みつくのも同じ事だと思った。いまさら、海外へ出る事を夢想してみたところで、昔ながらの生活が、自分の前に再び現れるとは考えられない。(略)心を失った以上は、なるべく、気楽な世渡りをしてゆく。> (p、243)

かびのような人間の生き方：

<生活のすべてに疲れきっていると云ってもいい。(略)力が尽きている自分(略)自分の生活が、かびのように、つまらなくなった> (p、197)

心の飢え：

<六十万円の金を持ち逃げして来た後めたさがあったが、(略)六十万円の幸福があるにしても、いまは、もう六十万円の金ではあがなえない幸福だった。何もかも遅すぎる気がした。(略)心の飢えは満たされようもない。> (p、299)

すべての敗戦後の共通した気持：

<怒るも怒らないもない。終戦後、みんな、こんな気持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んだな……。自分を基にして判断する力を失ってしまったんだよ。目的は、自分がつくるものじゃなくて、周囲がつくってく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んだ……。 (略)昔の夢を追って、君の、いま持っている金で、二人で当分、面白おかしく暮したところで、どうにもならない。根のない浮草みたいな我□だが、(略)> (p、307-308)

戦中の自由な孤独を許されなかった：二人の恋愛の正体

<そくそくとした淋しさで、人の心を恋しがっていたようなものだった。(略)自由な孤独を許されなかった、精神の乾きを、ゆき子の軀によって求めた自分の身勝手が、今日、ここにその結果をもたらしたのだ—> (p、329)

浮雲のような人生：

<屋久島へ帰る気力もない。ゆき子の土葬にした亡骸をあの島へ、たった一人置いて去るにも忍びないのだ。(略)東京に戻って何があるだろうか……。> (p、378)

六、 参考文献

(1) 「娼妓<恋愛>的無限憧憬

—細讀林芙美子《晚菊》與岡本かこの《老妓抄》—

1. 中村光夫『現代日本文学全集第四五巻』、筑摩書房、昭和29.2
2. 井手香理「芸者のカガミ—『晚菊』への一視点」『日本文学論叢通巻29(法政大学大学院)』2000.3.31、P21~31

3. 大本泉「『晩菊』—その〈生〉のありよう」『解釈と鑑賞』巻号 63-2 通巻 801、1998.2.1、P125～128
4. 木谷喜美枝「『晩菊』（林芙美子）」『解釈と鑑賞』巻号 54-4、1989.4、P5～
5. 羽田澄代「林芙美子『晩菊』の構造」『近代文学注釈と批評』、1994.1、P9～
6. 川副国基「林芙美子「晩菊」について」『国文学解釈と鑑賞』巻号 16-9、1951.9、P4～
7. 水田宗子 岩淵宏子「ジェンダーの視点から読む 林芙美子の魅力」『解釈と鑑賞』巻号 63-2 通巻 801、1998.2.1、P16～37
8. 水田宗子「〈古い〉の風景—岡本かの子『老妓抄』と林芙美子『晩菊』」『物語と反物語の風景—文学と女性の想像力』、田畑書店、1993、P210-225
9. 熊坂敦子「怨念としての女流文学 林芙美子と岡本かの子」『国文学』巻号 25-15、1980.12、P5～
10. 田中厚一「「言葉仇」という幻—岡本かの子『老妓抄』論」、『帯广大谷短期大学紀要』**錯誤! 連結無効**。38、2000.10.30、P43～56
11. 桐生直代「岡本かの子の「抜歯譜」—老妓抄への架橋」、『福岡大学日本語日本文学』**錯誤! 連結無効**。9、1999.12.25、P27～38
12. 宗晴美「届かない声—『老妓抄』について」、『文芸論叢（大谷大学）』**錯誤! 連結無効**。46、1996.3、P17
13. 漆田和代「老いの華やぎ—岡本かの子『老妓抄』より」、『煌きのサンセット』、1993.4、P29
14. 宮内淳子「『老妓抄』—広がる声」『国文』、1992.1、**錯誤! 連結無効**。76、P11
15. 河野裕子「特集 岡本かの子の世界 桜百首と『老妓抄』」『短歌』**錯誤! 連結無効**。37-12、1990.12、P4
16. 神田由美子「『老妓抄』（岡本かの子）」、『解釈と鑑賞』、1989.4、**錯誤! 連結無効**。54-4、P5
17. 池田幸枝「岡本かの子の生涯（17）—高い評価の「老妓抄」—」、『あるご』、1985.12、**錯誤! 連結無効**。3-12、P2
18. 保昌正夫「老妓抄〈岡本かの子〉」、『国文学』、1968.4、**錯誤! 連結無効**。13-5、P4

（2）「飄浪女的〈戀愛〉與〈性愛〉—讀林芙美子《放浪記》—」

1. 今川英子「小説家林芙美子の誕生—「清貧の書」を中心に—」
「昭和学院短期大学紀要 第31号」昭和学院短期大学、平成7、3、20
2. 原子朗「林芙美子」、『国文学』臨増、昭44・1
3. 草部和子「宮本百合子・林芙美子の文体—その散文性と抒情性—」、『国文学』、昭35.5
4. 山本理恵「林芙美子『放浪記』論」、『大阪青山短大國文第4号』大阪青山短期大学国文学会、平成10.3.12
5. 福田珠己「場所の経験：林芙美子『放浪記』を中心として」、『人文地理43-4』、人文地理学会1991.8.28
6. 熊坂敦子「『放浪記』〈林芙美子〉」、『解釈と鑑賞』巻号：54-6、1989.6、
7. 小原元「林芙美子論—「放浪記」の抒情性について—」、『日本文学』巻号：5-6、1956.6.

- 8.水田宗子「夢の壁を超えて」、「現代詩手帖」巻号：40-6、1977.6
- 9.板垣直子「近代女流作家の肖像 林芙美子—作風の向上と発展」、「解釈と鑑賞」巻号：37-3、1972.3

(3) 「飄浪女的〈戀愛幻想〉—讀林芙美子《浮雲》—」

1. 森英一著『林芙美子の形成—その生と表現』、「日本近代文学」巻号：48、1993.5
2. 今川英子「林芙美子『浮雲』試論」、「昭和学院短期大学紀要」巻号：29、1993.3、
3. 河野基樹「林芙美子『浮雲』論—共生の模索が意味するもの」、「日本文学論究」巻号：50 1991.3、
4. 森英一「林芙美子の戦争」、「イミタチオ」巻号：11、1989.6
5. 川口明美「『浮雲』（林芙美子）」、「解釈と鑑賞」巻号：52-10、1987.10
6. 熊坂敦子「『浮雲』の幸田ゆき子」、「国文学」巻号：20-15、1975.11
7. 熊坂敦子「浮雲〈林芙美子〉」、「国文学」巻号：13-5、1968.4
8. 森英一、『林芙美子の形成—その生と表現』、有精堂、1992.5
4. 板垣直子、『林芙美子の生涯—うず潮の人生』、大和書房、1965.2
5. 『新潮日本文学アルバム 34 林芙美子』、新潮社、1986.8
6. 川本 三郎 (著)、『林芙美子の昭和』、新書館、2003.01
7. 佐藤 公平 (著)、『林芙美子 実父への手紙』KTC 中央出版、2001.10
8. 清水 英子 著、『林芙美子・ゆきゆきて「放浪記」』、新人物往来社、1998.5
9. 斎藤 富一 著、『私の林芙美子』、崙書房出版、1997.4
10. 『国文学解釈と鑑賞 特集林芙美子の世界』、63号-2、至文堂、1998.2
11. 平林たい子、『林芙美子』、新潮社、1969.7 2800
12. 今川英子編、『林芙美子 巴里の恋』、中央公論新社、2001年8月発行
13. E・G・サイデンステッカー著、『現代日本作家論』、新潮社、1964.6 2000
14. 『現代日本文学アルバム 13 林芙美子』、学習研究社、1986.10 900
15. 尾道市立図書館創立八十周年記念、『尾道の林芙美子—今一つの視点』、1994.6
16. 今川英子、『女性文学の近代』、双文社、1994.4
17. 金井景子、『真夜中の彼女たち』、筑摩書房、1995.6 18. 尾形明子、『昭和文学の女たち』、ドメス出版、1986.12
19. 寺尾勇、『女人黙示録—近代文学の中の女性像』、1976.11
20. 渡辺一民、『昭和文学論考—マチとムラと—』、八木書店、1990.4
21. 和田芳恵、『愛の歪み』、中央大学出版、1969.7
22. 今川英子監修、『林芙美子 放浪アルバム』、芳賀書店、1996.11
23. 円谷真護、『言挙げする女性たち 近代女性の思想と文学』、社会評論社、1989.3
24. 尾形明子、『女人芸術の世界』、ドメス出版、1980.10
25. 大久保典夫、『昭和文学の宿命』、冬樹社、1975.4
26. 中川成美、『南方徴用作家—戦争と文学』、世界思想社、1996.3

- 27.尾形明子、『『輝く』に時代——長谷川時雨とその周辺』、ドメス出版、1993.9
- 28.瀬戸内晴美・前田愛、『名作の中の女たち』、角川書店、1984.10
- 29.海野弘、『モダン都市東京——日本の一九二〇年代』、中公文庫、1988
- 30.北岡誠司・三野博司編、『小説のナラトロジー 主題と変奏』、世界思想社、2003
- 31.水田宗子著、『フェミニズムの彼方—女性表現の深層』、田畑書店、1999
- 32.水田宗子・長谷川啓・北田 幸恵著、『母と娘のフェミニズム—近代家族を超えて』、田畑書店、1996.12
- 33.水田宗子、『女性の自己表現と文化』、城西大学国際文化教育センター編集、田畑書店、1993.5
- 34.水田宗子編集、『女性と家族の変容—ポスト・ファミリーへ向けて』、田畑書店、1990.6

七、計畫成果自評

1. 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

依照原訂計畫，共進行了三篇作品論。以「娼妓」與「飄浪女」二者的「戀愛」型態上，探討其對男性的「他者」認知與戀愛幻想的舊鄉愁。

筆者意欲由林芙美子晚年作品《晚菊》中，彙整出作家所展現的戰後女性「清醒意識的戀愛」中的新與舊的兩個互為表裡的層面。「娼妓」這種脫離「家庭」制度的「異類」女性，加上「衰老」這個特質下，其抱持的複雜人生體認，讓她們的「戀愛」型態是否更具「自立」的獨立性格？對異性的「他者」在何種狀況條件下才有「完全燃燒」的「戀愛情熱」產生的可能？「性愛」與「妻子」這類標籤不再是唯一的依靠時，孤獨的老年妓女的「情愛」要構築於何等條件上？摸索與男性「他者」的「合一」關係時，「異類」女性其變與不變的「戀愛認知」、與其間交錯重疊的「自我中的他者」是何面貌？

筆者意欲由《放浪記》中「飄浪女」的「戀愛」型態上，探討男女結合上女性本身的「自我中的他者」現象的有無，探討「飄浪女」的戀愛認知中變與不變的傳統「女性特質」的陰陽表裡兩面，以檢驗此作品女性「戀愛清醒意識」的程度多寡與「救贖」問題點。

而由《浮雲》中看似以「性愛」為唯一武器「娼妓」與「飄浪女」二者兼具的ゆき子の「戀愛」型態上，探討其對男性的「他者」認知與「自立」(清醒意識)或「依賴」(戀愛幻想的舊鄉愁)的表裡兩面性，一探戰後日本女性在時間與空間動盪不安下「戀愛」的「可能」與「不可能」。

2. 達成預期目標情況

第一篇《晚菊》論已經完成，待投稿期刊正式發表。

第二篇《放浪記》論與第三篇《浮雲》論已經完成「文獻評述」與「文本解讀」之基本工作，各自已經完成3分之2。

第二篇「飄浪女的〈戀愛〉與〈性愛〉—讀林芙美子《放浪記》—」預定於93年7

月底完稿與發表。第三篇「飄浪女的〈戀愛幻想〉—讀林芙美子《浮雲》—」預定於93年10月底完稿與發表。

3. 研究成果的學術或應用價值

國內對以「文化思想史」與「社會學」角度的日本文學研究一向闕如，此研究題目兼顧思想史、社會觀二者為剖析方法去作文本閱讀的探討，是一有效結合文學研究與日本近現代社會之有關「戀愛」議題之思想史的跨領域研究。對國內空白的日本近代化中的相關人文研究有落實引介之應用價值存在。對於近來女性文學中以「性別研究」批評之新視野、新角度之「女性主義」與「社會制度」之問題性，以社會學的各角度詮釋探討有實質助益。

4. 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

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

5. 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

受壓抑的傳統女性，藉由跳脫「家庭」與「貞操」的框架，要如何成就與男性「合一」的「戀愛」慾望？「逃離」「社會制度」的林芙美子作品中「飄浪女」與「娼妓」這種異類的女性，有著全然不同的「逃離」與「回歸」「社會制度」的對照面向，筆者研究出男性「他者」的「戀愛」「合一」關係所交錯的意味解讀。

出賣肉體的藝妓來講，一直強調嚮往「純粹」與「純情」的戀愛是什麼？探討其中與「他者」「社會」的互動關係。以及覺醒後的自我主張的根據為何？戰後女性自我主張的「執著」上，與男性「他者」的「合一」關係的表裡兩面性是什麼？對以「青春」為唯一條件的「戀愛」的「純情」與「熱情」，「飄浪女」與「娼妓」精神上仍有著「戀愛」舊鄉愁的依賴情緒與幻想。以這觀點一探戰後日本女性自我發展與「戀愛」議題上，欲求得與男性他者的合一時，其人「戀愛」的「可能」與「不可能」。

八、 附錄（已發表論文與現今接近完成的論文）

(1) 「娼妓〈戀愛〉的無限憧憬

—細讀林芙美子《晚菊》與岡本かのこ《老妓抄》—

以下附錄為完成之論文稿，預計於6月初（已於去年研讀會口頭發表完畢）投稿期刊發表。

1. 「論文中英文摘要」、「論文內容」
2. 《晚菊》中譯本
3. 《老妓抄》中譯本

娼婦における「恋愛」の無限憧憬

—林芙美子『晩菊』と岡本かの子『老妓抄』を読む—

政治大学日本語文学系 黄錦容

1. 『晩菊』における娼婦の色恋

1-1. 『晩菊』の成立背景と位置付け

まず作家林芙美子に関して、その流転・放浪の生い立ちが特徴づけで取り上げられる。林芙美子は明治36(1903)年、下関市(北九州市説もあり)で生まれ。本名フミコ。実父宮田麻太郎の家を出た母親キクが二十歳年下の沢井喜三郎と結婚をし、親子3人と共に各地を転々と行商をして流れ歩く生活を送った。芙美子は転校を重ねた。あまり教育を受ける機会がなかった芙美子だが、尾道市で小学校に編入すると優れた文才を発揮し始める。恩師・小林正雄は彼女に女学校進学を強く勧め、苦手科目の補習をした。その結果、彼女は尾道市立高等女学校(現・尾道東高校)に進学する。

芙美子は情熱的な初恋も経験する。因島出身の文学青年との間に深い恋愛感情を育てたのだ。大正11(1922)年に女学校を卒業すると、芙美子は東京の大学に通う恋人を追って上京した。しかし、結局二人の恋は実らず、芙美子は東京で再び放浪生活を送ることになる。銭湯の下足番、工員、女給などを続けて口を糊しながら「歌日記」(原「放浪記」)を書き始める一方、アナキズム系詩人とも交わって感化を受けた。昭和3年、最初は詩人として注目された芙美子だが、暗い人生経験を日記体で記した小説「放浪記」が『女人芸術』に連載され、昭和5(1930)年、改造社から出版されるとベストセラーとなり、一躍名を知られた。

その後、「風琴と魚の町」「清貧の書」(昭和6年)の独自の叙情の文体と相まって新進作家としての名声が定まった。昭和十年の「牡蠣」あたりを境にして、それまでの散文詩風の世界から客観的な写実作品へと意識的に作風の転換をはかり、次第にリアリズム作家としての力量を発揮し始めた。日中戦争勃発後は中国・東南アジアの各地に赴き従軍作家として活躍した。戦後はジャーナリズムの復活と共に精力的な創作活動を展開させて作家の成熟を示し、新聞小説として「うず潮」(昭和22年)の連載を試み、短編では「晩菊」(昭和23年)、長篇では「浮雲」(昭和24年)などの代表作を発表してその優れた技量を見せるに至った。昭和24(1949)年、「晩菊」によって林芙美子は、第三回女流文学賞を受賞した。昭和26(1951)年、朝日新聞に「めし」を連載執筆中、過労のために急逝した。暗い現実とそこに生きる人間の苦悩を生々しく描きながら、現実への鋭い追求をせず、流転感ともいふべき虚無的な詩情を漂わせる作風である。芙美子はその描く人物に、個性より情緒の具象といった印象を示し、滅び、諦め、愛欲などの中に、身動きならぬ人間のはかな

さを追求して、独自の境地を拓いた。¹⁹

『晩菊』は昭和23年(1948)に「別冊文芸春秋」に発表され、第三回女流文学賞を受賞した、林芙美子の後期を代表する短編である。昔の男の再訪に心揺れ、幻滅する老妓のしんりを描いて、密度のある佳作であり、評価の高い作品である。まずは芸者上がりの老女——相沢きんの形象性に関して把握させてみよう。きんは秋田に生まれ、五つぐらいで東京にもらわれて相沢家の娘として育った。その養家は藁店を営んで、相当の金持ちとして見られていた。十九歳の時養母の家を飛び出して、赤坂の鈴木家から芸者になって出たが、美人と評判されていた。その後、きんは一度離婚して、そして五十歳の時、自分より親子ほど年下の田部という男性に出会った。二人は太平洋戦争で別れて、その後、復員してきた田部には妻ができたが、きんは他の男と付き合ったり別れたりして、五十六歳になっても唾の女中と二人で淋しく暮らしている。かつて自分の色っぽさに自慢していた彼女は、結局青春を失い、男には魅力がなくなってしまう。この作品は主にきんと田部との再会の場面にポイントをおかれ、作者はきんという老女の執着とその幻滅を描いているのである。

主人公のきんは五十六歳を迎えても心の張りともみずみずしさを失わない気風のよい女性だった。赤坂で芸者に出ていたのは昔のこと、今では敗戦後の波をくぐりぬけて小金貸しをしているところへ、昔の恋人の一人で親子ほども年の違う田部が訊ねてくる。「自分の老いを感じさせては敗北だ」と、残りの情念の火をあおりたてるかのように化粧にも念を入れて待っていたにかかわらず、長火鉢を前にして向かいあった彼女には一向に燃えあがってくるものがない。その上に、それが金策目当ての訪問だったことを知ると、興奮めにも拍車がかかって冷然とつき放してしまわざるをえなくなる。長火鉢の火をにぎりしめて怒りをあらわにする男と、男の若いころの写真を火にくべて障子を開け放つ女性の対立の構図に、時に押された二人の荒廃が寒々と浮かびあがる。二人の心理的な葛藤の中へその過去と現在とを交させることによって、男女の愛憎のほむらとそれがさめた後での深とした荒涼とが冷静な筆つきで描かれている。

1-2.従来の視点——芸者の老いに纏わる虚無感

老いと孤独の人生の深淵に佇んでいるきんの姿には、同世代の作者の苦い心情が塗り込まれているし、芸者の老いに纏われる虚無感について従来よく指摘されてきた。中村光夫氏はこの作品の主題を「人生の暗さと救いなきを描いた」²⁰ものとして読み取っているし、

井手香理氏は閉鎖された「異空間としてのきんの居場所」に注目し、「どこの家よ

¹⁹現代日本文学大系 69 『林芙美子』 筑摩書房、昭和44.11

²⁰中村光夫 『現代日本文学全集』 第四五巻、筑摩書房、昭和29.2

りも」「戸締りがよかった」きんの家は、「外は嵐がごうごう吹き荒んでゐるのに」「社会的の反射は何の反応もなかった」。「ここは別世界だものね」などという田部の言葉は彼の意識を超えたところで、こうした時間と空間の構造を読み取っていた。そして、この作品の「恋愛」問題を例の一連の〈情話〉小説において家族・社会制度からの「自由」や「解放」として記号化された恋愛は、それ自体〈制度〉でしかなかった」として見ている。また、きんの「舞台姿」から、芸者の嗜みの心的習慣として、きんの「他者」の視線によって「自己の身体に根拠づけられる形で自己像を創出させられている」ところに、その問題性を指摘した²¹。

大本泉氏の場合はむしろ結びにおけるきんが田部の若し時の写真を焼いた一件から、その一篇の作爲を解釈した。写真を焼いたことはつまりきんの「恋愛憧憬」から覚醒した「自己解体」の物語として読み取れることになる。他者の反応や性愛によって構築された関係性の過去と決別して、女性の自己解体かつ新生の物語の二面性からこの作品を解読した。

＜「きんは、「芸術品」の「恋」を希求していたとはいえ、双方の内裡を侵犯するほど能動的に個性や自我をぶつけていくような関係性を構築してこなかった。むしろ、田部否定は、食べと相対化される自己否定でもある。きんは、写真を焼くことによって「若りし頃」の自分とも決別した。それは、忌み嫌っていた「老い」を受容することでもある。きんは、男性という他者の反応や性愛によってしか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見出せなかった自己の〈生〉を認識する。即ち、『晩菊』は、そういう自己に覚醒したきんという女性の自己解体の物語なのであった。＞²²

1-3.制度への執着——色恋から見た娼婦の自己表現

次から娼婦という女性の自己表現の面から検討してみたい。芸者の嗜みとして、「色恋」の後味の名残を味わわせてやりたい一心で、果たして性愛への情熱、束の間の「時」（若さ）を限定された芸者の世界では、全く「恋」をする世間の制度内面における恋愛の様相を異なりにするものがあるのだろうか。ここでは、まずきんの「芸術品を作り出す」ような「芸」としての恋愛感情から吟味したい。芸者はやはり普通の娼婦とは質的存在を異なりにしている。芸者として要求されるものは「芸の成熟と性の成熟」も両方であった。

＜アソビの質的相違に根ざして芸者は娼婦と異質的な部分が内在する。芸者にまず必要とされるのは、一通りの遊芸（アソビ）の「仕込」であり、ついで第二の「仕込」＝「水揚げ」を、修業兼見習「半玉」の過程で経験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²¹井手香理「芸者のカガミ—『晩菊』への一視点」、『日本文学論叢（法政大学大学院）通巻29』、2000.3.31、P21～31

²²「『晩菊』—その〈生〉のありよう」、『解釈と鑑賞』巻号63-2 通巻801、1998.2.1、P125～128

はじめの接客を意味する「水揚げ」とは、この職業の収入が性にに基づく事実の一端を物語っている。(略)すなわち**芸者とは、本来芸のアソビと性のアソビの役割を兼ね備えた存在だったといえよう。**>

だから、きんはそうした舞台姿による「芸」の演出者として、完全身に染み込んでしまった他者志向の自己存在が作り上げていった。

<仏蘭西人ミッシェルからきんに贈られた最大の賛辞がマルグリット・ゴオチェ＝西洋の高級「娼婦」＝ロレットだった。だが、「伊勢物語風に、昔男ありけりと云ふ思ひ出をいつばい心に溜めてある」きんは、むしろ「色女」として自己像を主体的に創造してきたと考えられる。そして、そうした志向がきんの魅力の源泉であった>²³。きんは無意識のうちに自己の存在にそうした両義的な二面性を抱え込んでしまった。それで、彼女は「老い」という女の生理的な「敗北」の意味を「修業」でごまかそうとした。田部との再会の直前、その舞台姿を粋な着付けで丹念に身支度を整った。

<別れたあの時よりも若やいでい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けつして**自分の老いを感じさせては敗北だ**と、きんはゆつくりと湯にはいり、帰つて来るなり、冷蔵庫の氷を出して、こまかくくだったのを、二重になつたガーゼに包んで、鏡の前で十分ばかりもまんべんなく氷で顔をマツサージした。皮膚の感覚がなくなるほど、顔が赧くしびれて来た。五十六歳と云ふ女の年齢が胸の中で牙をむいてあるけれども、きんは**女の年なんか、長年の修業でどうにでもごまかしてみせると云つたきびしさ**で、取つておきのハクライのクリームで冷たい顔を拭いた。

きんは長年の修行で特にその肉体的な魅力の作り方で諳んじてきたのである。艶めやかな粋な着付け(洋服)、女人っぽい地味な作り方(髪の毛・唇・爪・香水・耳朶)、酒で肉体に効果を持たせるなど、芸者に特有な雰囲気感を匂わせることに精を出してきた。

<きんは洋服は此時代になるまで一度も着た事はない。すつきりとした真白い縮緬の襟に、藍大島の緋の袷、帯は薄いクリーム色の白筋博多。水色の帯揚げは絶対に胸元にみせない事 たつぷりとした胸のふくらみをつくり 腰は細く、自腹は伊達巻で締めるだけ締めて、お尻にはうつすりとは真綿をしのばせた腰布団をあてて**西洋の女の粋な着付けを自分で考へ出してゐた**。(略)男に逢ふ前は、かならずかうした**女人っぽい地味なつくりかた**をして、鏡の前で、冷酒を

²³井手香理「芸者のカガミ—『晩菊』への一視点」、『日本文学論叢(法政大学大学院)通巻29』、2000.3.31、P21~31

五勺ほどきゆうとあふる。そ

い。ほんの少量の酒では、どんな化粧品をつかつたよりもきんの肉体には効果があつた。薄つすと酔ひが発すると、眼もとが紅く染まり、大きい眼がうるんで来る。蒼つぼい化粧をして、リスリンでといたクリームでおさへた顔の艶が、息を吹きかへしたやうにさえざえして来る。>

自分の美しさどころか、自分の肉体的な存在を「薔薇の花の豪華さ」で喩えられるところには、きんの世間はずれの異類女の特徴をも際立って見せている。

<きんは女である事を忘れたくないのだ。世間の老婆の薄汚なさになるんおならば死んだ方がましなのである。——人の身にあるまじきまでたわゝなる、薔薇と思へどわが心地する。きんは有名な女の歌つたと云ふこの歌が好きであつた。>

しかし、芸者の嗜みはまんざらその生理的な意味で限定されるわけはなかった。「色恋」の演出者としては、何よりもその演出家の心理的作用が大きく働いていることも見逃せるものではない。「芸」として洗練された態度——「色」「艶」「粹」「恋」という芸術品

「色女」の特質は三味線や小唄など特定の技芸ではない。一言でいえば「色」である。洗練された態度と、ひきしまった抜け目のない容貌となつて、彼女の上に現れたこの艶こそ芸妓きんの「芸」なのである。

<きんにとって恋愛とは眼前の相手とその間特権的立場を得るというだけで、いわば状況の関数にすぎない。だが、これ以上に充実した瞬間は、きんの一生に経験し得られなかつたのである。>（略）きんが「昔男ありけり」と語る<情話>は、再生するひどに「心が煙たくませて来る」自己陶醉の作用が働き、そこで純情的な潤色がほどこされたメリドラマ（「伊勢物語」風）が完成する。これはまさに「色女」（色好みの女）の論理を生きる、きんの欲望の極限值であつた。>²⁴

結局のところ、恋という「芸術品」を作り上げたきん自身、既に一個の「芸術品」となつて自ら仕立て上げていたのだ。恋という「芸術品」つまり出会いの時のみお互いは純粹に燃える、という芸者だけに許される芸術品のような恋である。それによつて支えられるきんの生活、相対されるきんの努力から見ては色恋の瞬間性を性的快樂の提供者である芸者は誰よりも肝に銘じて、深く認識し得ている。女には「美

²⁴井手香理「芸者のカガミ—『晩菊』への一視点」、『日本文学論叢（法政大学大学院）通巻29』、2000.3.31、P21～31

しさを保つ」ために豪華な舞台姿、「後味のなごり」を味わわせること、男には「金」という金銭的な役割を果たすべきものだという社会認識が同時にそこに提示されていく。

<男から離れてしまつた生活は考えてもぞつとする。板谷の持つて来た、薔薇の薄いピンクの花びらを見てみると、その花の豪華さにきんは昔を夢見る。
(略) きんは一人一人の男に就いては、出逢ひの時のみを考へるのが好きであつた。>

1-4.制度からの離脱——娼婦の他者認識

きんの「女」である自己認識は以上に述べてきたように、ひたすら外形の美しさに気が取られるばかりのものではなかつた。彼女は生活の面においては実に堅実な一面を見せているのである。社会から与えられた「家庭的な役割」への反発を示して、家庭的な女と相対される独立性・主体性を表しているのであつた。それは世間の女のように男に媚びを使って生きるような真似を堅く拒否しているからである。

<きんは男が尋ねて来ても、昔から自分の方で食事を出すと云ふことはあまりしなかつた。こまごまと茶餉台をつくつて、手料理なんですよと並べたてて男に愛らしい女と思はれたいなぞとは露ほど考へないのである。家庭的な女と云ふ事はきんには何の興味もないのだ。結婚をしようなぞと思ひもしない男に、家庭的な女として媚びてゆくいはれはないのだ。>

きんは、望み求めているものは、男からはおみやげを持つてきて、金を提供することにはもう完全に馴れきている。きんはあくまでも男には手料理などをつくること、男に媚びを使うことはしない。しかし、男へ媚びを使うことは、きんの解釈ではつまり手料理をつくつて、可愛らしい姿で甘えることである。だが、一方的に「男」に金銭的な関係しか求めない堅実性を守つていながら、その内面、実際は社会的に付与された「性的快樂の提供者」という役割にへ無意識的に同化しつつあるものである。その再会への期待は、整えた上の舞台姿で、または心理的には、「恋の焼け跡」を一杯「吟味」させたいという心理はどこか感傷的な寂寥感で塗り潰されているものである。

<かうしたきんに向つて来る男は、きんの爲に、いろいろな土産物を持つて来た。きんにとつてはそれが当たり前なのである。きんは金のない男を相手にするやうな事はけつしてしなかつた。金のない男ほど魅力のないものはない。恋をする男が、ブラツシユもかけない洋服を着たり、肌着の釦のはづれたのなぞ平気で着てあるやうな男はふつと厭になつてしまふ。恋をする、その事

自体が、きんには一つ一つ芸術品を造り出すやうな気がした。>

しかし、再会の場に臨んで、きんの整えた「舞台姿」からどういう意味合いが読み取れるものだろうか。きんの再会への期待から老いた現在でも、昔の恋人にそれでも恋の焼け跡を一杯吟味させたいきんの心理は表面上あくまでも「女」というシンボルを社会的に付与された「性的快樂の提供者」という役割を言わずとも受動的に背負い込んだことをまさか自覚しなかったものだろう。

<田部からの電話はきんにとっては思いがけなかつたし、上等の葡萄酒にでもお眼にかかつたやうな気がした。田部は、思ひ出に吊られて来るだけだ。昔のなごりが少しは残つてゐるであらうかと云つた感傷で、恋の焼跡を吟味しに来るやうなものなのだ。草茫□の瓦礫の跡に立つて、只、あゝと溜息だけをつかせてはならないのだ。年齢や環境に聊かの貧しさもあつてはならないのだ。慎み深い表情が何よりであり、雰囲気は二人でしみじみと没頭出来るやうなたゞよひでなくてはならない。自分の女は相変わらず美しい女だつたと云ふ後味のなごりを忘れさせてはならないのだ。きんはとゞこほりなく身支度が済むと、鏡の前に立つて自分の舞台姿を確かめる。万事抜かりはないかと.....。>

実際は、きんは自分の生活の面は、今はどうやってやり繰りしているものだろうか。きんの「日陰女」の自己限定、「異類」(非日常)の女の日常の生活感覚はどういうようなものだろうか。きんの生活感覚には実に非常に強かで堅実な一面を見せてくれる。芸者をやめてからは、いろんな生活手段が隈なく手配されていく。<きんの関係した男達は、みんなそれぞれに偉くなつていつたが、この終戦後は、その男達のおほかたは消息も判らなくなつてしまつた。相沢きんは相当の財産を溜め込んであるだらうと云ふ風評であつたが、きんはかつて待合をしようとか、料理屋をしようなどとは一度も考へた事がなかつた>。<きんは暮しも案外つゞましくしてゐた。映画や芝居を見たいと云ふ気もなかつたし、きんは何の目的もなくうろろろと外出することはきらひであつた>。こういうふうにして、生活手段として何かの待合か料理屋といった商売を営んで生計を立てようもしない。嗜みとして映画や芝居も見ないし、外出もきらう。世間の見た目では全くの一人ぼっちの孤独な独身生活をしている。世の慣わしとしては、老いた芸者によくあることの、養女をもらうことまで彼女は嫌いだったから、養女ももらわなかつた。今では、女中の一人だけが生活の世話をしている。しかも、口の利けない、しゃべれない唾の女中である。このように、ほとんど社会からは疎外されているような生活の中で、彼女はそれなりに楽しくやってのけているものである。

それでは、きんの経済的条件はどうやって確保されているのだろうか。次からきんの金銭観を考察してみよう。

<金銭と云ふものは、あわてさへしなければすくすくと雪だるまのやうにふくらんでくれる利徳のあるものだ>と云ふ事は長年の就業で心得てゐた。高利よりは安い利まはりで固い担保を取つて人にも貸した。>

人に高利貸しの使いに、すみ子の夫の浩義、義理の妹の浩義を使った。そして、<女中との二人住ひで 四間ばかりの家のうちは 外見は寂しかつたのだけれども、きんは少しも寂しくもなかつたし、外出ぎらひであつてみれば、二人暮しを不自由とも思はなかつた。泥棒の要心には犬を飼う事よりも、戸締りを固くすると云ふ事を信用してゐて、何処の家よりもきんの家は戸締りがよかつた。女中は啞なので、どんな男が尋ねて来ても他人に聞かれる心配はない>。だから、彼女の生活の内容といへば、人に金を貸して、そして雪だるまのようにどんどん金が貯まっていくように、そして、戸締りを堅く締まっておけば、後は侵入されて、誰かに殺される心配はない。女中は啞だから、男と会つたところで、絶対外に漏らしたりはしない。だから、すべては計算ずくで、自分のはのんびりと静かな老後を暮らそうとしている。

そこで、見えてくるその情夫という男は、花屋の栽培をしている板谷清次という金銭的な役割は今でも提供してくれるひとりの男がいる。<年はまだ四十歳そこそこであつたが、頭髪がつるりと禿げて、年よりは老けてみえた>。この板谷の役割といへば、週に一回尋ねてきては、とても美しい花□のお土産を置いていくのである。このように、頭も禿げている老いた男の一人ぐらひは、たまに会いに来てくれるだけである。だから、きんの生活はもう世間とはほとんど交渉を持たないで、完全一人きりの世界に閉ざされてしまい、金銭的な面で不自由しない限りでは、自分は過去の思い出の男のひとりひとりを引き出してして考えるのは、彼女の趣味となつて生きている女である。情夫板谷との長閑な間柄は正に老いた芸者にふさわしい恋である。一途な思い、燃えてゆくような心といった情熱は消え失せるし、肉体的な快樂さえ与えてくれない相手である。ただ、空しい雰囲気（薔薇のような土産）で支えられた「異類」（異邦人としての疎外意識）の女の恋の焼け跡であつた。そういう一途な思い、燃えてゆくような心といった情熱はもう完全消え失せている。このような男だから、もちろんのことで、肉体的な快樂は与えてくれるはずもない。だから、この板谷との間からは、彼の送ってくれる薔薇の花の形象性は一層彼女の今のひっそりとした一人暮らし、誰も尋ねることのないそういう荒涼とした生活の有様が象徴されていく。

1-5.再会以後の幻滅——「純粹恋愛」の焼け跡

実際会つたところで田部がもう変わり果ててしまつたことで、非常にきんはがっかりした。以前はハンサムの貴公子だつた男は今はどうやら非常に生活に追われて、

もう完全に俗になった。最初は田部に関する描写はあまりないが、むしろ田部の視点からこんなに美しさが保たれているのが不可解のものであった。

＜昔のまゝの美しきで女が坐つてゐる。不不思議な気がした。絶えず流れる歲月のなかに少しづつ経験が積み重なつてゆく。その流れのなかに、飛躍もあれば墜落もある。だが、昔の女は何の変化もなく太くそこに坐つてゐる。田部はちいつときんの眼をみつめた。眼をかこむ小皺も昔のまゝだ。輪郭も崩れてはゐない。この女の生活の情態を知りたかつた。この女には社会的の反射は何の反応もなかつたのかもしれない。＞

そして、きんがこの金策にきた田部に実際に逢つて見たところで、すぐにその場でしらじけた気分になった。

＜どうにも昔のやうに心が燃えてゆかないのだ。この男の肉体をよく知つてゐると云ふ事で、自分にはもうこの男のすべてに魅力を失つてゐるのかしらとも考える。雰囲気はあつたにしても、かんじんの心が燃えてゆかないと云ふ事に、きんは焦りを覚える。＞

＜きんはもどかしくて淋しかった＞。二人の長い空白がきんには現実に逢つて見るとちぐはぐな気がした。それだけ相当男の外見は変わり果ててしまったのか。やはり人間は自己中心だから、せいぜい自分が相手のためまだ何ができるのかは考えない。だから、会つたところでちぐはぐな感じがするのは当たり前のことである。田部の外見について、たとえば汚い中年男といったような描写は勿論見当たらない。ここでは却つてきん自身の心理的要素が問われるものである。相手が醜くなり、老けてしまったからそれで魅力はない。そのため自分ががっかりしたというよりも、自分は幻の過去の思い出に相手のことを美化して求めてきたことに起因するのである。＜どうにも昔のやうに心が燃えてゆかないのだ＞。思えばこの作品には、きんは鏡に向かつてお化粧を整える場面が印象深いものであるが、この鏡の役割と同様に、きんの眼から見た田部、田部の眼から見たきん、といった両者の意識の流れ方がちょうど一つのあわせ鏡のようになっている。絶えず反射される男女の相互の意識の流れ方を対照的に映りだしているところに、非常に語り手の冷徹な視線が感じられるのである。

どうにも昔のやうに燃えないから、自分はこの男の肉体をよく知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は自分にはもうこの男のすべてに魅力を失っているのかしらと考える。だから、性的快樂の提供者としては、もう相手の男の肉体を知っただけで、芸者の恋愛には、何が求められるのだろうか。相手には、サービス精神を持って、後味の名残りを味わわせてやりたいという一心でありながら、恋の情熱らしい「燃える心」――「一

途な思い」が感じられないとどうにもならない。そういうような条件がそろわないと、もうこの再会はまったく無意味なものになる。きんは最初は自分がなかなかそれには気づけなかった。雰囲気はあったにしても肝心の心は燃えていかないということにきんは焦りを覚え始めた。

<昔の焼きつくやうな二人の恋が、いまになつてみると、お互いの上に何の影響もなかつた事に気がついて来る。あれは恋ではなく、強く惹きあふ雌雄だけのつながりだつたのかも知れない。風に漂ふ落葉のやうなもろい男女のつながりだけで、こゝに坐つてゐる自分と田部は、只、何でもない知人のつながりとしてだけのものなつてゐる。きんの胸に冷ややかなものが流れて来た。>

次は、田部の視点からみれば、この女は実に手ごわい存在である。世間の嵐にぜんぜん晒されることはない。この女には逞しい何かがある。それでも、羨望の眼差しを向けていながらも、些か軽蔑の念も拭い切れなかつた。金が大分貯まっているから、自分には好都合なものである。しかし、さすがに少し長く対面していくと、田部はきんの白粉でごまかしてきた顔の老け方に気づかれていった。お化粧でごまかしている年齢は、男に魅力を振るわせるだけの力があるわけではない。<田部は、きんの取り澄ましてゐるのが憎、しかつた。上等な古物を見てゐるやうでをかしかしくもある>。そうした田部の軽蔑の眼差しがみえてくると、きんはだんだんと口惜しくなってくる。

<田部は、さつきよりも疲れの見えてきたきんの顔に老いを感じる。きんは何かを察したのか、さつと立ちあがつて、隣室に行くと、鏡台の前に行き、ホルモンの注射器を取つて、ずぶりと腕に射した。肌を脱脂綿できつくこすりながら、鏡の中をのぞいて。パブで鼻の上をおさへた。色めきたつ思ひのない男女が、かうしたつまらない出逢ひをしてゐると云ふ事に、きんは口惜しくなつて来て、思ひがけもしない通り魔にやうな涙を臉に浮かべた。板谷だつたら、膝に泣き伏すことも出来る。甘えることも出来る。長火鉢の前にゐる田部が、好きなのかきらひなのか少しも判らないのだ。帰つて貰ひたくもあり、もう少し、何かを相手の心に残したい焦りのある。田部の眼は。自分と別れて以来、沢山の女を見て来てゐるのだ。>

この場においては、彼女は例の今の情夫の板谷のことを思い浮かべる。もう自分は心は燃えていかない、自分は相手に後味の名残りを味わわせる力を持っていない。相手のその眼の色、相手の表情からはすでに読み取れたきんは、彼女は口惜しくなり、後悔しはじめる。しかし後悔しはじめると、きんがここでいよいよ理解できたことは、田部の若い時期に自分と非常に肉体的交渉が持っていたのは、それは

田部が純だったからである。しかしそれ以後は、彼は俗の世界に戻って、たくさんの女を経験している。そういう初〇しいところはなくなっている。もう女を見る目も相当磨かれてきている。自分は相手の男を釣りあげる力はずでもっていない。だから、きんの焦りの意味は、つまり田部との再会によって、彼女は今まで拒否しつつあった外部の世間、外部の交渉は否応なしに無残に彼女の内面生活に浸透してきたわけである。社会と拒否しつつあった今までの暮らしはそこでがらがら崩れていくような気がした。

社会制度において限定される男女のあり方がいよいよ再認識されていくが、しかし、さらにきん厳しく迫りかけてくるものは、自分の老いの問題である。お化粧でごまかそうとする自分の年齢は、もうひとつの現実として田部の視線で打ち碎かれて、世間の白日の下に曝け出されていくものであった。つまり恋愛の必須条件としては、若さの上に、一途な思いの心的作用が肝心の決め手であった。心は燃えていかないと、いくらお化粧でごまかそうとしても、きんの長年の修業はその場において無残に崩れていく。

<昔のきんを思ひ出して、もしやと云ふ気持ちできんの処へ来たのだけれども、きんは、昔のやうな一途のところはなくなつてゐて、いやに分別を心得てゐた。田部との久々の出逢ひにも一向に燃えて来なかつた。軀を崩さない、きちんとした表情が、田部には仲々近寄りがたいのである。>

きんは非常にがっかりした。つまり 恋愛感情にはお互いに分別を心得ていると、恋愛の情熱も冷めていく。ここで、きんは深い感慨をもらしてしまふ。両者の再会は、ここで一変して新たに定義つけられてしまふ。まるで拒絶しあうための再会であった。お互いが認識し得たことは、二人とともに年を取つてきた。お互いは世間の荒波に晒されて、こんな疲れ方しているのはお互い様のことである。今の現実としては、彼の目から映つたきんは、<たかが虫けら同然の老女ではないか>と思われるくらいのものである。

<長い歳月に晒されたと云ふ事が、複雑な感情をお互ひの胸の中にたゞみこんでしまつた。昔のあのなつかしさはもう二度と再び戻つては来ないほど、二人とも平行して年を取つて来たのだ。二人は黙つたまゝ現在を比較しあつてゐる。幻滅の輪の中に沈み込んでしまつてゐる。二人は複雑な疲れ方で逢つてゐるのだ。小説的な偶然はこの現実にはみぢんもない。小説の方がはるかに甘いのかも知れない。微妙な人生の真実。二人はお互ひをこゝで拒絶しあふ爲に逢つてゐるに過ぎない。>

そして、きんの目から見た田部はどう変化していくだろうか。再会した最初の時

点において、二人の変わり方、外見などはそれほど描かれていないが、ただなぜ肝心な心は燃えてこないかと、きんは不思議に焦っていた。しかし、彼女の疑問はいよいよ事実が解き明かされていくようになる。ここで彼女は相変わらず自分自身の変わり方を顧みないで、ひたすらに相手の男のあり方——「純」ではなくなることを問題視している。

＜貴方つて、とても俗になっちゃった……＞「へえ……俗にね。これが人間なんだよ」「でも、長い事、此写真を持ち歩いてゐた私の純情もいゝぢやアないの?」「多少は思ひ出もンだらうからね。僕にはくれなかつたね?」「私の写真?」「うん」「写真は怖いわ。でも、昔の私の芸者時代の写真、戦地に送つて上げたでせう?」「どつかへおこつことしちやたなア……」「それごらんあなさい。私の方が、ずっと純だわ」＞

彼女はそこで田部の若い時、学生時代の写真を一枚取り出した。ああ、あの頃の貴方は貴公子みたいだった。田部の昔の写真を眺めながら彼女はすげなく彼を批判する。＜貴方つて、とても俗になっちゃった＞。相手の男性の老けぶりは彼女から言わせれば、あれは俗になったという。以前は純粹で、初〇しいその貴公子みたいなところはよかった。今はもう俗っぽい男となった。＜へえ、俗にね。これは人間なんだよ＞と男は言う。今度は、きんは自慢する。＜でも、長い事此写真を持ち歩いてゐた私の純情もいゝぢやアないの?＞。せっかく自分の純情を威張つて強調しているところは、白けたところで、男は＜多少は思ひ出もンだらうからね。僕にはくれなかつたね?＞と、とまた泣き面に蜂。きんは男の昔の写真をずっと大事に持ちつづけてきたところで、むしろ自分の純情、ひとつの純として解釈する。果たして、昔の男の写真をずっと持ちつづけることは、どこが純情なものかいささか理解しにくいかもしれない。相手の男は俗の世界に戻った人間で、自分は芸者の世界の大事な初〇しさ、純なところを死ぬまでもっていきたい。その代わり、社会に帰属した生活人として、田部のことを見る。性と俗の二つの世界で考えると、相手は俗の世界に戻っていくが、自分は、色恋の恋愛世界の純粹な一点をこだわりつつあることは、彼女の解釈によればひとつの純情である。これは心理的な要素である「粹」の雰囲気や大事に持ち続けたいというきんの心理を物語っている。きんはあくまでの芸者の鑑であった。

＜百年の恋もさめ果てるのだ。黙つて、眼の前にだらしなく酔つてゐる男を吟味してゐる。昔のやうな心のいろどりはもうお互ひに消えてしまつてゐる。青年期にあつた男の恥じらひが少しもないのだ。金一封を出して戻つてもらひたい位だ。だが、きんは、眼の前にだらしなく酔つてゐる男に一銭の金も出すのは厭なものはない。初〇しい男に出してやる方がまだましである。自尊心のない男ほど厭なものはない。自分に血道をあげて来た男の初〇しさに

惹かれてゐたし、高尚なものにも思つてゐた。理想的な相手を選ぶ事以外の彼女の興味はない。>

<写真はどっかへおつことしちゃつた>と田部から呆気な言われるとそのことを彼女は呆れて厭な気分になつた。ここで非常に明白にきんの理想の恋愛像が特徴付けられてくる。金銭的な商売をする相手以外に、自分のために献身的になつてくれる、恥じらい、純粹的なところを持っている男が理想的な相手となる。それが今の自分の年齢からにしてはそういう初□しい男と付き合うことは勿論望めない。だからもう今頃になつては、もう田部のその写真をずっと持っていること自体はまったく無意味なことになる。金策のためにやってきた俗の男に散□愛想がつき、もうせいぜい酒をたくさん飲ませて一夜眠らせ、早いうちにこの疫病神を追い払つた方が無難だつた。

しかし、相手の男に酔わせることができても、<自分だけは眠つていられないのだ>。きんは田部が気づかないうちに逸早くくよく熾つた火鉢の青い炎の上に、田部の若かりし頃の写真をくべた>。そして、<きんは、煙にむせて、四囲の障子や襖を荒□しく開けてまはつた。>。つまり、男の面影の写真を焼き付いて、煙まで払い除けようとする。男との恋愛の思い出を、微塵も残さないで、彼女の「一途の心」の恋愛が終焉を告げることになる。これからは、思い出に生きる女の恋愛は、せいぜい板谷のような禿げ男が、たまたま雰囲気を感じさせる薔薇の花束を持ってくれるだけで、彼女は一人身で孤独な生を終えていくのが相応しかつた。この作品は、この作品は題として「晩菊」といい、遅咲きの春菊という暗喩としてきんの「純」なる恋愛憧憬は無残に敗北していくと、いう読み取り方もできるが、一方新しく見直されてしまう自分認識・男性認識によって考えると、これは女の自己解体（恋愛への諦めの索漠した心情）、かつ新生の物語（新たな老いへの再認識と受容）として、二重的な意味として読み取れるのである。だから、灰燼となつてしまつたきんの恋がもう完全に色褪せて、社会的に封じ込まれた孤独な老後を送ることになる。だからこういう生理的な性、野生的な性への希求はそれ以上二度と見せることはもうないだろう。

2. 『老妓抄』における母性的・魔性的娼婦性

2-1. 『老妓抄』の成立背景と研究視点

1889（明治22）年3月1日、東京赤坂青山南町の大貫家別荘で生まれる。本名カ

ノ。跡見女学校卒業後、与謝野晶子に師事し、「明星」や「スバル」に短歌を発表した。明治43年、上野美術学校の画学生岡本一平と結婚。翌年岡本太郎誕生。しかし、それぞれの強烈な個性が激突し、かの子の身内の不幸も重なって、結婚生活は破綻した。その結婚生活の地獄を乗り越えるため、夫婦で宗教遍歴をし、大乘仏教に辿り着く。1936年、芥川龍之介をモデルにした『鶴は病みき』によって文壇に登場。その後、『母子叙情』『金魚撩乱』『老妓抄』などを発表。1939年（昭和14）年2月18日、脳溢血にて死去。

岡本かの子『老妓抄』（新潮文庫1950（昭和25）年4月30日、1968（昭和43）年3月20日17刷改版）は、引退した芸者「小その」が裕福な老後に、若い電気技師の男を自宅の離れに下宿させる物語だ。その真意は次の通りである。「仕事であれ、男女の間柄であれ、混り気のない没頭した一途な姿を見たい・・・そういうものを身近に見て、素直に死にたい」。回春や助平心とは無縁な、むしろ長く忘れていた青春を生き直したいような息吹が伺える。芸者暮らしの果ての、自堕落な老後を想像してはいけない。むしろ、磨きぬかれた美意識で自分と暮らしを見つめる。凜とした厳しさで、小そのが次□と稽古事に打ち込む日□が描かれる。稽古とは彼女にとって、お座敷芸ではなく。死ぬまで自分を磨く営みだった。自分の人生を振り返っての述懐は、多くの人の老境を代弁している。「あたしたちのしてきたことは、まるで行燈をつけては消し、消してはつけるようなまどろい生涯だった」。関東大震災前の東京の風情が江戸前の粋にアールデコの香りを加えてみずみずしい。若い技師へのため息のような恋心を匂わせながら、彼が若い女や、仕事や旅に心動かすのを、寛大に見守る。常に満足と不満が交錯する初老女の深く切ない思いは、彼女のこんな和歌ににじみ出ている。〈年□にわが悲しみは深くして／いよよ華やぐいのちなりけり〉。

『老妓抄』と『晩菊』は、ともに老いた芸者を描いて共通するが、それを通して表現される〈女〉の姿は、極めて対照的である。『老妓抄』は、老後の蓄えもでき、養女ももらって、安定した晩年を過ごすべく第一線を退いた芸者が知り合った貧しい青年の望みを実現させるためのスポンサーになる話である。安穏な日□のうちに、いつのまにか辛苦に満ちた芸者時代の生活にあった〈張り〉を失っていた老妓は、電気屋で下働きをしながら発明で特許を取り、金持ちになる夢を抱いている若者と知り合って、その青年のように一途に夢を追うことを知らずに過ごした。若かった日の自分に隣れみを覚え、〈パッション〉のある生活への希求を呼び起こされる。老妓は青年に夢を実現させてやろうと申し出る。彼女は、自分の芸者として生きてきたことによって失った〈純なるもの〉、自分が生きられなかった一途な生への夢を、一人の若者に託すのである。老妓の援助で、あれほど憧れた発明に専心できる時間を得たのに、青年は次第に発明と成功への情熱を失っていく。生活の心配から解放され、ぬるま湯に浸ったような「とろとろとしたいい気持ち」のうちに怠惰に

なったばかりではない。青年は、果たせなかった夢への無限の憧憬を抱き、それを自分に実現させようとしている老妓の情熱に、恐ろしいものを感じるのである。青年は、老妓の願望窒息しそうになっては何度も逃げ出そうとするが、老妓は魔法の糸を操るように、逃げ出した青年を何度も自分の許に手繰り寄せて離さない。

＜青年の夢を追い求める＜純なる生＞を通して、自らの＜いのち＞を燃やしつづけたいという老妓の希求は、現実には、青年の生活の面倒を見る、パトロンになることによって表現される。それは、老妓が生きていた花柳界での男と女の立場の逆転したやり方ともいえるし、夢を吸い取って生き延びるために、若い男を飼う老女とも言えるかも知れない。しかし、発明の夢を追求しつづけること以外に青年に何も求めない、老妓のいわば無償の行爲は、母性愛と違ってよく、その母性愛はまた、子を呑み込みつづけてしまう側面をも備えている。＞²⁵

2-2. 恋愛の無限憧憬——老妓の「華やぐ命」

以下の問題提起として、かの子の「命」とは何か、魔性か、母性的なものかを検討してみたい。まず芸者自身の存在意味から原点として断っておきたい。芸者の仕事には「パッション」、「色気」が起こらずに過ごしてきた自分の生涯とはつまり情熱を持ち応えられる恋愛相手のことである。性愛の情熱というセクシュアリティの成就を願う純粋な心の持ち主である。岡本かの子の文学においては、「命」という言葉がキーワードとして頻出する用語で、非常に強烈な個性を持っているものである。、仏教の遍歴を持って書いた作品は多い。たとえば『金魚繚乱』、『母子叙情』というような作品には「命」とか「情熱」といった描写の仕方が、芙美子の場合と比べると、二人の作家の性格は大きな相違を見せている。『老妓抄』と『晚菊』の両作品は共に短編で、主題、また主人公の造形が、他者のために生きることを拒否する女の点で共通しているところが大きい。男のため、社会の誰のためでもなく、自分を犠牲にして、誰かに心や時間を尽くすような家庭的な女の仕える献身的精神が彼女たちには欠けているものである。これはまさに性愛の遍歴をしてきた芸者の人間認識となる。しかし、『老妓抄』には同様に引退した芸者を主人公として仕立てていても、描写方法の面では、語り手の介入が非常に冷静に織り上げられているのがその描写の特徴となる。老妓の本名は平出園子というし、小そのとも言うが、しかし

²⁵水田宗子「＜老い＞の風景—岡本かの子『老妓抄』と林芙美子『晚菊』」『物語と反物語の風景—文学と女性の想像力』、田畑書店、1993、P210-225

作品の中でほぼ「老妓」という呼ばわりをして、実名がほぼ使われていない。

<平出園子というのが老妓の本名だが、これは歌舞伎俳優の戸籍名のように当人の感じになずまないとところがある。そうかといって職業上の名の小そのとだけでは、だんだん素人の素朴な気持ちに還ろうとしている今日の彼女の気品にそぐわない。>

ここではただ何となく老妓と置いて置く方がよからうと思う。>

<ここではただ何となく老妓と置いて置く方がよからうと思ふ>。もう芸者ではなくなったから、今は完全に素人の素朴な名字に立ち戻ろうとしていく。だから、素人のままで、老妓と言った方がいいという作者の断り方から見ると、他者の眼から定着している老妓の位置付けが微妙に表現されている。『老妓抄』という作品は、『晩菊』と比較してみると、わりと他者、つまり老妓に飼われる若いパトロンの柚木の視点も、養女の視点もよく現れてくる。だから、冷静に老妓の姿を眺めている他者の視点は、『晩菊』よりも数多いものである。『晩菊』の場合は、唾の女中一人と、後は田部ときんだけでやや孤独な匂いが漂う生活空間が構築されているが、『老妓抄』の場合は、もう引退した後は非常に裕福な老後を送っている。そして、若い電気技師の男、自宅に部屋を持たせ、その学芸の修業に資金を出して援助して、パトロンの形で男を飼う。芸者の老後暮しは毎日稽古ごとに打ち込んで和歌つくる。または芸者たちを呼んで、和歌の一句を教えてやるもので、毎日の営みを非常に刻々と磨いている感じである。全く退廃的な侘しい雰囲気は感じられない。彼女は若い技師を困いながら、男がたまに浮気して若い女のために心を動かすことがあっても、寛大な程度で取り澄ましているのである。男は彼女に飼われて以来、もうだんだん自分の生活のねじがなくなっていくのに気がつく、今度は時逃げて出そうとする。老妓のように、社会とはほとんど無交渉に暮すこと自体、若い男は窒息しそうな、息苦しい感じで、時逃げて出そうとした。しかし、いくら逃げ出したところで、懲りずに自ら戻ってくるのみ常であった。

<すぐそのあとで老妓は電気器具屋に電話をかけ、いつもの通り蒔田に柚木の探索を依頼した。遠慮のない相手に向って放つその声には自分が世話をしている青年の手前勝手を詰る激しい鋭さが、発声口から聴話器を握っている自分の手に伝わるまでに響いたが、彼女の心の中は不安な脅えがやや情緒的に醗酵して寂しさの微醺のようなものになって、精神を活潑にしていた。電話器から離れると彼女は

「やっぱり若い者は元気があるね。そうなくちゃ」呟きながら眼がしらにちよつと袖口を当てた。彼女は柚木が逃げる度に、柚木に尊敬の念を持って来た。だがまた彼女は、柚木がもし帰って来なくなったらと想像すると、毎度のことながら取り返しのつかない気がするのである。>

柚木の心理と老妓の心理とが実に相対的にその「命」のあり方が微妙に把握されているのである。彼女はその男が逃げる度に、男には尊敬の念を持たずにはいられない。自分が言う。「年□にわが悲しみは深くして、いよよ華やぐいのちなりけり」という最後の彼女のとても気に入った和歌の一首で結ばれているが、初老の老妓の年を取っていくその老いはなるほど悲しいものであっても、自分のいのちに対しては「華やぐいのち」——その情熱はまだまだ、彼女は失いたくもない、持ち続けていこうとしている。老妓は自分の生涯をどういうふうに見ていましょうか。自分の仕事にはね、パッションとか色気が起こらずにすごしていたことには非常に後悔しているわけです。

<「柚木君の仕事はチャチだね。一週間と保った試しはないぜ」彼女はこんな言葉を使うようになった。

「そりゃそうさ、こんなつまらない仕事は。パッションが起らないからねえ」

「パッションって何だい」

「パッションかい。ははは、そうさなあ、君たちの社会の言葉でいうなら、うん、そうだ、いろ気が起らないということだ」

ふと 老妓は自分の生涯に憐みの心が起った。パッションとやらが起らずに、ほとんど生涯勤めて来た座敷の数□、相手の数□が思い泛べられた。

「ふむ。そうかい。じゃ、君、どういう仕事ならいろ気が起るんだい」

青年は発明をして、専売特許を取って、金を儲けることだといった。>

なぜその柚木という電気の技師を飼うことになったのか。柚木との会話にあるように、パッションが起らない自分の生涯、パッションといえば色気である。果たして芸者の世界に色気がないと言えるものだろうか。彼女で考える「色気」というのは実は老妓の男性認識に関わる負関数の生の意味であった。

<「何人男を代えてもつづまるところ、たった一人の男を求めているに過ぎないのだね。いまこうやって思い出して見て、この男、あの男と部分□□に牽かれるものの残っているところは、その求めている男の一部一部の切れはしなのだよ。だから、どれもこれも一人では永くは続かなかつたのさ」

「そして、その求めている男というのは」と若い芸妓たちは訊き返すと

「それがはつきり判れば、苦勞なんかしやしないやね」>

だから結局老妓のその純なところは、まさにこの一言につく。老妓は生涯をかけて、色気のある、パッションが起るような、「たった一人の男」をずっと探し求

めているのである。「たった一人の男」は彼女の考えでは、部分部分、一部一部の切れはしとなって、生涯を尽くして、たぶん完全に純粋に自分の理想どおりの恋愛相手の男性が現れてこないかも知れない。だからこそ、もつともつと懸命に努力して探し求め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華やぐいのち」というのは、張合いのある人間の恋愛、人間の慾への無限憧憬の同義語として表現されている。柚木は老妓の慾深さに恐怖を感じて、逃げ出していくのである。以下の引用は、養女的美智子にちょっと手を出した後で、柚木のことを暖かく宥める老妓と柚木との会話である。

<本当に性が合って、心の底から惚れ合うというのなら、それは自分も大賛成なのである。

「けれども、もし、お互いが切れっぱしだけの惚れ合い方で、ただ何かの拍子で出来合うということでもあるなら、そんなことは世間にもあるし、つまらない。必ずしもみち子を相手取るにも当るまい。私自身も永い一生そんなことばかりで苦労して来た。それなら何度やっても同じことなのだ」>

だから、若い者同士は本当に惚れあって一緒にくっついていてもいい。ただ一時の気紛れとしたら、そんなのはつまらない。そんなのは結局無駄だから、そんな気苦労は君のおかあさんみたいな私がたくさん経験しているから無駄であることが誰よりも身に染みて心得ている。ここで非常に純粋なものしか求めない彼女の純なる恋愛観が披露されている。

<仕事であれ、男女の間柄であれ、混り気のない没頭した一途な姿を見たいと思う。私はそういうものを身近に見て、素直に死にたいと思う。

「何も急いだり、焦ったりすることはいらぬから、仕事なり恋なり、無駄をせず、一揆で心残りないものを射止めて欲しい」と云った。

柚木は「そんな純粋なことは今どき出来もしなけりゃ、在るものでもない」と磊落に笑った。>

だから、老妓の求めているものは、純粋な一途のようなものは見てみたい。この老妓の語りはどれも希望形の「～たい」の形として表現されている。まだまだその恋愛憧憬は願望は叶われていないということをも示している。相手の男、自分の養女、すべての人間には、そういう理想をもって、恋愛なり、仕事なり色気の情熱を持って行ってほしいわけである。老妓の人間観と恋愛観は同時にここに明白に吐露されている。しかし、こういうような純なものを一途にどこまでも追い求めてい

きたい、諦めを知らない老妓の無限憧憬の欲深さに対して柚木は気圧されて怯えずにはいられなかった。

＜ 柚木はその晩ふらふらと旅に出た。

老妓の意志はかなり判って来た。それは彼女に出来なかったことを自分にさせようとしているのだ。しかし、彼女が彼女に出来なくて自分にさせようとしていることなぞは、彼女とて自分とて、またいかに運の籤のよきものを抽いた人間とて、現実では出来ない相談のものなのではあるまいか。現実というものは、切れ端は与えるが、全部はいつも眼の前にちらつかせて次□と人間を釣って行くものではなからうか。

自分はいつでも、そのことについては諦めることが出来る。しかし彼女は諦め
ということを知らない。その点彼女に不敏なところがあるようだ。だがある場
合には不敏なものの方に強味がある。＞

諦めを知らないという生の強い意志は『晩菊』のきんのそれを髣髴させるものが多くあった。社会から遮断されて、彼女は一人身で生きて行くことで、最後には田部の写真を焼き付いてしまった。その後は彼女は完全に老後の孤独の世界に落ち込んでいく。しかし、そういう社会から疎外された異類女の精神的な自立は、敗北の意味として見るだろうか。この場合の老妓の諦めることを知らない強い意志はそのまま「華やぐいのち」として生の豊饒性を想起される暗示的意味が激しく息づいているのである。一途な心遣いは、他者を犠牲にして、若い男を飼って、男のエネルギー、男の純なところを吸い取っていくような、魔性的なもの、また母性愛的な愛情表現が暗示される。吸収していくようないのちの養分として、自分の生を生き延ばしていこうとする。そういうところのきんと老妓の対照比較として、どちらがより敗北して、どちらがより人間的な賛歌が奏でられているか、確かに両義的な人間観を示していると思われる。つまり他者との関わり方から見て、女の自立精神という意味で考えると、きんはけっして人間として敗北していないと思うが、その代わり、きんは早くからその老いという無残な現実を実感としてかみ締めていくだろう。荒涼とした彼女の残り僅かの人生の様相が自ずから浮かび上がってくるのである。しかし、老妓の諦めることを知らない「華やぐいのち」はどう息づいていくのだろうか。

＜「いつの時代だって、心懸けなきや滅多にないさ。だから、ゆつくり構えて、まあ、好きなら麦とろでも食べて、運の籤の性質をよく見定めなさいというのさ。幸い体がいいからね。根気も続きそうだ」＞

ゆっくり構え、見定めて、根気も続きそうで、諦めることは知らない。完全に動けなくなるまで、彼女はまだまだ、わが命いの上に花を咲かせていこう。きんは違う。きんという女はもうすでに過去の薔薇のように萎れていくが、明らかに岡本かの子の女性観は命あるかぎりの華やぐべきものだろう。他者との関わりにおいては、他者を犠牲にして、一部を犠牲にして、それを吸い取っていくような強い生の力を持ち合わせていると思う。

3. 色恋の究極——「異類」女の恋愛への無限憧憬

筆者の以上の考察内容はまだ言及不十分なところが多くあるかもしれないが、純なところ、初〇しいところ、素直に死にたいという恋愛へ野無限憧憬は、普通世間の恋愛感覚にはむしろ一致するところが大きいものである。若い時期の恋愛にはそういう純なところを粘ってやるというのはごく普遍的な人間性であると思われる。だが、娼婦の恋愛形態には欠かさずにはいられない状況的関数、社会制度の「女」の性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要素も見落としてはならない。ごく普通の恋愛にある出会いの時間、或いはそれぞれの情熱（パッションとか、色気）も強く働きかけてくる。それはたとえ完全生理的にも社会的な位置づけとして疎外されているはずの娼婦の異類女にも同じ心的体験をしているところが大変意味深い示唆を与えてくれたように思われる。思いつめたりときめいたりの色恋が出来るうちは人間はいくら老い込んでもまだまだ「華やぐ命」を垣間見ることがあると思われる。いくらそれが他者との交渉で、疎外された淋しい感じがしてでも。

また、『晩菊』には同時に男性他者の残酷なまでの冷ややかな眼差しも印象的なものである。田部の内面意識がどれもきんが逃走しようとする社会制度の「女」の性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というものであった。家庭での性役割にとらわれず、結婚もせず、性的快楽を提供することで生存の唯一手段としてその生を営んできた娼婦である。そして、老弱し、再び日常の生活の場に戻られてきて、より厳しい「日常」が待ち構えられていたものである。自分の身体という道具を使って、性的快楽を提供し、「色恋」の雰囲気や芸術品として売りものとする芸者は家庭的な女と違って、男性や世間から「性差の文化」、「性的他者」を退けることが達成し得ていたのである。しかし、家庭から脱落し、脱出してきた制度外の「異類」女は自立可能な職業条件として、唯一の武器である女性の「身体」がいざ「老い」ぼれてくると、どうやって社会的他者と男性的他者から再びの拘束や干渉を避けられるものだろうか。きんの焦りの意味はそのまま始終他者の目に留まる自分の姿とと後味のなごり

を味わわせる芸者の嗜みから見る心的習慣の表れでもある。しかし、この「雰囲気」を作るための「若さ」、「美しさ」も脆く相手に見破られそうな時、はっと気づかれるきんの「老い」の自己認識が無残に噛み締められていく。田部の写真を焼きついたことはきんの固持してきた「純」などころはそのまま性差の観点から見れば、他者依存と他者拒否の両面性を持ち合わせていたのである。

＜「若さ」への執着、「老い」への恐怖——性差の観点から岡本かのこの老妓と違う「老い」の視点）むしろ独身だった彼女が本質的に自分を頼みとして生きる女だった。きんの場合は「他者の目」をひたすら気にして、一方他者に依存することを拒否してきた異空間の異人の女であったが、老妓の場合はむしろそうした社会的な他者から回避するばかりではなく、更にそういう性愛によってしか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構築してこなかった自分の生を徹底して生き抜こうとする。若さに執着すればするほど死を意味するものであった。そういう意味で考えると、同じく「老い」に直面した時に、色恋の恋愛とは状況の関数以上に充実した瞬間は、経験し得られないにしても、男の「命」に徹底しようとした。＞²⁶

その代わり、『老妓抄』の老妓の場合は人間慾の恋への無限憧憬が性愛のないパトロンを飼うことで、より旺盛な命の源泉のようにどっと生命の内部まで食い込んでくるようなものであった。柚木の幸福感覚は明らかに生活、特に社会生活との連帯からでなければ生まれて来るはずもないものであった。しかし、彼がいくら逃げ出そうとしても、老妓のあの逞しい慾に吸い込まれていったのである。この場合の老妓の「寂しさの微醺のようなもの」とはつまり、「老い」への不安であるが、男の存在が精神を活発にしてくれる「命」の糧となって、「華やぐ」ものであった。「諦めということを知らない」老妓の意志の不可解はつまり老妓の「純粹なもの」への強い意志で、その性愛のないパトロンの若い男を吸い込もうとする、もう一つの「慾」となる。彼女の「老い」の侘しい風景の上に彩るのに十分絶体絶命の力を持ちえていたのである。老妓が多分息を引き取るまで、このように恋「たつた一人の男を求めて」恋探しを続けていくのであろう。

参考文献

1. 中村光夫『現代日本文学全集第四五巻』、筑摩書房、昭和29.2
2. 井手香理「芸者のカガミ—『晩菊』への一視点」『日本文学論叢通巻29（法政大学大学院）2000.3.31、P21～31

²⁶ 木谷喜美枝「『晩菊』（林芙美子）」、『解釈と鑑賞』巻号54-4、1989.4、P5～

3. 大本泉「『晩菊』—その〈生〉のありよう」『解釈と鑑賞』巻号 63-2 通巻 801、1998.2.1、P125～128
4. 木谷喜美枝「『晩菊』（林芙美子）」『解釈と鑑賞』巻号 54-4、1989.4、P5～
5. 羽田澄代「林芙美子『晩菊』の構造」『近代文学注釈と批評』、1994. 1、P9～
6. 川副国基「林芙美子「晩菊」について」『国文学解釈と鑑賞』巻号 16-9、1951.9、P4～
7. 水田宗子 岩淵宏子「ジェンダーの視点から読む 林芙美子の魅力」『解釈と鑑賞』巻号 63-2 通巻 801、1998.2.1、P16～37
8. 水田宗子「〈老い〉の風景—岡本かの子『老妓抄』と林芙美子『晩菊』」『物語と反物語の風景—文学と女性の想像力』、田畑書店、1993、P 210-225
9. 熊坂敦子「怨念としての女流文学 林芙美子と岡本かの子」『国文学』巻号 25-15、1980.12、P5～
10. 田中厚一「「言葉仇」という幻—岡本かの子『老妓抄』論」、『帯広大谷短期大学紀要』**錯誤! 連結無効**。38、2000.10.30、P43～56
11. 桐生直代 「岡本かの子の「抜歯譜」—老妓抄への架橋」、『福岡大学日本語日本文学』**錯誤! 連結無効**。9、1999.12.25、P27～38
12. 宗晴美 「届かない声—『老妓抄』について」、『文芸論叢（大谷大学）』**錯誤! 連結無効**。46、1996.3、P 17
13. 漆田和代 「老いの華やぎ—岡本かの子『老妓抄』より」、『煌きのサンセット』、1993.4、P29
14. 宮内淳子 「『老妓抄』—広がる声」『国文』、1992.1、**錯誤! 連結無効**。76、P11
15. 河野裕子 「特集 岡本かの子の世界 桜百首と『老妓抄』」、『短歌』**錯誤! 連結無効**。37-12、1990.12、P4
16. 神田由美子 「『老妓抄』（岡本かの子）」、『解釈と鑑賞』、1989.4、**錯誤! 連結無効**。54-4、P5
17. 池田幸枝 「岡本かの子の生涯（17）—高い評価の「老妓抄」—」、『あるご』、1985.12、**錯誤! 連結無効**。3-12、P2
18. 保昌正夫 「老妓抄〈岡本かの子〉」、『国文学』、1968.4、**錯誤! 連結無効**。13-5、P4

恋と色恋、そしてその究極
—林芙美子『晩菊』と岡本かの子『老妓抄』—

教育部顧問室「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改進計畫史料典籍研讀會」

【討論記錄】

問 1：

黃老師，我很想知道，上次您發表的是島崎藤村的作品，這一次的話是這兩篇作品，我想這是你一系列論文的作品，那請問您挑選這些作家的作品時有沒有設定怎樣的條件？還是只要日本近現代文學當中有關於「戀」的，幾乎都會納入到你的系列研究主題裡面呢？還是說您有特別設定在某個範圍呢？

答：

我是覺得，在講到明治初期的戀愛思想輸入日本之後，跟江戶時期以來關於日本人的「愛」的思想，也就是「粹(iki)」²⁷、「色戀(irokoi)」²⁸這個部分結合度有否其變與不變之處？以前看的是自然主義小說像田山花袋《蒲團》²⁹，或是島崎藤村《新生》³⁰等作品。《新生》的主題是「不倫的戀愛」型態，它屬於告白小說與「私小說」的範疇。它顯示了明治時期日本男性一方面嚮往憧憬西洋式的新型時髦戀愛，另一方面卻為了抒發本身內在苦悶、苦惱，因而仍然以功利角度將戀愛的功能看成如「一時的注射劑」般。我記得在岩野泡鳴的《耽溺》³¹文本中他需要的戀愛就如同「注射劑」一樣。在男性為主流的明時治期，要談帶著火熱熱情的「戀」容易，但要談如西洋人般的以對等人格相互對待的戀愛關係是大有困難的。最理想的「戀」情就是經由逛妓女戶——與公認的娼妓（公娼）產生下半身的關係以解決其生理需求來的更實際。日本近代明治時期之後的「新式戀愛」，它是對「新女性」——接受新的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的女性的幻想，期待能「靈肉合一」——兼具精神與肉體交流的不切實際的一種

²⁷ (1)「解風流、通達人情世故」，九鬼周造《粹的構造》中下的定義，岩波書店，昭和5

(2) 同見浪漫派詩人北村透谷的戀愛觀：〈男女的關係如果女人不為所動、男人卻心猿意馬的話，以男性的眼光來看就是「野暮」(yabo、笨拙土氣)，這樣的方式來處理戀愛的話就太不上道了；但是如果女人很迷惑，男人卻不昏頭轉向的話，這才是真正男性所喜歡的，才是解風流式的「粹」(iki)的戀愛觀〉。透谷認為如果讓男人對女人下跪，奉獻他無私無我的愛意的話，是跟傳統武士精神相違背的，是一種屈辱，這就是「粹」(iki)裡的戀愛觀。

²⁸ 近世的「色好み」(好色、色情)的戀愛。

²⁹ 詳見：〈戀的男人・渴望被愛的男人——「私小說」戀愛觀的問題點——〉，《台大日本語文研究第五期》，P133—P162，2003.12

³⁰ 詳見：

(1) 〈不倫之戀的『真心』告白——論島崎藤村《新生》〉，《世界文學季刊第4期》，P77-P99，麥田出版社，2002.8

(90年度國科會專題計畫補助【日本近代文學中的戀愛與他者性——以有島武郎的作品為中心】(NSC90-2411-H-031-006)

(2) 2002年日語教學國際會議〈恋愛における自我と他者——島崎藤村『新生』を読む〉，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主辦，教育部／外交部／國科會／日本交流協會協辦，2002.12.7

³¹ 同注三

憧憬。

而在戰後，進入昭和時期以後，女性文學的場域裡，其後現代性的傳統「戀愛」型態又如何被傳承延伸呢？是否仍然存留著明治時期男性所憧憬的「粹（iki）」的戀愛殘渣？而這種日本傳統的「色好み」（好色、色情）的戀愛型態，其唯一尚存的投射對象，也就是「藝妓」，如果顛覆過來，由女性作家以第一人稱的書寫者所描繪的「異類」女性本身的戀愛感受的話，是否可看出其變化與現代性？《老妓抄》與《晚菊》兩部作品的主角 她們的特殊性在於她們都是屬於「不婚的女人」「家庭外部的女人」，「被摒棄在社會制度外的異類邊緣人」。

所以，這次的研究重點放在不是由男性的觀點來看待男性本身的「戀愛」感受，而是由女性自己本身掌握的「戀愛」本質。由女主角的眼光中，冷靜透徹地看出戀愛不可缺少的「情熱」要素外，同時她們也對於「戀愛」和「色戀」的差異點區隔得十分清楚。「色戀」的「熱情」僅僅侷限於「年輕青春」的時間場域以及「金錢交易」的社會規範的空間場域內才得以架構出來。《晚菊》與《老妓抄》這兩部作品也呈現了林芙美子與岡本かの子二人不同的作家特質。林芙美子本身長期度過漫長的流浪生活，所以對社會無情的現實問題，比誰都還有更透徹的體會。她在文壇大放異彩成名後，也被批評仍有窮人的寒酸脾性，對金錢十分計較。他可以說是長年在社會底層打滾、閱歷豐富的作家，她所看待的男性觀與人性觀，與岡本かの子十分不同。同樣以「老年妓女」為主題的這兩篇作品，它們同時提到被社會疏離的異域人——「藝妓」的生活空間的問題。以及如何與男性「他者」互動下的百般「戀愛」感受。很明顯的，岡本かの子所具備的，是一種充滿熱情、無限擴大的原始「生命力」，這也是岡本かの子思想根源的魔性的女性情慾力量。這樣的力量大到可以將周遭的男性一股腦的吸進內部的「慾望」力量。

所以說，林芙美子的對人的觀念也好，對男性、對戀愛的感受，其實她的情況比較「蒼涼（わびしい）」。很多事情其實很難講正或負，因為你不與人瓜葛，自己的金錢、經濟條件都保持的很好，然後也不再沉浸在過去的回憶當中，這樣自給自足的一種生活態度沒什麼不好，這樣的生命難道就是「晚景蒼涼」嗎？我覺得也不一定是如此。以女主角阿欣本人的感受而言，阿欣她認為過著一個人封閉的孤單生活也沒什麼不好。他的情夫板谷每個禮拜帶著玫瑰花來看望她，這樣的生活她已經滿足。只要門栓關的緊一點，也不會有被小偷侵入或被殺奪財的危險。長年出賣肉體的藝妓工作，在人老珠黃、身體的性功能完全使用完之後，她對人性的認知也是到了非常透徹的地步。

可是岡本かの子の《老妓抄》中老妓的戀愛與生命能量就十分驚人。她的慾望能量大到被包養的小白臉逃跑後還要忍不住要再滾回來，就覺得說她的慾念是永無止境、永不放棄的一種慾望。這令人聯想到芥川龍之介的《羅生門》一文，評論裡常提到芥川將「傭工終於急急忙忙趕往京都去幹他的強盜了」這句結尾，改為「傭工最後走往何處是無人知曉」。這樣的改法是比较符合人生的真實。《羅生門》裡因襲了「他者」老太婆的「惡」的邏輯，出現了勇氣，有樣學樣的剝了老太婆的衣服，傭工這種作惡的行為是來自於學習跟模仿，這也是一種生命延伸、歹死不如賴活的野性生命手

段。老妓的話，她藉著養小白臉來延續她的生命熱情，說白一點，她可能沒有性功能，她養他然後讓他去實現他的夢想。她〈所走過來的人生，彷彿就像忽明忽暗的紙燈籠〉。〈老妓對自己的生涯感到悲哀。她想起自己大半生絲毫沒有一點熱情，去陪客的座席的種種，對方客人的種種〉。所以養這個年輕男子，自己長年皮肉生涯所無法得到的「熱情(「パッション」)與「風流、風韻、情趣、慾望(色氣)」就可輕易入手。她所渴求的「熱情」，絕對不是情慾享受的「熱情」，她也不是性欲強旺到要養一個年輕男子。這樣的「熱情」或「風流、風韻、情趣、慾望(色氣)」指的是一種情熱與祈求，藉著男性「他者」來吸取他年輕的肉體與精神煥發出來的能量，自己則是悠悠然好整以暇地眺望著年輕男子忙碌的生命光景。男子與其他女子勾搭上，她也不甚在意的寬容看待之。〈柚木愈來愈不明白老妓了。他曾經認為她是為了對以前男人們贖罪，所以才會照顧像他這樣的年輕人，讓自己好過一點，但卻又好像不是如此。最近這一區議論紛紛的，但他卻感覺不到老妓是把他當成小白臉在養，老妓絲毫沒有這種表現。為什麼她要這麼大膽的養一個男人呢？柚木最近很少到工作房，已經放棄了他發明的工作了。而且老妓早就知道這件事了，卻一句話也沒說，不禁讓他懷疑起她資助的目的來〉。這般永不知斷念死心的能量也讓她更加長壽下去吧。這能量是只要活存的人一定不可缺少的生命慾望，這是一個絕佳的野性生命力量的典型展現。

那麼，藝妓的人生要走向何處？她們的戀愛情感要終歸何處？我覺得真正的「戀」是對生命、生存的一種欲望。我寧願把《老妓抄》中岡本かの子旺盛的生命力看做接近「戀愛」的本質，它與「色戀」不同的地方，「戀愛」的本質當然是要「熱情」；要豔麗；要整個人都要燃燒起來，這是一種情熱，這是與「戀愛」共同的特質。娼妓要提供更多的「色戀」，是日本人講的「粹」的態度，就是藉著「藝妓扮相」在恩客面前的「藝」的藝術表現心態。所以《晚菊》的阿欣她是比較忠實於用舞台上的「藝」來表現自己的戀愛；來面對男性「他者」；來面對自我生命的態度。如果以藝妓來講，誰是最忠誠徹底的「色戀」的「藝術表演者」？當然是阿欣，可是如果以生命能量的旺盛力而言，我覺得老妓的 power 很有岡本かの子的特色。

問 2：

對於「戀」的部份，從蠻久以前您就在研究這個部份，我很感興趣的地方就是說，您是用「色戀」為您的範圍嗎？還是較不正常的戀愛關係嗎？感覺您是要提到日本近現代文學裡面的愛情面面觀，還是說「變質的戀愛世界」？

答：

因為其實我最早博士論文是寫有島武郎，因為我也是基督徒，他也是基督徒，他為什麼棄教為什麼自殺？這是我研究的動機跟原點。可是我研究有島武郎的「不惜一切奪取所愛(惜しみなく愛は奪う)」評論中的「愛」的思想時，對「奪取」一字起了很大的疑惑。聖經中說「愛」是賜予的，這讓我對日本近代社會「愛」的思想起了很大的研究興趣。從此點動機開始，然後延伸到東洋日本文明與基督教文明之差異比較的議題。我很有興趣的是日本近代化過程中。西洋的「戀愛」字眼從西方輸入之後，

跟日本原來講的「戀」，甚至江戶時期延伸下來的「色戀」產生了什麼衝突與磨合？其互動關聯或重疊性，或之後改變的面貌等問題，是我的興趣點。所以說我研究的原點日本近代對於戀愛思想的接受，跟日本傳統的愛的思想，包括「戀」這個字眼，或「色戀」或 Love 翻譯成「戀愛」這樣的部份。有人說有「戀」卻沒有「愛」，所以說日本是不是「戀」多於「愛」？日本人談的不是真正的「戀愛」？從明治時期主流的女性作家，包括自然主義文學文人，然後延伸到比較後期的現代文學的戀愛面貌的改變與受容，我想在有生之年把這一系列看完。

現在主要的研究部份是以日本這十多年來的女性主義文學，在制度裡面的跟制度外的女性「戀愛」面貌，我這幾年想要做在「制度外的女性戀愛」，尤其是女性作家他們的掌握情形。我下一篇想要寫的林芙美子的《浮雲》或是《放浪記》，我要比較娼妓這種「異邦人」她們「戀愛」情懷的清醒與懷舊的依賴與心態。《浮雲》中的由紀子，她在叢林荒島跟男主角相遇，這種脫離社會制度之外的女性戀愛。戰時海外的異域戀情，場域的改變後有沒有帶來「戀愛」中心思想的自由解放的改變契機？或者是一成不變？這是我比較有興趣的地方。

那因為這兩篇其他論文比較不會去強調「愛」的部份，這兩篇裡面一直強調「純粹」與「純情」。那麼對於出賣肉體的藝妓來講，她們嚮往的戀愛所強調的「純粹」「純情」是什麼？就今天發表的這部份，岡本かの子的老妓的部份蠻強調自己的「純粹」「純情」，老妓小園教誨著一些年輕藝妓說：<在歷經許多男人之後，最後尋求的只不過就是一個男人。像我現在這樣回想起來，在各個男人身上所殘留下留戀的地方，就是我一直尋求的那個男人所具備的各個小部份。所以不管如何，一個人是沒辦法長久持續下去的。>

她終其一生到嚥氣為止<最後尋求的只不過就是一個男人>。當藝妓的還可以這樣講，我很佩服，這真的是她的生命力。她要找一個真命天子，一個到這麼老的一個出賣肉體的藝妓可以這樣說。如果說把戀愛看作人的一種欲望，那人的欲望再連接到人的生存欲望的話，那麼，我們常講說老年的女人還很愛打扮、還很想得到別人的讚美的話，表示她心裡還年輕的很。這樣比較起來的話，對於生命的鬥志來講，岡本かの子這篇比較強烈。若再看林芙美子的《浮雲》，可以看得出來，在經過時代演變之後日本的女性，不管是戰爭，或是在異域外鄉，對於男性的要求是不是互古不變的一心依賴？一心守候等待？女性的主體性，即使是制度外，像岡本かの子的主體性就很強烈，強烈到把戀愛對象的男性當犧牲品轉化變成自己養份的來源。這是她令人震撼的地方，也是她強勢旺盛的野性原始生命力量。以一個人的生命力來講，以女性主義的角度而言，真正的獨立精神是什麼？跟他者間的互動來講的話，這兩篇都是戀愛的關係，尤其是她又面臨老年的問題，「老年情慾」的問題可以再比較川端康成的《睡美人（眠れる美女）》這作品。我比較關心《晚菊》中「純情」這個關鍵詞，戀愛的人除了尋求這個本質外，藝妓的戀愛還加上了「舞台扮相」的「藝」的表現。阿欣的長年職業習性，讓她在面對男性他者時，不只是耀眼的亮相而已，她更有一份藝妓的矜持，這點十分具有日本風格的「色戀」味道。

我覺得這一部份如果介紹給學生的話，可能學生就比較了解說，這是真正的日本人期

待的，對藝妓原來有的幻想。川端康成的《雪國》中藝妓對本身的戀愛感情怎麼想？它是與岩野泡鳴《耽溺》裡面對藝妓的鄙視，將女人看待為戰時麻醉的「注射劑」養份是不同的。《晚菊》裡我們看到田部看阿欣的時候，感覺到真的是時代不一樣了。他覺得老妓女阿欣〈這裏好像是世外桃源。妳真能抵抗惡運。不管發生什麼都沒有被擊倒〉。〈在田部的醉眼浮現起過去的種種。像昔日一般美麗的心上人就坐在對面。真使人感到有如夢境一般。隨著年歲的增長，田部也積累了不少人生的經驗。在生活的激流裏，有時平步青雲，有時又一落千丈。可是，當年的情婦卻依然如故，端坐在自己的面前。田部一直注視著阿欣的眼睛。連她眼角的細微皺紋都一如既往。臉型的輪廓也沒變。他很想知道她是怎麼過生活的。或許社會的動蕩對她一點影響也沒有〉。柚木眼中的老妓園子也是個強悍的對象。〈相對地，那個老妓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女人呢？她帶著憂鬱的表情，本性有種不知名的堅毅，技藝也是一個接著一個的學，好像不斷貪求著未知的東西一般。她常由於滿足與不滿交雜而一直往前推進〉。男人越來越被女性火旺的生命力壓倒的時代了。

所以這兩篇都是很強勢的新女人，而且是被男人當成玩物使用殆盡的老妓女，既要提供性服務又要提供「技藝」的異類邊緣人所展現的逆轉強勢生命延續力量，現在來看是頗有意思的。

問3：

比較好奇的是，黃老師這次選擇的都是女性作家，女性作家在抒寫的立場，或是說比較吊詭的地方，就是跟以前與男性作家在描寫戀的差異性，或是說描寫男性的立場上有沒有出現斷裂或裂縫，還請黃老師說明一下。

答：

我記得自己寫過的三篇作品論《新生》、《蒲團》、《耽溺》等。其中島崎藤村看待女性最常用的字眼就是「憐憫（憐み）」。其實他當初來看待近親相姦的姪女節子時，簡直就是看待一種可憐小動物那種感覺，憐恤她懷孕生子後，被奪去了貞操的小女子要如何面對社會與未來？他看待他戀愛對象的基本心態。就是「楚楚可憐」。而且這背後附加了社會的價值。比如說她生了小孩後怎麼辦？她的名節怎麼辦？她在社會以後要怎麼生存？用這藉口來掩飾自己當初為什麼要犯這個錯。在《新生》裡面，他準備要把這樣的不倫關係以告白小說形式公諸於世的時候，他還講說，這種作法搞不好對自己家門聲譽是有幫助的。做了如此社會難容的罪行，卻勇於跟社會告白懺悔，正顯現了祖先積德，所以才能做出這麼有決心的事情。所以，他對「戀愛」對象口口聲聲的憐憫心態，不過是掌握主導權的男性社會架構下，對附屬品的弱勢女性的一個表象恩情，實際卻是十足暴力的戀愛政治學。所以明治大正時期的戀愛文本裡，基本上在描寫女性形象時，都是「弱小、楚楚可憐」的，尤其是家庭中的妻子形象更是如此。可是如果描寫到藝妓的部份，只能用「蠢」字形容之。明治時期描寫戀愛的場域的女性，至少有三類。一為「家庭裡的妻子」；第二是「娼婦」；第三是夏目漱石最愛描寫

的「受教育的新女性」。其中許多戀愛幻想本質，就是在心裡層次渴求很時髦的「靈肉合一」的「戀愛至上主義」，以便能與自己心靈相互溝通。但，諷刺的是，在生理需求的部分，以當時妓女戶普遍的情況之下，日本男人習慣找妓女解決下半身的需求。口頭上說靈肉合一，但自明治時期日本男人又早習慣了靈肉分裂的戀愛方式。問題是在早先明治初期也好，或江戶時期，至少跟「藝妓」的戀愛是定位在「色戀」這個層次與內涵的。男人跟「藝妓」的戀愛最大的榮譽是「風流又下流」的玩家，讓對方藝妓心猿意馬的動了真情，自己去逛妓女戶可不能動真感情。這是跟藝妓的戀愛中很重要的觀念。

其實這個主題如果再延伸下去，比如說吉行淳之介《驟雨》³²的主人翁，他一輩子不準備結婚，他平日靠買妓解決生理需求，可是最後這個妓女有別的男人喜歡她來找她，他開始吃醋，開始考慮要不要娶她，這篇小說我印象也很深刻。

原問重問：

那麼女性作家在描寫男性的時候有沒有比較偏頗的敘述產生？再追溯起來，這個部份跟剛剛黃老師提到的，男性作家在描寫女性，描寫非家庭女性的時候的立場又是怎麼樣呢？

答：

其實這兩篇的比較性來看的話，我是覺得它們的觀點、視點人物，像《晚菊》的田部和阿欣二者的觀點以相同的比例交錯穿插，各自顯現了阿欣眼中的田部，以及田部眼中的阿欣形象，以及各自的心裡描寫與表情。基本上我覺得女性作家的文本，是蠻注重「自我內在的他者」意象，以及「他者內在的自我」意象。這個他我與自我的反覆剖析手法，我覺得現代女性作家是較冷靜的，意圖用比較相同的比例跟比重去掌握男人與女人的主客觀特質，這是《晚菊》的部份。

而《老妓抄》的登場人物就更多了，包括「柚木」與「老妓」園子，還有插花的養女美智子，柚木與養女美智子的互動饒富生趣。我覺得女性作家跟男性作家最大的差異點就是視點人物的部份注意到盡量客觀。在《老妓抄》也是一樣，甚至我們也可以看的出來其視點人物還加上書寫者。像一開頭的描寫，〈平出園子是老妓的本名，但這就像歌舞伎演員在戶籍上的名字一樣，跟本人的感覺不太相稱。雖說如此，若光是稱呼她的藝名小園，卻也不符合她現在逐漸回復為良家婦女的氣質。我想在此就姑且稱她為老妓吧〉。〈我想在此就姑且稱她為老妓吧〉這句話當然是書寫者介入的客

³²吉行淳之介《驟雨》。第31回芥川賞得獎作品。山村英夫與娼妓道子相約在地下咖啡廳見面，她跟他約好到下一次見面前，會在這段期間為他守住貞操。對已經愛上道子的山村而言，她是一個娼妓這個事實，同時也意味著山村得隨時處在需要嫉妒別的男人狀態。他為了擺脫這種無奈的狀態，正暗自規劃著某件事。在深秋的早晨，明亮的陽光照射出她因買賣肉體後的濃厚疲倦色彩。在咖啡座坐下來，她忍耐了刺眼的光線一下，拿著手帕輕輕擦拭了臉頰落座於椅上。山村一邊思想著她大概還沒發現自己的計畫吧。一邊將視線轉向窗外望去，這時，他看到一棵洋槐樹上眾多樹葉一下子地一齊被風大量的吹落到地上的光景，好似綠色的驟雨般急促又喧騰。（採錄自「一見吉行風」綜合揭示板；<http://www.enjoy.ne.jp/~ishitobi/index.html>）

觀敘述。《老妓抄》中描寫的人物較具客觀性，這樣來看待男人跟女人或自己的心情，我覺得並不是以強勢者對弱勢者那種同情或輕視而已。輕視也好；同情也好；或像剛才說要強調純情也好；或要體會一下戀愛的餘味，這些也沒有對錯或好壞，都給每個人物角色留下一個空間，並不是批判的語氣。

這兩位女性都呈現了昭和時期以後女性強化了自己主體性地位的功能，不管是自己拒絕他人的進入也好，或者是養個小白臉，然後在性功能上面沒有享受到什麼，只為了要成就他的夢想，然後只想吸收一下他年輕的氣息也說不定，那麼這個部份，這兩個女性都很認識清楚自己，跟認識自己所處的社會環境，更把男人認識的非常清楚。像老妓跟柚木說你要跟別的女人搞沒有關係，她是以她人生豐富的經驗說，這戀愛不是因為湊巧然後兩個人就陰錯陽差誤打誤撞而湊在一起。我們看看以下她對柚木說的話。<「最近，我們家的美智子常常來你這兒，對於這件事，我好像不該說些什麼。」（略）

如果兩人是真的很合，打從心底互相喜歡的話，她是非常贊成的。

「但是，如果你只是玩玩的，這在這個社會也很多見，沒什麼大不了。但那就不一定要找美智子了。我的一生常為這種事而苦。每次結果都一樣。

不管是工作還是男女關係，她都希望他能夠專心一致全力投入的。

我希望能在他身邊看到這種事情，然後甘心樂意的死。

「我希望你做什麼都不要太焦急，不管是工作或戀愛都不要浪費掉，一股作氣的正中目標得手。」她說>。

她要求的是沒有忘記掉自己本質要求的 <一股作氣的正中目標得手>。我覺得你把它當成一個心中的淨土也好，人的話總要有一個完全可以信賴的真命天子。像一個那麼老的藝妓還在尋找，她可能覺得她一輩子也找不到了，可是她藉著一個年輕男子，她感受到他去成就他的願望這個部份，她也可以帶著某種寬容可是又要不要讓他離開她身邊，用這種的方式來實現她「繁華燦爛的生命（華やぐ命）」。

我覺得女性所掌握主體性，不管她是要選擇孤獨，或是要選擇吸收別人的能量，我覺得這種 power 比起之前的島崎藤村《新生》，是越來越強大了。在制度之外的異類女性——娼妓都可以做到這點的話，那現代女人又如何呢？我覺得在這兩篇中呈現戰後女性主體性的掌握與其表現方式，她更加看透「他者」與自己所處的「社會」，來選擇自己要的「戀愛」方式。這兩篇中此點都很明確。我覺得比較起來，阿欣活在過去回憶當中，而老妓園子則還是每天非常帶勁的過日子。這一點兩人很不一樣，所以阿欣是活在回憶當中的封閉女人，最後終於承認接受自己已老化的事實，也承認了戀愛的可能性已化為灰燼的事實。而這當中也有堅決的表情。可是《老妓抄》的部份非常陽光，<她本性有種不知名的堅毅，技藝也是一個接著一個的學，好像不斷貪求著未知的東西一般。她常由於滿足與不滿交雜而一直往前推進>。說可怕也是可怕啦！不過這也是活下去的源泉與動力。

在描寫上我覺得兩篇的視點在比例都還不會說偏於單方面描寫。堅持追求「純潔」的戀愛情結上這兩篇還蠻像的。有人說常常人看不到自己，那閱歷這麼豐富，生理性經驗這麼豐富的藝妓，難道她還不能看破嗎？一定要追求「純潔」的男女戀愛關係，

這不就是所有人生存的原動力嗎？我看這兩篇的感動是來自於這裡，藝妓也可以追求最「純情」的部份，畢竟是人，即使是個老妓女，我覺得這是很有意思的地方。

問 4：

「純潔（純粹さ）、純情（初〇しさ）」這點我是比較好奇，因為現在有一種論調，說沒有所謂的「まこと」、「純粹」，我是比較好奇一點。想請教剛剛黃老師提到的「純粹さ、恋の純粹さ」，那譬如說以阿欣的狀況，她算是一種「純潔」的表徵嗎？

答：

經楊老師一說，其實兩篇的作品中作家的不一樣，對「純情」的描述也不一樣。《老妓抄》提到說柚木跟老妓養女美智子所誘惑的場景裡，當兩人身體碰觸的那一刻，此時柚木的心理狀態是：

＜說到美智子，看起來心神不安的很厲害。

她剛開始很輕視他們，以超然的態度自己一個人走到遠遠的，用隨身的萊卡相機照相，後來突然跟柚木很親密，想要得到柚木的歡心，露骨的表現出以一副想要贏過藝妓們的態度。

在這種情況之下，柚木奇妙的感覺到從那未成熟的身心中，硬擠出僅有的頑強，像是病雞的雞胸肉般的肉感，令他不由得從肺部底處深吸一口氣。但那不過是一時的。並不是深入人心的東西＞。

年輕女子的肉感與氣息令他心神蕩漾，但，卻缺少了某種＜深入人心的東西＞。《晚菊》裡的阿欣又如何呢？

＜百年之戀也已經走到盡頭了。她沈默著，回憶著眼前這個男人。兩人往昔的熱情的心已消失殆盡。他一點兒也沒有青春時期具有的男人羞澀與靦腆。阿欣真想拿出一包錢，把他打發走。但是阿欣根本不願意把任何一分錢給眼前這個無賴的醉鬼。把錢給那些陌生人也比給他強。沒有比這種沒有自尊心的男人更可惡的了。阿欣遇過幾個男人是對她以誠相見的。她曾被那種癡情陶醉過，認為那是高尚無比的。她唯一的興趣就是要選擇一個真正的理想伴侶。現在阿欣已經認定田部是個不可救藥的俗人。他沒死在戰場上，活著回來的好運氣，使阿欣感到命運的安排。阿欣曾爲了田部追到廣島，就憑當時的辛苦，那時早就該與他一刀兩斷才對。＞

在這兒非常明顯的界定藝妓世界裡的理想戀愛對象。男性應該發揮的是金錢交易的功利功能，阿欣眼中真正高尚的男人，第一是金錢能滿足自己的男人，如不是這樣，就要「年輕羞澀靦腆」的純情味道、以誠心對待自己的男人才有辦法感動自己。由這個意涵思考，阿欣的生命方式是徹底活出藝妓世界的規則與典範。比如說，之前她經歷的眾多恩客中，她特別難以忘懷一位法國老紳士。

＜有一位年老的法國紳士來日本旅遊，他點名要阿欣做他的陪客，這位紳士很寵愛她，把她比作瑪格麗特·戈蒂埃，阿欣也自恃爲日本的茶花女。在肉體上，很意外地他是個無趣的人，但他一直使阿欣難以忘懷。這位法國紳士名字叫密歇爾，從

年齡上來看，他現在肯定已經老死在法國北部的什麼地方了。當年他到法國時，曾經送給阿欣一個鑲著蛋白石和精巧鑽石的手鐲，惟有些東西即使在戰爭最激烈、生活最困難時，她也沒捨得賣掉>。

這位老先生對她而言無任何肉體魅力，但他卻把他當嬌貴的「茶花女」般寵著。讓她一輩子忘不了這個人的存在，一再咀嚼回味不已。這顯示了她渴望的「餘味氣氛（後味の名残）」，她多年的職業習性，讓她習慣於在男人面前，盡力製造讓對方餘味無窮的身段與氣氛製造者。即使久別再度來訪的田部出現之前，她念念在茲的也是自己的「舞台扮相」與「餘味氣氛」的製造工程。

<接到田部的電話，她感到很意外，就好像喝了一杯上等的葡萄酒，感到分外的甘美。可是田部的這次來訪，大概只是要憑弔回憶吧。她感傷的覺得昔日的戀情還能剩下多少呢？他是來回味那長滿荒草的愛的廢墟吧！不能讓他站在荒涼的瓦礫堆裡嘆息。不能讓他看出我年齡和環境的破綻。要顯得一往情深，儘量造成一種親密和諧的氣氛。要讓他覺得自己的女人依然嬌美如昔，忘不了這次重逢的餘味。阿欣有條不紊地、毫不拖延地一打扮完，便站在鏡子前面，仔細地欣賞起自己的身姿來>。

可見得，阿欣是一個長於製造讓男人回味無窮的「藝術」戀愛製造者。在男人面前，<對於阿欣來說，戀愛就像塑造一件件藝術品一樣（恋をする、その事自体が、きんには一つの芸術品を作り出すやうな気がした）>。當田部暴露出要來借貸金錢的真意時，對這個終年禿頭的庸俗男人，阿欣是<無論如何也無法燃起過去那火一般的激情了。她很清楚這個男人的身體，但對她而言，這個男人的一切魅力都已消失殆盡。<即使再有那種氣氛，激情可再也無法復燃，爲此她感到很焦躁>。很清楚的，沒有錢的男人，至少要在年輕的純情上才能打動自己。她長年留著田部學生時代的照片，諷刺田部說：<這個時候的你就像個大少爺。還穿著藏青地碎白花的和服，挺不錯的呢。你拿去吧。帶回去讓你夫人也瞧瞧吧。真是純真。一點也不像滿嘴胡說八道的人。>，還帶上一句稱讚自己的純情的話：<「不過，我也好歹把你的照片珍藏在身邊這麼多年，我也還算挺純情的嘛。」>當最後徹底對田部失望下，這部作品最後的場景是她把田部的照片丟到火堆裡的冷決。

<從心裏發出了輕蔑的冷笑。這場戰爭，一下子改變了所有人的心靈了啊。阿欣從茶具架上取出幾粒興奮劑，迅速地用水服了下去。威士忌還剩下三分之一的量。把這些都給他灌下去，讓他醉得半死睡去，明天再攆他走。不過，她自己可是不能睡著的。阿欣這樣想著，順手把田部青年時期的照片輕輕扔到燒得很旺的藍火苗上。黑煙嫋嫋升起，燒紙的氣味擴散開來。女傭人趕忙打開拉門向這邊窺視著。阿欣微笑地打著手勢，讓她把客房鋪好棉被。爲了消除燒紙的味道，阿欣又切了一片乾酪，投到火盆裏。「哇，妳在燒什麼？」田部從廁所回來，把手搭在女傭人豐滿的肩頭，從拉門那兒向這邊張望著。「想烤點乾酪來嘗嘗，用火筷子夾著，結果掉進火盆裏了。」在淡淡的白煙中，一股燒乾酪的黑煙騰然升起。圓圓的玻璃電燈罩，好像飄浮在雲中的暗月。那股油脂燒焦的味道很刺鼻。阿欣背著濃煙，把四周的隔扇門依次打開。>

老妓園子的情形就不同了。柚木漸漸明白了，老妓是從不知什麼叫做放棄，〈柚木驚覺她真是個令人吃驚的老女人〉。〈被那種無限憧憬所吸引的老妓，竟然沒有意識到這件事，一刻一刻地過著畫地自限的生活，這才令人覺得奇怪。還有，就像某種動物只會在自己周圍不斷畫圈，卻沒法跨出一步那樣，柚木覺得就算自己到了這裡都還沒法跳脫出老妓的氣氛中，這也令他覺得很奇怪。在他被籠罩在那裡的時候，覺得又痛苦又無聊，但是一旦離開，又覺得很寂寞〉。〈他明白老妓的用意了。那就是她希望自己以前不能做的事，讓柚木替自己完成。但是，她讓柚木做她自己無法做到的事，不管是她、柚木、還是抽到好籤的人，不都是現實無法談論的東西嗎？所謂現實，就是全部都擺在眼前，但卻只給你一小部份，釣著人們一直走的東西，不是嗎？自己對於此事任何時候都能夠放棄的。但是，她不知道什麼叫放棄。她缺乏這方面的頭腦。但是有時候這種笨拙也有它強勢的一面。〉

當聽到養女美智子又說〈「媽，柚木又逃跑了。」〉時，她〈一點也看不出內心有什麼懊悔〉，只會嘟囔〈「那個男人。又犯老毛病了」〉。她可是好整以暇的〈打電話給電器行老闆，像往常一樣拜託他去找柚木回來〉。〈每次柚木逃跑，她都會對柚木產生一種尊敬的心情。但是她一想說如果柚木真的不回來的話，每次都有種無法挽回的感覺〉。她讓柚木做她自己無法做到的事，也就是她的「戀愛」無限憧憬支撐下的生命慾望與「熱情（パッション）」。這樣不斷燃燒的生命熱情，在林芙美子的阿欣身上，明顯是缺乏的乾枯沙漠，這是由於作家林芙美子本身長期的流浪閱歷而生的蒼涼況味。

問5：

我的一個感覺，她們都有自主的能力，也選擇自己想要的方式，但她們其實都是在經濟基礎穩定了之後，在這邊寫的是她們年老的生活，其實是已經經濟獨立了。而我一直很有興趣的是《老妓抄》那個男的後來為什麼一直跑掉了又再跑回來，是跟金錢有關係呢？還是在她的魅力下離不開她呢？我是覺得，首先是建立在穩定的經濟基礎之上，另一個，這兩個女性算是在整個日本的潮流上是屬於比較異類的，所以她們也能夠比較站在女性的立場來思考自己所要的「戀」是什麼？說來林芙美子屬於比較理想型的「戀」，像岡本かの子的戀愛型態，也可以說她是對制度較有反撲？這要請教黃老師。

答：

我覺得《晚菊》裡包養阿欣的情夫，與《老妓抄》裡被老妓養的小白臉二者可以做個對照比較。如果說養男人的話，阿欣她還有一個情夫板谷，每週來探望她那麼一回，自從板谷來家裡之後，阿欣她家就擺滿鮮花，四季芬芳了。〈阿欣並不想忘記自己是個女人。她認為，如果像社會上那些落魄的老嫗那樣寒酸地活著，倒不如死了好。——玫瑰芬芳人難喻，自敢掠美我獨馨。阿欣非常喜歡某個有名的女歌人吟的這兩句詩。沒有男人的生活，她光是用想的就覺得害怕。她看著板谷先生送來的玫瑰花，由

於花的華麗令她回想起。各種的風俗，自己的興趣和追求，都隨著歲月的流逝而不斷地變化著，這令她感到很愉快。她大可撒撒嬌，做做小女人姿態，讓看到她嬌媚舞台扮相的男人就像欣賞藝術品般談個餘味繞樑的戀愛就滿足了，這是她長年藝妓生涯的內心慣性，她不知不覺中意圖繼續扮演在男性「他者」視線中才能生動演出的女性特質與性別認同。長期保有田部年輕時的照片，以及「當她一人獨眠，在半夜醒來時，常常不知不覺地悄悄扳著手指數起自己從姑娘時代起所結交的男人來。有他、他、跟他，啊！還有他也是……那麼認識他是在他之前吧……也許是在他以後……她簡直就像數數字歌一樣，想起男人的心情，真使她有些神往，他們中有的因離別的方式不同，會令到她難過得淚流滿面。阿欣只喜歡回想著與這一個個男人相遇的那段時光。像以前讀過的《伊勢物語》中所描述的那樣，心中不斷停留在以前男人的回憶裡，她躺在一個人睡的床上，陶醉地回味過往的男人，她覺得這是一種享樂」。她是個盡職淋漓演出「純情」「色戀」的稱職「藝妓」。但老妓不同。老妓養小白臉男人，而且她的養法是要逃要溜隨他去，逃累了自然會自己夾著尾巴滾回來，她是自信十足的。她的養法甚至連養女美智子也看不起柚木，她誘惑了他一下，柚木知道養母在問的話就萎縮下去了。「美智子終於在柚木身上瞭解出一些東西來了。她想起養母曾說過，平常「男人意外地非常膽小」的這句話」。不過她就想說，男人這麼怕死，「堂堂一個成年男人，怎麼會因為那種事就對抗起膽怯的心情，她想到這兒突然覺得柚木是個好人，就像大寵物一樣的可愛」。把柚木看成很大的家畜，所以這邊被養的男人，被當成家畜的男人。比起阿欣拼命製造「藝術品」般的「戀愛」舞台效果的的心態，在心理層次上面來講，這裡的岡本かの子的「生命力」，說是「母性」也好，「魔性」也好，為什麼講「母性」？因為還會再回來，為什麼說「魔性」呢？因為他是附屬的，她隨便你，你要亂搞人家你還是要回來，這裡面的描寫的話，連這個男人自己也說不出來，為什麼跟年輕女孩的肉體的吸引力反而讓他覺得說「她從那未成熟的身心中，硬擠出僅有的頑強，像是病雞的雞胸肉般的肉感，令他不由得從肺部底處深吸一口氣。但那不過是一時的。並不是深入人心的東西」。我覺得這是岡本かの子其他的作品裡面也常描寫到的。她在愛欲生活上也很大膽，這跟作家的習性其實有關。兩人的主體性都很強，可是以戀愛的本質來看，可見林芙美子對「藝」部份的描寫更是淋漓盡致，不只是見男人前的舞台打扮，連心態習慣也強調氣氛，提供男人享受心理的滿足感那種氣氛，阿欣是一個很徹底的執行者。可是老妓的部份，我覺得是回復到比較日常生活的，即使一個人她還是可以去學習各項技藝，寫詩做賦，然後她每天教人家作和歌，等於說她的生活是更冷靜的，不會給人荒涼、空城之感，所以說如果以這點區別的話，以「他者」的角度來看的話，較為「他者指向」的其實是《晚菊》的部份。可是在生活形式上，《晚菊》的阿欣她是完全獨立封閉的生活；而老妓在生活形式上，她不是跟「他者」切割隔絕開，她是吸收他人的 power，我覺得這一點，她看得清楚男性的弱點跟自己的長處來吸收，更讓男人害怕的就是這種冷靜的表面母性實則魔性的旺盛生命力。比較起來算是各有千秋。

問 6：

《老妓抄》結尾處的和歌——「年□にわが悲しみは深くして いよよ華やぐいのちなりけり」請老師詮釋一下，我覺得跟黃翠娥老師發表的內容有一首和歌意境感覺類似。

答：

最後這一句的話跟《晚菊》裡面把田部照片丟到火堆裡面燒掉比較起來，真的是兩個蠻強烈對比的不同結局。這兩篇都同樣描寫對老年的不安情緒。老妓的不安是什麼？老妓打電話給電器行老闆，〈像往常一樣拜託他去找柚木回來。毫不客氣對著對方所發出的聲音，有種責備自己照顧年輕人的激動尖銳的聲調，傳到了自己握著話筒的手來，她心中不安的脅迫情緒性的發酵，變得像寂寞微醺的東西一般。離開電話機的她一面低聲說著：「果然還是年輕人有活力。不這樣不行呢。」一面瞧著袖口。每次柚木逃跑，她都會對柚木產生一種尊敬的心情。但是她一想說如果柚木真的不回來的話，每次都有種無法挽回的感覺〉。這裡描寫的就是她心中的不安，這是老年的孤獨，沒有柚木隨時忍受不住要逃跑的精力與不滿，她的寂寞情緒用「微醺的東西」形容，年老的不安，雖然帶來精神上的威脅，可是年老寂寞的不安又像喝酒的微醉一樣，讓她的精神保持一種活潑的旺盛程度，這樣一來，只要活著一天，就會如影隨形同時夾帶著這樣「微醉的寂寞情懷」，活著就得甘心接受這個無奈的事實。因為這樣才能帶來精神上的活潑與熱情，結尾處這首和歌，所謂〈一年年衰老的事實加深了我的傷感，而我的生命卻是一天天更加繁華燦爛〉。一年年衰老的事實加深了自己的傷感，但只要自己意志夠堅強的話，純粹的執著下，也可以養小白臉，隨時將自己未完成的憾事，藉著掌握年輕男子脆弱意志下的年輕生命，而得以造就自己繁華燦爛的生命。前句的「年年」前後呼應後句的「更加繁華燦爛」的「更加」。這是一種不服輸的堅毅精神，在年老色衰的淒涼晚景裡，她散發出一股火熱的熱情強勁生命力。老妓一直到她嚥下氣為止，〈在歷經許多男人之後，最後尋求的只不過就是一個男人，在各個男人身上所殘留下留戀的地方，就是我一直尋求的那個男人所具備的各個小部份。所以不管如何，一個人是沒辦法長久持續下去的〉。所以，這裡我把它認為說，沒有性愛的戀愛，她把它當做是一種很純粹的東西來追求，已經是轉化成對旺盛的年輕生命力的不能割捨與追求，所以這裡的「繁華燦爛的生命」我覺得很有意思。她很平實地接受老化的寂寞，雖然寂寞，但寂寞、痛苦跟快樂是並存的。因為有這樣的寂寞，才会有這樣的需求，才可以找到這樣的「小白臉」來養他，看著他去追求他要的東西，這樣她是可以接受的，她是這樣看待她的生命的。這兩個前後似乎矛盾，這邊的「繁華燦爛的生命」就是前面講的對「純粹」的追求，也就是「熱情（パッション）」、「風流、風韻、情趣、慾望（色氣）」。「色氣」不是性愛的「色氣」，所以它已經是超越性別意識的一種生命力「野心慾望」的一種展現。

晚菊

阿欣接到一通電話說傍晚五點左右要來拜訪，她心想「相隔一年了，真的會再來

找我嗎？」她放下電話，看了一下鐘，距五點鐘還有兩個小時左右。她想說趁這段時間要趕緊去洗個澡，於是她吩咐女傭人有點準備好晚飯，就匆匆到洗澡堂去了。要顯得比上次分別時還年輕一些才行。若是讓他感覺到自己老了，那可就失敗了。阿欣這樣想著，泡完澡之後，一回來就馬上從冰箱中取出冰塊，敲得碎碎的，再用兩層紗布包好，在鏡子前面花了十分鐘用這個冰袋均勻地按摩全臉。她的雙頰又紅又麻的，皮膚幾乎要喪失感覺。儘管阿欣心裏清楚知道自己已經五十六歲了，但憑著自己在長期藝妓生涯中練就的功夫，總還是可以再應付一陣子的，她取出珍藏的進口美容霜，往冰冷的臉頰擦上。鏡中出現的像死人般蒼白的老臉瞪大了眼。化妝化到一半時，她不由得討厭起自己的容貌來，此時她眼前浮現出當年曾經印到明信片上的自己那絕代佳人的豔姿，她撩開和服的下擺，看著自己的大腿。雙腿已不像全盛時期的豐腴，一條一條細細的靜脈血管突現出來。她安慰自己總還不算太瘦。她把兩條大腿緊緊地夾在一起。在澡堂裏，阿欣總會正坐著，把熱水撩到雙腿併攏的凹陷處，熱水滯留在那凹陷處。這片刻的安閑帶給阿欣些許慰藉。我還有吸引男人的魅力，這才是人生寄託的所在。阿欣張開大腿，好像在摸別人的腿一般的輕輕撫摸大腿內側。那裡還很光滑，有如滋潤鹿皮般的柔軟。阿欣想起井原西鶴在他所寫的《伊勢物語列國見聞》一書中，曾經描述過伊勢地方的一種娛樂：有兩個彈三弦琴的美女——杉姬和玉姬，在她們彈三弦琴之前，人們在她倆面前張開一面紅色的大網，一邊從網孔中窺視她倆的美貌，一邊擲錢為戲。阿欣遐想著那張開的紅網，畫中人那樣的美貌，對現在的自己都已是遙遠的往事了。阿欣在年輕時候，全身都充滿了金錢的慾望，可是隨著歲月的流逝，特別是飽經殘酷戰爭的憂患之後，如今她感到沒有男人的生活是空虛而沒有依靠的。隨著年齡的增長，阿欣的美貌多少有所變化，隨著年齡的不同，美的風格也不同。她並不想去幹那種越老越追求時髦的蠢事。有些女人雖然已經五十來歲了，但還要袒胸露頸地戴著項鍊，穿著帶襯裙的紅棋盤花格的裙子，上面再套一件白緞子罩衫，頭上戴一頂寬簷帽子來巧妙地遮掩額頭的皺紋，阿欣一向很討厭這種人。至於對有些人總喜歡像妓女那樣從和服的領口露出紅色的裏襯來的那種打扮，她更是討厭透頂。

阿欣到了這個年代，竟然還沒穿過一次洋服。那潔白的純絲襯領上，單一件用大島絹絲織成的碎白花紋的藍色夾袍，腰上系一條淡黃色的、帶白色細紋的博多腰帶。她絕不露出顏色花俏的軟綢腰帶到胸前。阿欣也曾想像自己仿效西洋婦人的時髦裝束，胸部擠得高高地突起，腰束得細細的，腹部用窄腰帶束著，臀部薄薄地墊上一層絲棉絮的圍布，使臀部顯得更豐滿。因為阿欣的頭髮從以前一直是茶色的，再配上那白皙的臉龐，看她的頭髮實在不像一個年過五十的女人。她的身材較高大，可能又是穿著短下擺的和服，下擺顯得乾淨利落。每當和男人相會前，她總會裝扮得像良家婦女般的樸素，在鏡子前面，喝上五六勺涼酒，然後用牙粉把牙刷好，她絕不會漫不經心地忘了除掉酒臭。僅僅是少量的這一點點酒，對阿欣來說，卻比使用任何化妝品都有效。只見她微現醉意，眼圈泛紅，那兩隻大眼也潤澤有光了。她撲了白粉，又用面霜塗抹，臉上的光澤又回復過來。她又拿出上等的口紅，濃濃地徐在嘴唇上，使嘴唇變得鮮紅。她一輩子從未塗過指甲。老了之後就更不適合塗了，那種化粧很寒酸很可

笑。她只是喜歡用乳液徹底地滋潤雙手，把指甲剪得短短的，然後再用小塊呢料把指甲磨光。從她那長袖和服襯衫袖口能看到的顏色，全都是素淡的顏色，特別是水色和桃色。香水她也經常用一點，不過只喜歡擦在肩頭和那兩條嬌嫩的手臂上。她是不會把香水錯噴到耳朵裏去的。總之，阿欣並不想忘記自己是個女人。她認為，如果像社會上那些落魄的老嫗那樣寒酸地活著，倒不如死了好。——玫瑰芬芳人難喻，自敢掠美我獨馨。阿欣非常喜歡某個有名的女歌人吟的這兩句詩。沒有男人的生活，她光是用想的就覺得害怕。她看著板谷先生送來的玫瑰花，由於花的華麗令她回想起。各種的風俗，自己的興趣和追求，都隨著歲月的流逝而不斷地變化著，這令她感到很愉快。當她一人獨眠，在半夜醒來時，常常不知不覺地悄悄扳著手指數起自己從姑娘時代起所結交的男人來。有他、他、跟他，啊！還有他也是……那麼認識他是在他之前吧……也許是在他以後……她簡直就像數數字歌一樣，想起男人的心情，真使她有些神往，他們中有的因離別的方式不同，會令到她難過得淚流滿面。阿欣只喜歡回想著與這一個個男人相遇的那段時光。像以前讀過的《伊勢物語》中所描述的那樣，心中不斷停留在以前男人的回憶裡，她躺在一個人睡的床上，陶醉地回味過往的男人，她覺得這是一種享樂。——接到田部的電話，她感到很意外，就好像喝了一杯上等的葡萄酒，感到分外的甘美。可是田部的這次來訪，大概只是要憑弔回憶吧。她感傷的覺得昔日的戀情還能剩下多少呢？他是來回味那長滿荒草的愛的廢墟吧！不能讓他站在荒涼的瓦礫堆裡嘆息。不能讓他看出我年齡和環境的破綻。要顯得一往情深，儘量造成一種親密和諧的氣氛。要讓他覺得自己的女人依然嬌美如昔，忘不了這次重逢的餘味。

阿欣有條不紊地、毫不拖延地一打扮完，便站在鏡子前面，仔細地欣賞起自己的身姿來。總算萬事無誤了吧……。阿欣來到了飯廳，晚飯已經做好了。她和女傭人便相對而坐吃了起來。她們喝著淡味噌湯，吃鹹海帶配麥飯，然後又敲開一個生雞蛋，將蛋黃一口氣喝了下去。這些年來，無論是哪個男人來訪，阿欣也從來不給他們準備吃的。她從來沒想過要像有些人那樣在桌子上擺滿豐盛的菜，親自下廚房做幾個拿手菜，來討男人的歡心。因為她對當一名家庭主婦毫無興趣。她深知對那些根本不想跟你結婚的男人，用家庭主婦的癡情來討好他們是絲毫不會奏效的。因此面對如此的阿欣，來找她的男人都帶著各式各樣的土產或禮品。對阿欣來說那是理所當然的。她從來不與沒有錢的男人打交道。因為在她的眼裏，沒有錢的男人是沒有魅力的。她討厭戀愛的男人不在乎的穿著縐西裝，還有開著鈕扣的內衣。對於阿欣來說，戀愛就像塑造一件件藝術品一樣。阿欣姑娘時代時，大家都稱她可以同赤板的萬龍相媲美。她曾經和結了婚的萬龍見過一次面，她的美貌有如天仙一般。阿欣從她如天仙般的美麗瞭解到一件事。她領悟到一個女人若想永保美麗的風采，沒有錢是怎麼都不行的。阿欣開始當藝妓是她十九歲時的事情。她並沒有很高的藝術造詣，卻靠她驚人的美貌而獨步於藝妓之林。那時，正好有一位年老的法國紳士來日本旅遊，他點名要阿欣做他的陪客，這位紳士很寵愛她，把她比作瑪格麗特·戈蒂埃，阿欣也自恃為日本的茶花女。在肉體上，很意外地他是個無趣的人，但他一直使阿欣難以忘懷。這位法國紳士名字叫密歇爾，從年齡上來看，他現在肯定已經老死在法國北部的什麼地方了。當年他到

法國時，曾經送給阿欣一個鑲著蛋白石和精巧鑽石的手鐲，惟有些東西即使在戰爭最激烈、生活最困難時，她也沒捨得賣掉。——阿欣交往過的男人們，後來都飛黃騰達成了有地位的人，但戰爭結束後都杳無音信。人們都傳說著相澤欣大概積攢了一大筆財產，不過，在這期間她自己從未想過開個飯館之類的店鋪來糊口謀生。實際上阿欣僅有的一點財產，只有倖免於戰火的一棟住房和在熱海的一棟別墅而已，並不像人們傳說的那樣有很多的財產。熱海的那棟別墅是用義妹的名字登記註冊的，戰後也被她給賣掉了。可以說她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女傭阿絹是以前照顧義妹的，是個啞巴。阿欣的生活是出乎意料地節儉。連看場電影和戲劇的情緒都沒有，她非常討厭毫無目的地到外邊去閒逛。因為她很忌諱在陽光下被人覺察到自己的衰老。在光天化日之下，那老年婦女的龍鍾之態會暴露無遺的。無論穿著多麼華麗的服飾，在陽光下也無濟於事。她只要在陽光下的花園邊生活就很滿足了，阿欣的興趣是讀小說。有人勸她領養一個女兒，說到了晚年也會愉快些，不過她不想過那種負有義務的晚年，而且她之所以一直到現在都還過著獨身生活，是有個原因的。——阿欣自幼父母雙亡。她只依稀記得出生在秋田縣本莊附近的小砂川鎮，五歲時被領養到東京，過繼給相澤家，改姓相澤。養父叫相澤久太郎，到中國的大連經營土木建築生意，阿欣在上小學時，這個養父就到大連一去不回音信全無了。養母律子是個相當出色的理家能手，她搞股票買賣，還修建房子出租，借此謀生，那時她們住在牛達的草店裏，所以又被人們稱為草店的相澤，在那裏人們都知道她們是個小康人家。當時在神樂阪這個地方，有個叫辰井的布襪店，店裏有個叫町子的漂亮姑娘。因為這個布襪店與人形町的佛堂具有同樣長的歷史，所以一提起辰井布襪店，連山崗那邊的邸町一帶的人都是相當讚譽的。在掛著深藍色棉門簾的寬敞店堂前，擺著一台縫紉機，町子梳著桃髻，穿著黑緞子領的和服，腳踏著縫紉機，在那裏忙碌著，聽說她的美麗在附近的早稻田大學也是享有盛名的，常常有些學生專程到這裏來訂做布襪，還留下小費。而比町子小五六歲的阿欣，在鎮裏也被公認是這一帶的美女。當時在神樂阪，町子和阿欣可以說是出了名的兩個美女。——阿欣十九歲的時候，一個叫合百烏越的男人常常進出相澤家，從那以後她家就開始傾斜了，養母律子成了酒鬼，持續了一段很黑暗的生活，阿欣在一次不知不覺的打鬧中被烏越強暴了。當時阿欣懷著自暴自棄的心情離家出走，投到赤阪的鈴木門下當了藝妓。恰好在那時，辰井的町子身穿節日的和服乘坐剛剛問世不久的飛機去兜風，飛機失事墜毀在洲崎的田野上，一時間，這件事成了當時的一大新聞，登在當地的報紙上。阿欣在這時也正式起了“欣也”這個藝名，馬上就名聲大振，講談雜誌等不少報刊還登了她的照片，最後還成為當時風靡一時的人像明信片。

現在回想起來，這些都已成為遙遠的往事了，然而，阿欣對自己現在已是年過半百的老婦這點，無論如何也是不會認可的。她有時覺得已經活得很久了，有時又歎息青春之短暫。養母過世後，為數不多的家產由阿欣過繼到相澤家以後才生的義妹隅子理所當然地繼承了下來。從此，阿欣對相澤家來說，也就沒有任何責任了。

阿欣結識田部，是隅子夫婦在戶塚開辦走讀學生單身旅店的時候。當時，阿欣與

同居僅三年的情夫分了手，在隅子的旅店暫住。那是太平洋戰爭剛剛開始的時候。阿欣在隅子那兒喝茶認識了大學生田部，後來就跟年齡小到可以當自己兒子的田部有了不可告人的關係。當時已經五十歲的阿欣，在不知情的人看來，只不過是卅七、八歲左右，依然是眉清目秀，豐滿豔麗。田部大學畢業以後，馬上入伍成了陸軍少尉，駐守在廣島一段時間。阿欣爲了找他，曾去過兩次廣島。

阿欣一到廣島，全身戎裝的田部就找到旅店裏來了。她雖然不願聞軍鞋和武裝帶散發的刺鼻的皮革味，但仍然與田部在旅店裏住了二天。千里迢迢的去找他，已經精疲力儘的阿欣，又因為他健壯的身體搞得更累，那時她還向人坦白說她覺得她累到快要死了。她大約去了兩次廣島，之後田部來過幾次電報，但她都沒去廣島。昭和十七年田部去了緬甸，戰後的第二年五月才復員回來。他一回來就馬上到東京找住在沼袋的阿欣，但是，當阿欣看到變得如此衰老，連門牙都已經脫落的田部時，昔日那番美夢就煙消雲散了。田部出生於廣島，由於大哥是國會議員，回來後靠大哥的幫助，創辦了一家汽車公司，做了還不到一年的時間就一躍成了有派頭的紳士，體面地出現在阿欣的面前，還大談不久就要娶老婆之類的話。此後有一年多，阿欣再也沒有見到過田部。——在空襲很激烈的時期，阿欣用非常便宜的價錢，買了沼袋現在這棟有電話的房子，從戶塚疏散到沼袋來住。戶塚離沼袋很近，但住在戶塚的隅子的房子被燒毀了，可是阿欣在沼袋的房子卻得以幸存。隅子只好逃到阿欣的家裏來避難，但是戰爭一結束，阿欣就請他們搬走。被趕出來的隅子夫婦在戶塚的廢址上，很快又建起了新房子，所以現在反而很感謝阿欣。現在回想起來，因爲那時戰爭剛結束，蓋房子很便宜，所以才能花不多幾個錢，就蓋起了那所新房子。

後來，阿欣也把熱海的別墅賣了。他用到手的近三十萬元買了一所破房子，修修補補之後，以三至四倍的價錢賣了出去。阿欣在經濟上不算太拮据。經過長期坎坷生活的阿欣領悟到金錢這個東西，就是如果你交了好運氣，很快就會像滾雪球那樣膨脹起來。她用比高利貸稍低的利息把錢貸出去給有可靠人擔保的人。對戰後的銀行幾乎完全不信任的阿欣，總是盡可能地把錢拿出去周轉。她絕不會像農夫那樣愚蠢地把錢都存在家裏。她派出去爲她奔走的是隅子的丈夫浩義。她清楚地知道只要付給他們幾分之一的酬金，他們就會感恩戴德，盡心盡力地替她效勞。阿欣的這所房子，有四個大房間，只住著她和女傭人，這在別人看來似乎太冷清了，可她卻並不感到寂寞，不喜歡外出的她覺得二人個生活沒有什麼不方便的。爲了防備扒手，阿欣認爲與其養狗還不如把門鎖得更牢靠些，因此和別人家相比，她家的門鎖總是關得很緊。由於傭人是個啞巴，所以無論什麼男人來，也不用擔心她會給傳出去。不過愛胡思亂想的阿欣，有時也有這樣的幻覺。她似乎覺得說不定什麼時候，會被人在家裏悄悄地殺死，阿欣常常對此深感不安。從早到晚，阿欣總是不忘打開收音機。阿欣在那個時候又認識了一個在千葉的松戶專門種花的男人。他是買下熱海別墅那個人的弟弟，戰爭期間曾在河內開辦過貿易公司，戰後復員收山回來，用哥哥的資本在松戶開始栽培花卉。他的年紀還不到四十歲，但頭已禿光，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要老得多。這個人叫板谷清次。

剛開始，他因為辦房子的事，來找過阿欣兩三次，後來不知不覺的就變成每周都來一次。自從板谷來家裡之後，阿欣她家就擺滿鮮花，四季芬芳了。——直到今天，那名為卡斯特尼安的高貴黃薔薇還插在壁龕的花瓶裏。飄落的銀杏葉，使人懷戀那逝去的年華。掛著露珠的黃薔薇花，你可似婦人當年的容貌，含著晨露的薔薇花，馨香四溢。望著薔薇花，耳邊仿佛聽到了歌聲，誘起了阿欣的遐想。接到田部的電話，阿欣才發現到比起板谷，她還是比較被年輕的田部所吸引。雖然當時在廣島很辛苦，但當時的田部不但是軍人，當時的年輕現在已不復見了，真是快樂的回憶。那激烈的往事，時間一長總覺得非常懷念。——田部來的時候，已經五點多鐘了，他帶著一個大包裹，從裡面取出一瓶威士忌、火腿和乾酪等等，然後坐在長方形火盆的對面。他已經完全不像以前年輕時代的樣子了。他穿著灰色帶格子的西裝，配著墨綠色的褲子，看上去像個當今時髦企業家的模樣。「妳還是一樣那麼漂亮啊」「是嗎，謝謝，不過已經不值得一提嘍」「不，妳比我妻子還有女人味呢」「您太太很年輕吧」「雖然很年輕，但是個鄉巴佬」

阿欣從田部的銀煙盒裏抽出一支煙，點著了。女傭把威士忌倒在玻璃杯裏，又把切好的火腿和乾酪放在盤子裏端了過來。「這姑娘挺不錯的……」田部一邊笑著一邊說。「是啊，但可惜是個啞巴。」田部似乎感到有點意外，兩眼緊緊盯住女傭。女傭人用柔和的眼神禮貌地向田部低頭行禮。阿欣此時忽然對一直沒有放在心上的女傭人的年輕感到不順眼了。「家庭生活過得還順心嗎？」田部一邊噴著煙，臉上露出妳是說我嗎？的表情一邊回答。「下個月孩子就要出生了」阿欣應著「噢！是這樣啊」一邊拿起威士忌給田部斟酒。田部美滋滋地一飲而盡，然後也給阿欣斟滿酒。「看來，你過得還不錯嘛」怎麼這麼說呢？「外界是風雨飄搖，動蕩不安，可是你總是一點兒也沒變……真是不可思議。或許妳是有靠山吧……看來還是當個女人好啲」「您這是挖苦我嗎？反正我啊！其實也沒向您田部先生求過幫助，沒勞過您的大駕」「妳生氣了？我不是那個意思，不是那樣的。我只是認為你很幸福。因為男人的工作實在是太辛苦了，我才會這樣說的。現在這個世道，馬馬虎虎就生存不下去。不是你吃掉別人，就是被別人吃掉。我每天就像賭博那樣地生活著。」「可是最近的景氣不是挺好的嗎？」「有什麼好的……用錢就像走在鋼絲上，搞得你頭昏眼花，提心吊膽的，非常辛苦」阿欣默默地抿了一小口酒。蟋蟀在牆外瑟瑟地低鳴著。田部把第二杯酒又一飲而盡，然後就伸過手抓起了阿欣的手。她那沒有戴戒指的手就像絹絲手帕那樣柔軟。阿欣的手一動也不動，屏息著。她放鬆的手微涼卻非常柔軟。在田部的醉眼浮現起過去的種種。像昔日一般美麗的心上人就坐在對面。真使人感到有如夢境一般。隨著年歲的增長，田部也積累了不少人生的經驗。在生活的激流裏，有時平步青雲，有時又一落千丈。可是，當年的情婦卻依然如故，端坐在自己的面前。田部一直注視著阿欣的眼睛。連她眼角的細微皺紋都一如既往。臉型的輪廓也沒變。他很想知道她是怎麼過生活的。或許社會的動蕩對她一點影響也沒有。她裝飾著衣櫃、長火盆、繁茂的薔薇花，就微笑著坐在自己面前。她明明應該是有五十多歲，可還是個饒有風韻的女人。田部很想知道她的真實年齡。住在公寓裏的田部眼前浮現出自己剛滿二十五歲的妻子整天為生活奔波

的疲憊身影。阿欣從火盆的抽屜裏取出銀製的煙嘴，把紙煙折成兩截，接上半截，點了火。她注意到，田部的雙膝正習慣性的不停抖動著。阿欣一直觀察著田部的表情心想或許他是在金錢上有些問是吧。她當年去廣島時那種熱切的癡情早已淡去。對阿欣來說二人之間長時間的空白，在現實裡產生某種不協調的感覺。這種心情使阿欣感到寂寞和不耐煩。無論如何也無法燃起過去那火一般的激情了。她很清楚這個男人的身體，但對她而言，這個男人的一切魅力都已消失殆盡。即使再有那種氣氛，激情可再也無法復燃，為此她感到很焦躁。

「在照顧妳的人當中，有沒有人能借給我四十萬塊錢的？」「什麼？錢，四十萬，好大筆錢啊。」「嗯，我現在無論如何也得借這麼一筆錢，你有辦法嗎？」「沒辦法，您跟我這種沒有收入的人談這個，根本就太為難了……」「是這樣嗎？嗯…我會付利息錢的，怎樣樣？」「不行！再怎麼說也不行。」阿欣倒吸了一口涼氣，全身發寒。她不由得回想起與板谷的悠閒交往。她懷著失望的心情，從火盆上取下燒得滾開的鐵壺去泡茶。「那麼，二十萬總可以了吧，我是不會忘記妳的恩德的。」「您這人真怪，跟我提錢。您是知道的，我本來就沒有錢嘛……。我也很缺錢。您這次不是來看我的，而是為了錢的事吧？」「不，我是來看妳的，因為我想說什麼都可以跟妳商量的」「還是跟你哥哥去商量吧」「這筆錢的用處，是不能告訴他的」阿欣沒有再搭話，她突然覺得自己的年輕也只能再維持個一、二年了。過去兩個人火熱的戀情，現在對彼此已經沒有任何影響力了。那不是戀愛，或許只能說是異性動物間強烈吸引所產生的結合吧。他們倆的關係有如秋風落葉般的脆弱，坐在這裏的自己和田部，現在只不過像是陌生男女一般的交情。想到這兒，阿欣心頭一寒。田部好像忽然想起了什麼似的，微笑起來小聲地說「我能在這兒住一晚嗎？」他詢問正在喝茶的阿欣。阿欣吃驚地睜大了眼睛，回答說「那可不成。你可別跟我這老婆子開玩笑。」阿欣故意把眼角上的皺紋顯露出來笑了。那整齊的潔白如玉的牙齒閃著光。「妳真是太冷酷無情了。我不會再提錢的事。我想再回味以前的阿欣——這裏好像是世外桃源。妳真能抵抗惡運。不管發生什麼都沒有被擊倒。現在的年輕女人就很慘了。妳要跳舞嗎？」阿欣嗤之以鼻。年輕女人的辛苦……。這跟我有什麼相干。「跳交際舞，我可不會。您會跳嗎？」「會一點。」「是哦，那自然會有中意的舞伴嘍，所以才急著弄錢，對吧？」「你別胡說八道，我可沒那些閒錢去向那幫女人獻殷勤。」「可是，瞧您這一身打扮，也夠紳士的了，這可不是普通工作的人會的技藝哦。」「逢場作戲嘛，這是必要的行頭。但世事多變，現在非常不穩定……」阿欣抿嘴一笑，望著田部蓬鬆的黑髮。他的頭髮還茂盛得垂到額頭前面來。雖然他早以失去大學時代的年輕，臉頰四周顯露出中年氣概，即使表情沒什麼氣質，卻有種魄力的感覺。阿欣像猛獸從遠處嗅著味道一般地仔細觀察田部，然後又給他續了杯茶。「聽說最近錢要貶值，是真的嗎？」阿欣像開玩笑似地問著。「怎麼，是手裏有一筆錢，在擔心嗎？」「你這個人哪，可真是變了。我只是說聽說錢要貶值。」「那麼誇張的事，應該還不會發生在日本。對於沒有錢的人來說，是用不著擔這份心的。」「說的也是…」阿欣興沖沖地拿起威士忌酒瓶，給田部倒上一杯。「唉，真想去箱根之類那種安靜的地方。想在那裡好好的睡上兩三天。」「您是太累了嗎？」「嗯，

我在爲錢操心」「不過爲錢操心這回事，就很像你的作風，不是嗎？比把心思用到女人身上可強多了……」阿欣裝模作樣的態度令田部很憎恨。彷彿看著像是上等古物的東西，也有點奇怪的心情。田部注視著阿欣的下巴附近，想著如果她留自己在這住一宿也就算她賞臉了。那有力的下巴線條顯示出她倔強的意志。突然，田部的眼裏浮現出剛剛那啞女傭人年輕的容貌。她雖然算不上漂亮，但光憑年輕這一點，對喜歡女色的田部來說，就能夠讓他感到很新鮮。要不是他們這次重逢，他也不會像現在那麼急不可待，田部這樣想著，越瞧越覺得阿欣是有些老了。阿欣似乎也察覺到了什麼，她站了起來，走到隔壁的化妝台前，取出一支荷爾蒙針，迅速地注射到胳膊上。然後她用棉花使勁地揉幾下，又對著鏡子，用粉撲輕輕地拂了拂鼻尖。已經激不起感情波瀾的一對男女，這樣毫無趣味地相會，不禁使阿欣懊悔萬分，不知不覺地竟流下淚來。如果是板谷的話，她就會伏在他的雙膝上痛哭一場。甚至可以盡情地撒嬌。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喜歡現在坐在長火盆前的田部，還是討厭他。阿欣一方面很想叫他回去，另一方面又有種焦慮想在他心裏留下點餘念。田部和自己分開之後，一定有過不少女人。阿欣上廁所回來，經過女傭人的房間時，向裏邊瞧了一下，阿絹正在照著底樣剪著報紙，非常認真的埋頭學習西服剪裁技術。她弓著腰，豐滿的臀部緊貼著榻榻米，全神貫注地剪裁著，那捲曲黑髮下露出的脖子，又白嫩又有肉，顯得很有誘惑力。阿欣又走回火盆前。田部正躺在榻榻米上。阿欣順手打開茶几上的收音機。出乎意料地大聲放出貝多芬的第九號交響樂。田部翻身坐了起來。然後又喝了口威士忌。「記得咱們有次一塊兒去柴又的川甚嗎？當時不巧遇到了大雨，還吃了一沒有飯的鰻魚飯呢。「嗯，我記得。那時已經是食糧短缺的時期了。那是你入伍之前的事。記得壁龕上的花瓶裏插著紅百合花，咱們在那開玩笑，把花瓶都碰倒了，你記得嗎？」「是有這麼回事……」阿欣的臉上頓時泛起了紅暈，表情也變得似乎年輕許多了。「什麼時候再去一趟吧。」「嗯，是啊，不過我已經不再想出遠門了……現在那家飯館大概是想吃什麼就能吃到什麼了吧。」阿欣爲了不想把剛剛哭過的感傷心情就此消除掉，正努力地追溯著過往情懷。但是此時她心裡卻浮現出一個與田部完全不同的男人。那時她跟田部去過柴又之後，在戰爭剛結束時，她跟一位叫山崎的男人又去了柴又一次。山崎不久前在做胃腸手術時去世了。她眼前浮現出夏末在江戶川邊的川甚一間稍微發暗房間的景色。自動提水站水泵的咕咚咕咚聲在耳邊回響。知了開始使勁地叫著，那些搶購食品的人們騎著自行車，像比賽一般從窗外江戶川的大堤上飛馳而過，銀色的車輪在閃著光。她跟山崎是第二次幽會，對女人沒經驗、年輕的山崎，讓阿欣深深感到神聖的愛情。當時食糧還很豐富，在戰後異樣的氣氛當中，一切就好像是處於真空當中那樣的安靜。還記得在回來的時候，天已經黑了，是在通往新小岩的軍用公路上搭公共汽車回來的。「從那次分手以後，有碰到中意的人嗎？」「您說我嗎？」「嗯……」「中意的人，除了您就沒別人了」「你說謊！」「哎喲！怎麼啦？不是這樣嗎？這樣的我，還有誰會要呢……」「我不相信妳。」「是哦……不過，我打算從現在再開始找，為了繼續活下去。」「我看妳會活得很長久吧」「是啊，我要活久一點，一直到變成一個老態龍鍾的老太婆……」「還是要搞外遇？」「喲！就拿您來說吧，過去純真都不見了。你怎麼變成會說這種討厭話的人了？以前的你是多麼單純啊。」田部拿起阿欣的銀煙嘴，試著吸了

一下。舌頭上沾上了苦澀的煙油子。他趕緊拿出手帕，又是吐，又是擦的。「沒常清理，有點堵住了。」阿欣笑著，接過煙嘴，在紙片上用力地一點一點的敲打著。

田部感到她的生活實在不可思議。這殘酷的社會現實竟在她身上很難找到任何痕跡。她的生活看起來拿出二、三十萬塊錢，似乎並不很困難。田部對於阿欣的肉體並不眷戀，但還是希望從這個女人的身上擠出點油水來。從戰爭復員，血氣方剛的田部想做做看生意，可是從哥哥那裡拿來的錢，不到半年就用光了，而且除了老婆之外，他還有個情婦，這情婦還有了孩子。所以他才想起阿欣，懷著僥倖的心理來找她，但是阿欣已沒有過去那種一往情深的熱情了，而且也變得過於老練。與田部的久別重逢也絲毫燃不起她的熱情。她規規矩矩地坐在對面，顯得一本正經的表情，讓田部難以接近。田部再次把阿欣的手拉了過來，緊緊地握住。而阿欣就只是讓他這樣拉著而已。她連身子都沒往他這邊靠，用一隻手敲打著煙嘴裏的煙油子。經過長時間歲月的洗禮，兩人互相在心中積聚下複雜的感情。兩人沒有交集平行地增長歲數，往日情懷已不復返。兩人沉默著較著彼此現在的生活。他們正沉入幻滅的漩渦裡。兩人是在複雜的疲憊狀態下重逢的。小說的偶然性，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存在的。或許小說裡的情節太天真了。微妙的人生真實寫照。兩人只不過是為了像現在在這裡互相拒絕而相逢的。田部甚至還幻想殺死阿欣。但心想要是真殺了這個女人，自己可就會成了殺人犯，心裡覺得很微妙。不過他又想說其實這種不為人們所注意的女人，殺了一、二個，搞不好不會被發現，但他一想到結果他還是會成為一個罪人時，就感到自己很愚蠢。這個如螻蛄般的老女人，竟然能夠無動於衷平安地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在她那兩個衣櫃裏，肯定還塞滿著她五十年來所積攢的衣物。過去她曾讓他看過那個叫做密歇爾的法國人送給她的貴重手鐲，但類似的珍寶她肯定還有不少。這棟房子一定也是屬於她的。田部一面胡思亂想的幻想著要是殺掉這樣一個只有一個啞巴女傭人的女人，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一面又想起在戰爭最激烈的時期，他們持續幽會的學生時代，這些往事如此鮮明，令他喘不過氣來。醉意使他有些頭暈目眩，坐在眼前的阿欣使他感到渾身酥麻。他明明連摸一摸阿欣手的慾望也沒有，跟阿欣在一起的過往卻那麼有份量的在自己內心留下了烙印。

阿欣站起身來，從抽屜中拿出一張田部學生時代的照片來。「呵，你還留著一些奇怪的東西呢。」「嗯，這原本是放在隅子那兒的。正我要來的，這是認識我以前拍的吧。這個時候的你就像個大少爺。還穿著藏青地碎白花的和服，挺不錯的呢。你拿去。帶回去讓你夫人也瞧瞧吧。真是純真。一點也不像滿嘴胡說八道的人。」「我也有那種年代啊？」「嗯，是啊。如果你就照那樣順順利利的走，你田部先生如今肯定是個了不起的大人物。」「那妳就是說我沒有那麼順利囉？」「嗯，沒錯。」「那還不是因為妳，當然，這場長期戰爭也是原因之一。」「哎喲，你也太牽強附會了吧。怎麼會跟我有關係。你啊，真是變得庸俗不堪了。」「哦……庸俗啊。這才是人嘛。」「不過，我也好歹把你的照片珍藏在身邊這麼多年，我也還算挺純情的嘛。」「這多少也算是個回憶吧。妳好像沒送過一張給我吧？」「我的照片？」「嗯」「我的照片很嚇人的。不過，我以前

當藝妓時的照片，不是有送到前線去嗎？」「那可能是不知被誰搞丟了吧…」「你瞧，還是我比較純真。」

隔在兩人之間的長方型火盆這個“屏障”，還是沒有瓦解的跡象。田部已經完全醉了。阿欣面前的那杯威士忌，從一開始倒的那杯，現在還剩下一半。田部一口氣喝下涼茶，毫無興趣地把自己的照片朝旁邊一放。「還能趕上末班車吧？」「我不回去。我都醉成這樣，妳還忍心趕我走？」「嗯，當然了。我恨不得一下子把你推出去。這兒住的都是女人，鄰居要說閒話的。」「鄰居？妳不像是會在意那種事的人耶。」「我很在意。」「是哪個男人會來嗎？」「你真討厭，田部先生！我真是覺得毛骨悚然。我討厭說那種話的你！」「好吧，要是妳弄不到錢的話，我就待個二、三天都不走。讓妳收留我囉……」阿欣兩手托著腮，睜大眼睛，看著田部那發白的嘴唇。百年之戀也已經走到盡頭了。她沈默著，回憶著眼前這個男人。兩人往昔的熱情的心已消失殆盡。他一點兒也沒有青春時期具有的男人羞澀與靦腆。阿欣真想拿出一包錢，把他打發走。但是阿欣根本不願意把任何一分錢給眼前這個無賴的醉鬼。把錢給那些陌生人也比給他強。沒有比這種沒有自尊心的男人更可惡的了。阿欣遇過幾個男人是對她以誠相見的。她曾被那種癡情陶醉過，認為那是高尚無比的。她唯一的興趣就是要選擇一個真正的理想伴侶。現在阿欣已經認定田部是個不可救藥的俗人。他沒死在戰場上，活著回來的好運氣，使阿欣感到命運的安排。阿欣曾為了田部追到廣島，就憑當時的辛苦，那時早就該與他一刀兩斷才對。「你幹嘛一直盯著我」「哎呀，您方才不是也一直盯著我，心裡還不知在打什麼鬼主意呢。」「才不是，是因為每次見到妳，總被你這個美人給迷住了。」「是哦！我也是呢。我覺得田部先生你比往常更英俊了」田部總算把幾乎要脫口而出的要殺死她的話憋住，用這麼一句「你說反話哦」來塘塞過去了。「您現在正年輕力壯，今後的日子還很快活呢。」「妳不也比我更盛嗎？」「我？我已經不行了，就像花朵逐漸凋零，再過個兩三年，就要回鄉下去了。」「妳不是說過妳要活到撐不下去，然後搞個外遇，是騙人的嗎？」「哎喲！我可沒那麼說過。我是個活在回憶裡的女人。只是這樣。咱們還是做好朋友吧。」「妳在避著我哦。別說這種像女學生說的話了。嗯，什麼回憶嘛，根本沒什麼意思。」「是嗎……可是，說是要再去柴又的，可是你哦。」田部的雙膝又開始焦躁地抖了起來。他想要錢。錢。他在想辦法跟阿欣借錢，哪怕是五萬元也好。「真的不能再通融了嗎？我把公司抵押給你也不成嗎？」「哎喲，你又談錢了？你跟我談這個也沒用。我一個子兒都沒有。我也不認識什麼有錢人，我是真的沒錢。我還想跟您借呢！」「要是我手頭寬鬆，一定馬上就給你送來。你是我難忘的心上人呢……」「妳的花言巧語已經夠多了……你不是說好不再談錢的嗎？」田部好像被深秋的晚風吹得涼透了全身，他握住長火盆邊上的鐵筷子。霎時間他橫眉怒目，眼露凶光。面對著具有謎樣誘惑力的人影，田部把鐵筷子握得更緊了。心頭一陣狂跳，好像突然一個晴空霹靂。田部心裡的悸動刺激著他。阿欣的眼神惶惑不安地看著田部握著鐵筷子的手。她感覺到這樣的場面似乎什麼時候也曾在自己的身邊出現過。「你醉了，還是先住下來吧……」田部一聽到可以住下來，他那緊握著鐵筷子的手馬上鬆開了。田部看起來醉得很厲害，搖搖晃晃地走去廁所。阿欣望著他的背影，好像預感到

了什麼，從心裏發出了輕蔑的冷笑。這場戰爭，一下子改變了所有人的心靈了啊。阿欣從茶具架上取出幾粒興奮劑，迅速地用水服了下去。威士忌還剩下三分之一的量。把這些都給他灌下去，讓他醉得半死睡去，明天再攆他走。不過，她自己可是不能睡著的。阿欣這樣想著，順手把田部青年時期的照片輕輕扔到燒得很旺的藍火苗上。黑煙嫋嫋升起，燒紙的氣味擴散開來。女傭人趕忙打開拉門向這邊窺視著。阿欣微笑地打著手勢，讓她把客房鋪好棉被。爲了消除燒紙的味道，阿欣又切了一片乾酪，投到火盆裏。「哇，妳在燒什麼？」田部從廁所回來，把手搭在女傭人豐滿的肩頭，從拉門那兒向這邊張望著。「想烤點乾酪來尝尝，用火筷子夾著，結果掉進火盆裏了。」在淡淡的白煙中，一股燒乾酪的黑煙騰然升起。圓圓的玻璃電燈罩，好像飄浮在雲中的暗月。那股油脂燒焦的味道很刺鼻。阿欣背著濃煙，把四周的隔扇門依次打開。

老妓抄

平出園子是老妓的本名，但這就像歌舞伎演員在戶籍上的名字一樣，跟本人的感覺不太相稱。雖說如此，若光是稱呼她的藝名小園，卻也不符合她現在逐漸回復為良

家婦女的氣質。

我想在此就姑且稱她為老妓吧。

人們常在正午的百貨公司看到她。

她結著不醒目的髮髻、很正經地穿著市樂的衣服，帶著一個小女孩，滿臉憂鬱的在百貨公司裡走來走去。

她的個子很高、很魁梧雙手無力地垂著，步伐緩慢，在同一個地方繞來繞去。但不一會兒的時間，她又像紙風箏放線一般一溜煙地跑走，佇立在遠遠的賣場那兒了。她只感覺到正午的寂寞。

就這樣，她連自己身處於正午的寂寞之中也沒察覺到。突然她被眼前的名貴商品給喚醒，她那發青的細長眼睛一亮，那名貴的商品在她看來就有如夢中的牡丹。彷如少女時代微翹的雙唇泛起一絲微笑，但馬上又憂鬱起來。

但是，她來到工作的場所，只要一找到好對手，剛開始會露出有點發呆的表情，之後就又会快活的聊起天來。

在新喜樂之前老闆娘還活著的時候，這位老闆娘和她，還有一位在新橋好像叫做什麼小瓢的，這三個人一旦聚在一起開始聊天，就會展開既機智又飛躍的談話。就連有相當年紀的藝妓們也會說是要「學習說話方式」，不管客人而聚集到這些老女人的旁邊。

就算是只有她一個人的時候，她也常常對她覺得不錯的年輕同業女子暢談自己的經驗。

在懵懂無知的雛妓時代，曾因為座席客人和前輩之間露骨的談話而笑得太厲害，因而在塌塌米上小便失禁，沒辦法站起來，大聲哭了出來；當人家小老婆的時代，曾和自己的情人私奔，結果自己的母親被捉去當人質；在當上招牌藝妓之後，其實還是很苦，曾為了借五塊錢，坐那種月底付款十二元的人力車往返橫濱；她讓聽著她的話的年輕藝妓發笑到不行，即使談話的內容相同，她也會做一些變化，她說話的魅力彷彿陰魂不散似的，迷惑著她們。她嫉妬她們的年輕，年老的她用這種狡猾的方式，巧妙的折磨著她們。

年輕的藝妓們都笑到披頭散髮，手押著腹部笑到氣喘吁吁的。

「大姐，拜託妳不要再說了，我們笑到快要死了。」

老妓她絕對不說活著的人的事，她以她獨特的觀察訴說她所熟悉的死去的人。在這些人當中，有意料不到的良家婦女或是藝妓。

中國名演員梅蘭芳來到帝國劇場演出時，老妓對著居中斡旋的某個富豪拜託說：「不管要花多少錢都沒關係，希望能讓我見她一面」，但卻被那富豪勸退了，這件事是她的所說的逸事之一，但不知道是真是假。

笑到很痛苦的藝妓其中一人，想要報復她而問她說：

「大姐，聽說那個時候，妳把自己銀行的存摺拿出來，告訴對方妳只有這些錢，是真的嗎？」

於是她像孩子般氣呼呼地說道：「真是笨蛋。我又不是小孩子，怎麼可能會這樣做……」

不管是真是假，她們因為想看她這天真的態度，所以常常這樣問。

「但是啊！妳們」小園在話全部說完之後說：「在歷經許多男人之後，最後尋求的只不過就是一個男人。像我現在這樣回想起來，在各個男人身上所殘留下留戀的地方，就是我一直尋求的那個男人所具備的各個小部份。所以不管如何，一個人是沒辦法長久持續下去的。」

「那個妳一直尋求的男人是什麼樣子的呢？」年輕的藝妓們反問。

「要是我知道的話，就不用這麼辛苦啦！」她露出原本在日常生活中憂鬱的美麗說那或許就像是初戀男友一般，也或許是將來會遇到的男人。

「於是，良家婦女會很羨慕。跟父母所決定的男人共度一生，毫不遲疑地生下孩子，照顧孩子們，然後死去。」

聽到這兒，年輕的藝妓們心裡評斷覺得大姐的話也沒錯，但今後也不能太沮喪。

大約在十年前，小園努力辛苦了好幾年總算有點財產，也能自由的選擇客人時，不知為何很希望能過健康的、一般的生活。經營著藝妓店的前頭與她所住的附有座席的裡頭隔離開來，將房子的出入口修建成像一般民宅，從庭院的小徑連接到大馬路上去，這是現象之一。還有她收養遠房親戚的小孩，入籍為自己的養女，讓她上女校，這也是現象之一。她並且轉移修練新時代的東西或知識性的東西，或許這也可以說是象現之一吧。她透過老街某位友人的介紹，到寫下這個故事的作者這兒學和歌時，她說了這樣意思的話。

所謂藝妓，就像是萬用刀一般，雖然沒有什麼特別的功能，但幾乎在所有的事情上又能派上用場，所以又一定要有。請您務必要教導我一定程度的和歌。最近因為年紀的關係，自然而然的有許多有品味的客人變多了。

作者大約花了一年試著了解這位年紀比自己母親還長的女人的能力，雖然不能說她沒有和歌的天份，但她的確比較適合讀俳句，所以就將她介紹給某位女流俳人。老妓為了達謝作者之前的指導，就請工人到作者家，在中庭建了個老街風的小噴水池。

她把自家的房屋主體改建成日西式混和風，然後因為她在工作的高級日本料理店看到電氣設備，以她不肯認輸的個性，所以她也裝設了電氣設備，她因為這些文明產物的出現，而感到一種健康且神秘的東西。

像是倒水進去就馬上有熱水出來的ギザ一，或是一壓煙管的前頭，就會點火，香煙就會燃起的電氣葎盆，她用著這些東西，內心就會因新鮮感而顫抖。

「就好像活生生的一般，嗯，萬事都得要像這樣才行……」

由這種感覺而產生的想像的極端快速的世界，使她回顧了自己一路走來的人生。

「我們所走過來的人生，彷彿就像忽明忽暗的紙燈籠。」

她一方面很擔心電費的增加，但又很喜歡把弄電氣裝置，她有一陣子每天早上都早起。

電氣裝置常常壞。附近叫做蒔田的電氣行老問常來修理。老闆在修理時，她總在一旁一副很稀奇的樣子看著，也因此知道了一些電器的知識。

「負電與正電合在一起，就會產生許多作用。嗯，這和人的性格很像呢！」

她對文化的驚訝更加深了。

清一色全是女人的家裡，常常有許多事需要男的人手。於是蒔田也身兼這方面的需求，常常進出她們家，有一次蒔田帶著一名青年而來，說是以後有關電器方面的事就交給這個青年。那名青年叫做柚木。個性爽朗漫不經心的青年，環顧四周說道「藝妓店怎麼會沒有三味線呢？」之類的話。青年來的次數愈來愈多，他那漫不經心的樣子，還有回話的颯爽年輕氣息，不知不覺的就成為合適老妓的說話對象。

「柚木君做事真隨便。沒有一次維持得了一個禮拜的。」她逐漸用這種語氣和他說話。

「是啊、這麼無聊的工作。一點熱情都產生不了」

「什麼是熱情？」

「熱情嗎？哈哈，對了，用妳們的話來說的話，嗯，對了，就是沒有女人味。」

突然，老妓對自己的生涯感到悲哀。她想起自己大半生絲毫沒有一點熱情，去陪客的座席的種種，對方客人的種種。

「嗯…。是這樣啊。那你要什麼樣的工作才会有魅力呢？」

青年說是要發明東西，拿到專利，賺大錢。

「那你就快點去做啊！」

柚木抬頭看老妓的臉說道：

「快點去做…這種事哪有那麼簡單……(柚木此時咋舌了一下)所以說妳們才會被大家稱做遊女」

「要是你不反對的話…，既然你都這麼說了，我想就幫你想辦法吧。我來負責你的生活，你要不要盡情地試試看。」

於是，柚木從蒔田的店移到小園擁有的一間出租房屋。老妓照柚木所要求的將房間的一部份改裝成工作房，替他買了一些研究的機器。

從小時候就開始苦學，好不容易才從電器學校畢業，但有目標的柚木避開沒有自由的正職工作，大部份都是做打零工的臨時工作，做遍了市內大大小小的電氣行，後來巧遇到同鄉國中的學長蒔田，喜歡照顧人的蒔田留住他，所以他才暫時住進蒔田店裡幫忙做事。但是蒔田家裡孩子很多，瑣事很多，這時正是他不想做的時候，所以馬上就接受了老妓的援助。不過，他並不覺得有什麼好感謝的。他覺得這些藝妓從男人那兒坑了很多錢，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到了年紀大，為了補償良心的不安，對誰都有可能這樣做。雖然他還不至於認為是自己施恩惠給老妓，但他卻也不覺得老妓的好意是種負擔。從一出生，就沒煩惱過生活，專心念書，配合實驗室的成績，把可用的部份加到自己所下的工夫裡，靜靜地創造出這世上所沒有的東西，一步步確實的生活，他感到很幸福。柚木自認強壯的身上穿著麻布單衫、頭髮燙卷，他從掛在柱上的鏡子看著自己斜靠著椅子、抽著煙的樣子，感到像是另一個人，覺得自己很符合年輕發明家的形象。工作房的外圍是走廊，細長矩形的庭院裡，種著一些盆栽。他工作疲累時，就會到走廊躺著，望著都會些許灰濁的天空，各種的幻想進入他打盹的夢中。

小園每隔四、五天就會來看他。約略環顧家裡四周，將他生活不便之處記在腦中，

之後再叫人把東西搬過去給他。

「你雖然年輕，卻是個不麻煩的人呢。家裡總是很井然有序，完全沒有堆積髒衣服呢。」

「那是當然的。因為母親很早就去世，我從嬰兒時期就自己洗尿布、包尿布。」

老妓笑著說「怎麼可能」，但卻露出悲傷的表情說道：

「可是，男人太過注重細節，這種性格成不了大事，不是嗎？」

「我也不是天生就是這懂性格，只不過是自然養成的習慣罷了。我看到自己散漫的地方，就會覺得不安。」

「雖然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不過如果你有什麼需要，不要客氣盡量說出來。」

在二月第一個午後，他們叫了豆皮壽司，兩人像母子般地吃著。

養女美智子個性較善變。來過這裡一次之後，就開始每天過來，想找柚木陪她。從小時候就在這個將男女肉體關係當做商品來處理的社會裡長大，就算養母再怎麼隔離，被當成商品的肉體關係還是深深的感染到她。她很早熟，而且她學會了那一套表面上的東西。她的青春期提早略過，內心卻還是個孩子，但外表已多了份大人味。柚木對於遊樂不感興趣。美智子引發不起興趣，所以也就不來了，但過了一陣子之後又跑來了。在自己家照顧自己的，其中有一個是年輕男人，她覺得如果不去找他玩就吃虧了。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對於養母照顧一個沒有任何關係的人感到不服。

美智子隨隨便便地就坐到柚木的膝上，並向他送秋波說道：

「你量量看我有多重。」

柚木抬了二、三下膝蓋。

「以適婚年齡期的女人來說，你的情操還不夠呢。」

「沒那回事吧，我在學校的操行是拿A耶。」

究竟美智子是故意把柚木所說的情操講錯成那個意思，還是她是真的會錯意了呢？——

柚木隔著衣服摸索著她的身體。當他發現她就像營養不良的孩子裝成熟女時，覺得很好笑，就忍不住笑了出來。

「你很失禮耶。」

「好啦！反正就是你了不起啦。」美智子很生氣的站了起來。

「妳只要再多運動點兒，就會變得像妳媽的好身材的。」

美智子自此之後不知為何便憎恨起柚木來。

柚木感到很幸福的大致過了半年。但是，之後他不知為何越來越呆滯。他在思考自己要發明什麼的目標時，的確覺得很棒，但經過實地調查，進入研究的階段時，才知道已經有跟自己有相同想法的人早已得到專利了，就算是自己所下的工夫遠勝於他們，為了避免跟已獲得專利的東西相衝突到，所以就必須有相當大的改變。除此之外，還有人會懷疑說社會到底需不需要這種發明。事實上，就算是專家覺得不錯的東西，有的可能是社會不需要的東西，也有的可能只是一個小小的想法，結果做出來很受歡迎。雖然柚木早就知道發明是需要一點投機的，但實際做了之後才深切感受到痛苦。

不過，比起這個，真正讓柚木失去對生活的熱情的原因是出在他自己身上。以前在替人做工時，總想著要是可以過著不用為生活擔心，專心投入發明的工夫上的話，一定很快活，他一直帶著這種憧憬忍受著每天的工作，但是到了真正可以過著他所想的生活時，才發現那既單調又苦澀。有時常由於過於安靜，再加上完全沒有人商量，在只有自己一人思考的狀態之下，有時會有錯誤的認知，往很糟糕的地方偏離，常常會覺得自己被社會遺棄了。

他對於賺錢這件事也產生起疑問。像最近不用為生活擔心的日子，即使出外散心，看個電影，去去酒吧，小酌一番，然後坐計程車回家，就覺得很充實。而且這些費用，只要跟老妓說一聲，她就會付的。他只要有這些慰藉的娛樂就很滿足了。柚木有三、四次受職業仲介之邀去嫖妓，但他對這種性買賣的事情也不感什麼興趣，所以就早早回家去，自在地躺在自己喜歡的床上。他就算出去遊玩，也從來沒有外宿過。他的寢具跟他的身分很不相稱，羽毛棉被是他用自己從鳥店買來的羽毛所做成的。

柚木無論怎麼樣也引發不起自己這方面的慾望，當他發現這樣很微妙的中和掉的自己時，感到很心寒。

這對於像自己這樣年紀的年青人來看的話，可能會覺得有點變態吧！

相對地，那個老妓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女人呢？她帶著憂鬱的表情，本性有種不知名的堅毅，技藝也是一個接著一個的學，好像不斷貪求著未知的東西一般。她常由於滿足與不滿交雜而一直往前推進。

小園在來看柚木時，柚木問她這樣的話。

「好像有一個法國雷比很有名的女演員，叫做密斯坦格特的」

「啊，我知道。唱片裡……那唱功真是了不起。」

「有人批評那個老女人，說她把身體上所有的皺紋都束起來集到腳底了，但我想妳應該還沒必要那樣做吧。」

老妓的眼睛一亮，馬上笑著說：

「你說我嗎？我年紀已經越來越大了，雖然可能沒辦法回復到年輕時一樣，但我也會試試看。」老妓捲起左手袖腕把手伸到柚木面前。

「你啊。用拇指和食指用力擰一擰我這手腕的皮膚。」

柚木照她的話做了。老妓讓柚木擰了一下之後，她自己用拇指和食指擰了另一隻手腕的皮膚，剛剛柚木所擰過的皮膚此時已回復原來的樣子。柚木又再次用力的擰了一下，但馬上就滑開捏不住。像鰻魚肚一般的潤滑以及像羊皮紙般的神秘白色，這種感覺一直停留在柚木身上。

「真討厭……不過，真嚇一跳呢。」

老妓用縐褶的和服襯衫袖口擦拭著手腕上有指痕的地方，然後放下袖子。

「這都是因為我從小就習藝，練舞所鍛鍊出來的。」

她想起幼年時所受的苦，露出暗淡的表情。

「最近你做得怎麼樣了？」老妓盯著柚木看了一會兒說道。

「不怎麼好，妳不用催我努力、早點成功啦。就像魚變不新鮮。還有，應該滿腦子都是自己的事的年輕男子，面對上了年紀的女人，顧慮年齡的問題等等，這都是有風刺意味的證據。」

柚木以他敏銳的觀察，濤濤不絕老實的坦白說出來。

「不行了，我覺得我在這世上沒有魅力了。不，或許是從一開始，天生就沒有也說不定。」

「好像也不會這樣吧，不過，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那可就麻煩了。我好像胖到連妳都認不出來了。」

事實上，柚木本來是個身材很好的青年，但後來卻發胖，像個少爺，褐色眼睛的上眼皮，還有雙下巴都顯得很有光澤。

「嗯，身體在很好的狀態下，就只是這樣模模糊糊的心情，要不讓自己緊張一點的話，連必需注意的事情也會馬上忘記的。就只因為這樣，平常總覺的不安。自我出生到現在，這是第一次。」

「是吃太多山藥麥飯麥了嗎？」老妓知道柚木常常叫附近那家店的招牌山藥麥飯麥外賣來吃，所以就插了這句玩笑話兒來，但又隨即認真的說道：「像那種時候，就儘量去找一些事來做，不管是什麼都好。最好還是要受一點適當的苦勞。」

之後又過了二、三天，老妓邀柚木出遊。同行的有美智子以及不是老妓那家店柚木不認識的兩個年輕藝妓。那兩個年輕的藝妓，盛裝打扮了一番，很有禮貌的向老妓道謝說：「大姐，今天謝謝您邀請我們來。」

老妓對柚木說：「今天是消除你無聊的慰勞會，這些藝妓她們會出今天遊玩的費用。所以你今天就把自己當成是她們的主子，不要客氣好好的玩。」

原來如此，這兩個年輕藝妓很拚命。在竹屋的渡口乘船時，那個較年輕的藝妓對柚木說：「大哥，幫我扶一下。」然後往船中間移動時，她還故意站不穩抱著柚木的背。柚木聞到一陣髮油的味道，藝妓擺出一副故意露出胸前紅色內領裡胖嘟嘟的雪白頸子，後頸窩髮際略青的地方的樣子。因為她的臉有點側，所以可以清楚看出她臉上塗著厚厚的粉，像瓷漆那麼亮的臉頰，以及中等高挺的鼻子看起來很像彫刻。

老妓坐到船中的隔間，正從腰帶裡拿出香煙盒和打火機，一邊說道：

「美景真美」

他們一行人一下坐計程車，一下步行，一路欣賞著靠近荒川放水路河流的夏日景緻。工廠增多了，公司的員工宿舍也並排著，但以前的鐘之淵、綾瀨的影子，還存留在煤渣的地面裡，散成些許碎片殘存於各處。綾瀨川出名的合歡木只剩下一些，對岸蘆洲上的造船工人也還在。

「我被包養在向島的宿舍時，我的主子很愛吃醋，絕不讓我走出這一區。所以我就以散步為藉口離開宿舍，我的男人就假裝去釣鯉魚，把船繫在這河堤下的合歡木蔭底下，然後我們倆人就幽會。」

到了傍晚，合歡花含苞待放，造船工人的敲打聲不知不覺消失之際，微微的飄著

蒼白的暮靄。

「我們曾有一度商量要自殺。不論怎麼說，只要跨出那一步事情就可以解決了，真是差一點。」

「後來為什麼打消念頭了呢？」柚木緩慢地走在船上一邊問道。

「我們每次見面都在討論什麼時候要死，就這樣一直拖著，有一天河的對岸漂來自殺死去的土左衛門的屍體。我的男人在聚集的群眾當中盯著看了那屍體後說了。他說自殺實在是太露醜態了，放棄吧。」

「要是我死了，這個男人還好，但我突然覺得被留下來的主子很可憐。不管是多令人毛骨悚然的男人，讓他那麼嫉妬之後，心還是會留下來的。」

年輕藝妓們說：「聽著大姐那個時代的悠閒話，一想到現在我們汲汲營營貪婪的工作方式，就覺得很討厭。」

於是老妓搖手說道：「不，不是這樣的。這時代也有這時代好的地方。這個時代什麼都很快，就好像電燈一樣，而且還有許多不同的方式，不是很有趣嗎？」

老妓說了這話之後，較年輕的藝妓為主，伴著較年長的藝妓，殷勤嬌媚地伺候起柚木。

說到美智子，看起來心神不定的很。

她剛開始很輕視他們，以超然的態度自己一個人走到遠遠的，用隨身的萊卡相機照相，後來突然跟柚木很親密，想要得到柚木的歡心，露骨表現出以一副想要贏過藝妓們的態度。

在這種情況之下，柚木奇妙的感覺到從那未成熟的身心中，硬擠出僅有的頑強，像是病雞的雞胸肉般的肉感，令他不由得從肺部底處深吸一口氣。但那不過是一時的。並不是深入人心的東西。

雖然年輕藝妓們對她的挑戰並不感到愉快，但因為是大姐的養女，而且也由於本身職業的關係，所以就儘量避免過度殷勤，在她為柚木服侍時，藝妓們就時會收斂一下，等她休息時，藝妓們才又幫柚木服務。美智子覺得她們就像飛在自己的點心上的蒼蠅一般的厭煩。

美智子像是要消除自己不滿的心情，把矛頭指向老妓。

老妓對一切都不太在意，悠閒地在河堤摘著金絲雀的飼料繁縷草，或是在莫蒲園餵魚吃煮熟的帶皮小芋頭還有啤酒。

到了傍晚，一行人正要進去水神的八百松吃晚餐時，美智子瞪著柚木說：「我已經吃夠了和式料理，我要自己回家去了。」

藝妓們一驚，說那就先送她回去，但老妓卻笑著說：「妳就自己坐車回去吧！沒關係。」於是就招來一輛剛經過這兒的車。

老妓看著車子離去說道：「那孩子也把那一套嬌態給學起來了啊。」

柚木愈來愈不明白老妓了。他曾經認為她是為了對以前男人們贖罪，所以才會照顧像他這樣的年輕人，讓自己好過一點，但卻又好像不是如此。最近這一區議論紛紛的，但他卻感覺不到老妓是把他當成小白臉在養，老妓絲毫沒有這種表現。

為什麼她要這麼大膽的養一個男人呢？柚木最近很少到工作房，已經放棄了他發明的工作了。而且老妓早就知道這件事了，卻一句話也沒說，不禁讓他懷疑起她資助的目的來。從面對著走廊的玻璃窗，可以看見工作房裡面，他儘量不往那兒看，走到走廊邊躺著。夏日近了，庭院的枯樹全了綻放出綠葉，用水邊石子填補的池子裡的鳶尾花、杜鵑花引來許多蛇。天空湛藍澄清，陸地雲量很少，快下雨的氣息逐漸使得天空灰濁。隔壁曬衣服的陰影下開著桐花。

柚木過去因為工作的關係經常進出各種人家，他曾把頭伸進有醬酒樽黴臭味的廚櫃裡、也曾接受主婦或女僕將中午的燉菜分給自己當做便當，在當時覺得很討厭的事，現在卻覺得很懷念。在蒔田家狹窄的二樓製作客人那兒的設計預算表時，孩子們會一直跑來纏他到他受不了。他會從小孩的小嘴巴裡拿出剛吃進去的糖果，把還沾者口水的糖放進自己的嘴裡。

他開始思考自己是不是比起所謂的發明，到不如只是想要過普通的生活而已。突然，他的腦中浮現起美智子。老妓在高處擺著一副什麼都不知道的臉，很大方的看著他們，事實上搞不好她是想把自己當做美智子的丈夫，然後照顧老後的生活也說不定。不過他實在無法就這樣斷言。他知道那個好勝的老妓不會為了那種吝嗇的事而對人那麼好的。

他想著美智子的事，表面上她是十二分的成熟，但內在卻是個沒有內涵的女孩，柚木聯想起她那好似用熱水煮過的栗子裡面水水黏黏的感覺，苦笑了一下，他想著那個時候美智子討厭自己的事，還有明明帶著反感卻很奇怪的要黏著他的態度。

她最近來的時間很固定，大約隔一、二天就會定期的來一次。

美智子從後門進來。四個塌塌米大的茶居間旁邊是隔出工作房有十二個塌塌米大的客廳，她打開茶居間和客廳之間的紙拉門，站在門檻上。她單手扶在柱子上，扭著身子擺出嬌媚的姿態，一隻手伸進寬袖裡，做出要照相的樣子。她微微低頭，有點不高興的隔著門緣往裡看。

「我來了哦。」她說。

躺在走廊的柚木只應了一聲「嗯」。

美智子又重覆說了一樣的話，但柚木還是一樣的反應，因此她非常生氣。

「你那是什麼不耐煩的回答，我再也不來了啦。」她說。

「真是任性的女孩啊。」柚木說著，抬起上身盤腿坐了起來。他盯著美智子看著說：「哦！妳今天盤傳統髮髻啊。」

「我不知道。」美智子往後一轉，穿著和服的背影顯出生氣的樣子。柚木比較了一下她那華麗的腰帶上就是露出後頸的和服領，後頸雪白得就像富士山的形狀，露出

相當誇張的嬌態，還有腰帶下的腰部到衣服下擺，就像一枝削瘦的花，他覺得很奇怪的望著這索然無味的少女，想著要是她成了自己的妻子，不管什麼都很大意，全都依賴著自己，他繁瑣的照顧她，他想像著若兩人之間成為這種關係的情形。如果真是這樣的話，自己的一生就會意外地如此平凡，他覺得有點寂寞，不過，又好像有些東西是要在那樣的情況之下才會產生出不知名的珍貴未來，現在的他被這心情所牽引著。

美智子為了要讓額頭看起來小一點，把留海和兩側的鬢髮吹得很突出過於梳整的頭髮，對於一如往常美麗、化著粧、臉小的美智子，柚木想多找出一點吸引自己的地方。

「妳再往我這兒看一次嘛，這個髮型很適合妳哦。」

美智子右肩晃了一下馬上轉過身來，手稍微整理了一下衣領和鬢髮。「你很煩耶，那這樣可以了吧。」柚木認真的瞧自己，她感到很滿足，她晃著彩色髮簪的垂飾這麼說道。

「我帶好吃的來了，你猜猜看是什麼。」

柚木不想被她捉弄，遺憾的說：「要猜太麻煩了。既然妳都帶來了，就早點拿出來。」

美智子對於柚木的傲慢馬上起了反抗心，她說：「人家那麼熱心的帶東西來，你那麼傲慢，我不給你了啦。」說完就把臉別過去。

「拿出來」柚木說著站了起來。他自己也很吃驚現在正要作勢脅迫她的自己，他說著「我叫妳拿出來，妳還不拿出來？」然後一步步走向美智子。

自己的一生將陷入一個小陷阱的危險，以及有種不知名的牽引力量的緣故，對於明知道的危險卻挺身而出窮途末路的心情，引發出他從出生以來第一次所感受到的極度緊張。他不想輸給自我厭惡，從額頭上不斷流下油汗來。

美智子以為他這個行為只是他繼續半開玩笑的跋扈，便很輕蔑的看著她，但後來發現不對勁，突然覺得很恐怖。

她稍稍往茶居間退後，小聲說：「我才不要拿出來」，柚木非常生氣的看著她，慢慢從懷中伸出雙手放在她的肩上，她因為太害怕小聲叫了二次「啊」，她毫不掩飾的臉露出她的心情，表現出很驚嚇的樣子。「妳給我拿出來」「快點拿出來」，這些話都沒有什麼意義，柚木的手腕傳來戰慄的感覺。柚木感到自己生吞了一口口水。

她張大眼睛哭著說「對不起」，柚木頓時就像觸電一樣，表情呆滯，臉色發青，兩眼回過神來，但激烈顫抖的雙手，將戰慄傳到美智子身上。

美智子終於在柚木身上瞭解出一些東西來了。她想起養母曾說過，平常「男人意外地非常膽小」的這句話。

堂堂一個成年男人，怎麼會因為那種事就對抗起膽怯的心情，她想到這兒突然覺得柚木是個好人，就像大寵物一樣的可愛。

她收起驚嚇的表情，露出撒嬌的撫媚笑臉。

「笨蛋，你不用這樣，我還是會給你的嘛。」

她用手掌擦去柚木額頭上的汗。

「在這裡，過來。吶」

她轉頭看了一下吹過庭院樹木的薰風，抓起柚木結實的手腕。

傍晚下起煙霧般的梅雨，老妓撐著傘，穿過玄關旁的竹門進到院子裡來。她穿著漂亮的應酬服裝，進到房間之後，放下前衣襟坐了下來。

「我正要去客人那裡，想到有事要先跟你說清楚，所以就順道繞了過來。」

她拿出煙盒，用煙管推來代替煙盤的西洋煙灰缸。

「最近，我們家的美智子常常來你這兒，對於這件事，我好像不該說些什麼。」

她說她想說兩個都是年輕人，莫非是兩人有意思。

「我是說可能的話。」

如果兩人是真的很合，打從心底互相喜歡的話，她是非常贊成的。

「但是，如果你只是玩玩的，只是因為偶然才互相勾搭勾搭，這種男女關係在這個社會也很多見，沒什麼意思。這種玩玩的對象就不一定要找美智子了。我的一生常為這種事而苦。這種逢場作戲的情事你作個一百次也都是一樣的結局。」

不管是工作還是男女關係，我希望能夠專心一致全力的投入。

我希望能在自己看到這樣的人和事，然後才死的甘心情願。

「我希望你做什麼都不要太焦急，不管是工作或戀愛都不要浪費力氣，要一股作氣的射中目標得手才好。」她說。

柚木豪爽的笑著說「那麼純情能一心投入的事不但我現在做不到，而且也早不到這樣的事情可作。」

老妓也笑了。「不管是什麼時代，很少不會有些憂慮煩惱的。所以你就慢慢來，吃吃你喜歡的山藥麥飯，好好看準命運的籤。好在你的身體還不錯。也挺有耐力的。」不久車子來接老妓走了。

柚木那天晚上蹣跚地旅行去了。

他明白老妓的用意了。那就是她希望自己以前不能做的事，讓柚木替自己完成。但是，她讓柚木做她自己無法做到的事，不管是她、柚木、還是抽到好籤的人，不都是現實無法談論的東西嗎？所謂現實，就是全部都擺在眼前，但卻只給你一小部份，釣著人們一直走的東西，不是嗎？

自己對於此事任何時候都能夠放棄的。但是，她不知道什麼叫放棄。她缺乏這方面的頭腦。但是有時候這種笨拙也有它強勢的一面。

柚木驚覺她真是個令人吃驚的老女人。令人覺得好像是個經驗老道的女人逐漸蛻變一樣。一方覺得挺悲壯的，一方面有點討厭自己被捲入這草率的計畫當中。如果可

以的話，他也希望不要陷入老妓不計結果的計畫裡，過著一頭鑽進自製的羽毛棉被裡的生活。他為了調適這種想法，花了二小時從東京坐火車來到海邊的旅館。蒔田的哥哥在那兒經營一家旅館，他曾受蒔田之託到這兒來修理過電器。這裡有廣闊的海洋，山邊的雲瞬息萬變。像這樣在自然的環境中靜思整理思緒，對他來說還是第一次。

不知道是不是身體好，一來到這兒就覺得魚很新鮮好吃，沐浴在潮汐裡很快活。裡面常湧上哄然大笑的聲音。

最重要的是，被那種無限憧憬所吸引的老妓，竟然沒有意識到這件事，一刻一刻地過著畫地自限的生活，這才令人覺得奇怪。還有，就像某種動物只會在自己周圍不斷畫圈，卻沒法跨出一步那樣，柚木覺得就算自己到了這裡都還沒法跳脫出老妓的氣氛中，這也令他覺得很奇怪。在他被籠罩在那裡的時候，覺得又痛苦又無聊，但是一旦離開，又覺得很寂寞。因此，在他心底想要與自然一起探索時，他卻以逃走的形式選擇了旅行，他覺得現在的自己很奇怪。

他和美智子之間的關係也很奇怪。他也搞不清楚什麼情形，曾經一度像閃電般的與她交合。

他在這停留了一周左右，電器行的蒔田受老妓之託帶錢來接他回去。蒔田說：「你也很無趣吧。趕快自己賺錢獨立吧。」

蒔田帶著柚木回去了。但是從此之後柚木開始習慣性的出走。

「媽，柚木又逃跑了。」

穿著運動服的養女美智子站在倉庫入口這麼說道。她把自己的感情擺在一旁，她想看到自己的養母動搖而挖苦她活該。「聽說昨天晚上和前天晚上他都沒有回家呢。」

新日本音樂的老師回去之後，老妓一個人留在被當做是練習場舖著塌塌米的小房間，不斷重覆地複習，她放下三味線琴，一點也看不出內心有什麼懊悔，以蠻不在乎的表情看著養女。

「那個男人。又犯老毛病了。」

她用長煙管吸了一口煙，用左手抓了一下袖口又放開，好像一副在看看自己適不適合大島的條紋，之後她說道：

「我會打打他的，總不能一直寵他」

然後她拍一拍膝上的煙灰，慢慢的收起樂譜。美智子本以為養母會很憤怒，但沒想到竟出乎她意料之外，因此一臉無聊，拿著球拍到附近的球場去了。之後老妓馬上打電話給電器行老闆，像往常一樣拜託他去找柚木回來。毫不客氣對著對方所發出的聲音，有種責備自己照顧年輕人的激動尖銳的聲調，傳到了自己握著話筒的手來，她心中不安的脅迫情緒性的發酵，變得像寂寞微醺的東西一般。離開電話機的她一面低聲說著：「果然還是年輕人活力。不這樣不行呢。」一面瞧著袖口。每次柚木逃跑，她都會對柚木產生一種尊敬的心情。但是她一想說如果柚木真的不回來的話，每次都有種無法挽回的感覺。

在盛夏時節，應當早已介紹給某女學俳句的老妓，很稀奇地寄給這個故事的作者一篇改寫和歌的草稿。作者那個時候正坐在可以看到以前老妓當做是指導和歌的回禮

而送給他的中庭噴水池的走廊上乘涼，所以就在那兒拿起了她的草稿，一邊聽著池子裡的水聲，很好奇的看著老妓寫的草稿。其中有一首足以窺見老妓最近的心境，因此在這兒介紹給大家。在此對原作有做一些修改，與其說是修改弟子的作法，倒不如說是為了讓讀的人更瞭解意思。在此僅針對修辭上有些修改，保證內容絕對舉原作無異。

年□にわが悲しみは深くして

いよよ華やぐいのちなりけり

（一年年衰老的事實加深了自己的傷感，
而我的生命卻是更加繁華燦爛）